

第十三卷 第十三期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六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呈請登記）

縮本四部叢刊初編

▼保存善本眞相 ▼縮印廉價發行

商務印書館印行

敝館輯印四部叢刊初編。全書都三百二十三種。八千五百七十三卷。(四種無卷數)凡宋本四十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寫宋本十三、影寫元本四、元寫本一、明寫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二十五、日本高麗舊刻本七、釋道藏本四、餘亦皆爲明淸佳刻。發行以來。士林推重。**先後兩版數逾五千**。一二八之變。再版存書。大半被燬。所留底版。同付刦灰。越今數載。全部者既已售盡。單行者亦幾無餘。嗜學之士。猶時時訪問不絕。愧無以應。因酌時宜。改製新版。**并合册葉。冀便取攜。保存行款。藉留眞面**。用上等瑞典紙影印。洋式裝訂。**國學要籍。具於一編。取價低廉。流通可廣**。茲已製成樣本。發售預約。欲以廉價購讀善本古書者。得此可無旁求矣。

目錄樣本 承索即寄

預約簡則

版式		册數	預約價 一次交	預約價 分次交	郵費	出書期	預約截止期
四開本 上等瑞典紙 膠版精印	平裝紙面	四百册	一百五十元	共一百六十五元 先交三十元 自本年四月至十二月 每月各交十五元	國內及日本十元	本年六月底九月底十二月底分三次出齊	本年四月底止
	精裝布面	一百册	二百元	共二百二十元 先交四十元 自本年四月至十二月 每月各交二十元			


同是圓顱方趾的人類，何以
有的面色紅潤，精神飽滿，
有的面黃肌瘦，力倦神疲，
這無疑地是血液多少的關係
了，「強身之道補血為先」這句
話的確是對症下藥
「人造自來血」是補血的特效藥
，靈效非常，因吃「自來血」而
獲得健康的人極多，所以虛
弱的人們，若想回復健康，
當然除掉吃「自來血」是沒有再
好的方法了。
「人造自來血」是五洲大藥房的
出品，各埠大藥房都有代賣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近週國內時事

淞滬警備司令楊虎就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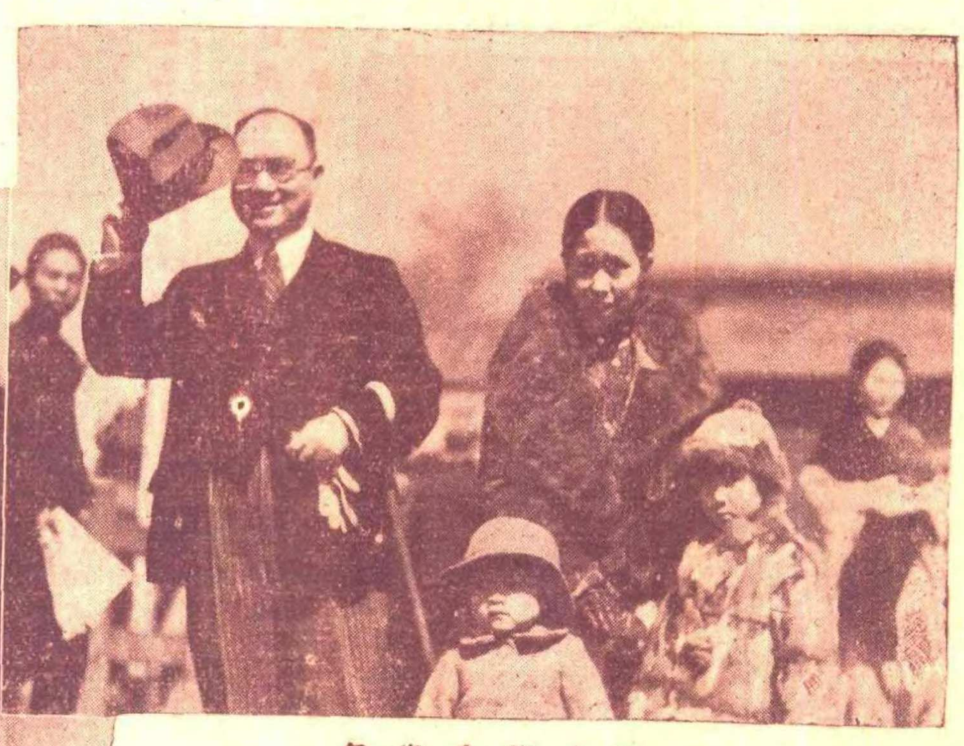


日本新任軍務局長磯谷（中）在京辭行後應何應欽宴時留影



我國今維斯盃網球選手許承基（右）與林寶華（左）啓程赴法

特派軍事考察專員蔣方震偕其夫人放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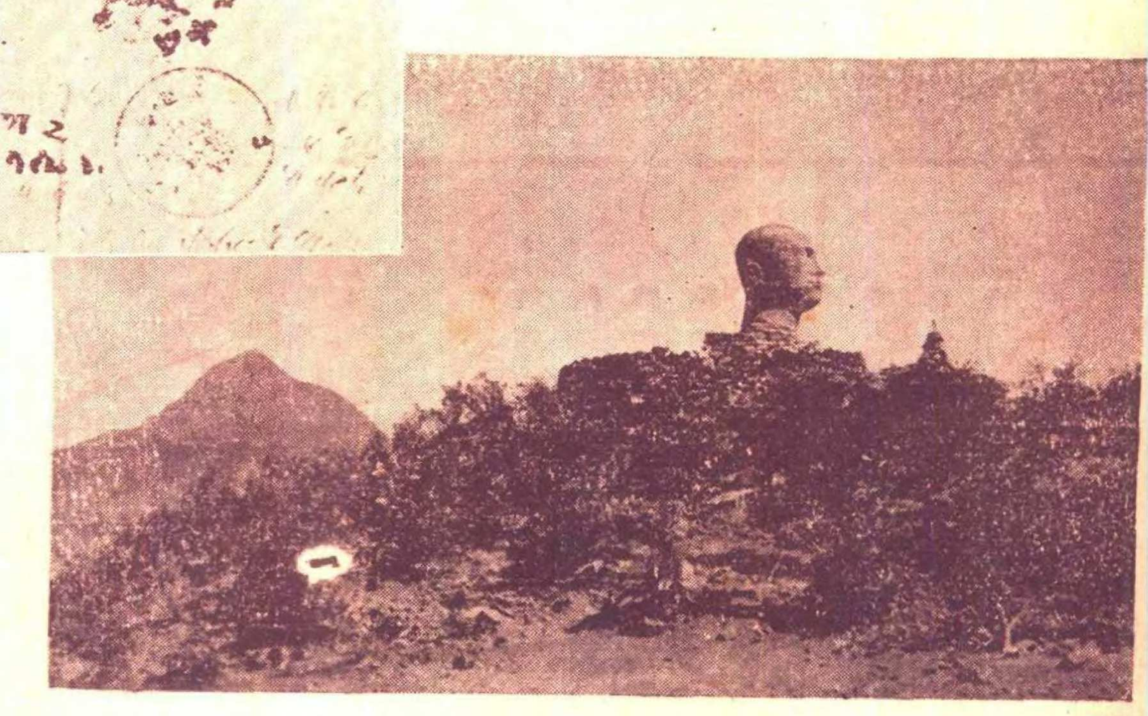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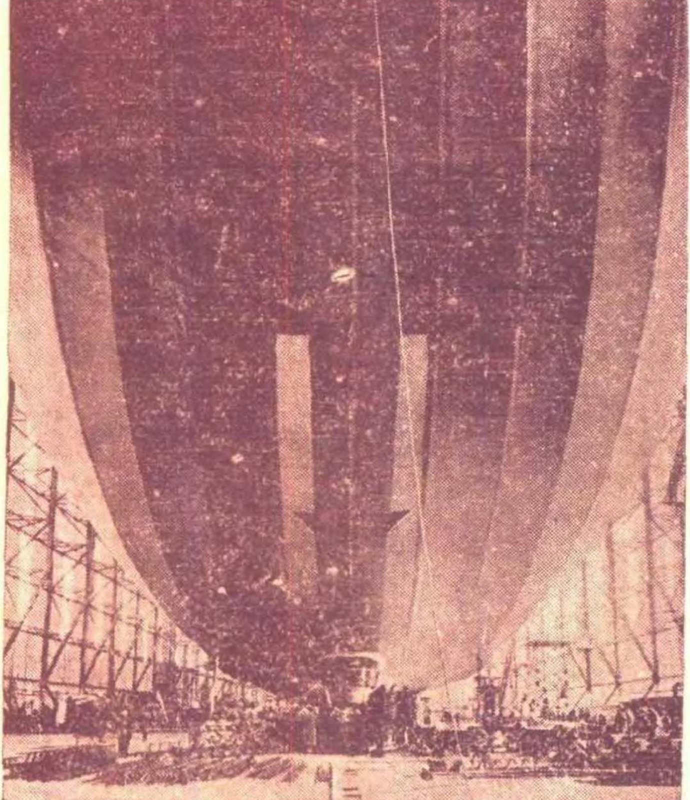
駐義大使劉文島偕眷返任

東非戰役一瞥

↓義軍在亞多瓦所建之墨索里尼像。

←亞皇通緝降義將領之告示，下爲降將之指紋。





↑德國最新落成之大飛船「L.Z.」號，將作橫渡大西洋之飛行，設有搭客大餐館，有「空中旅館」之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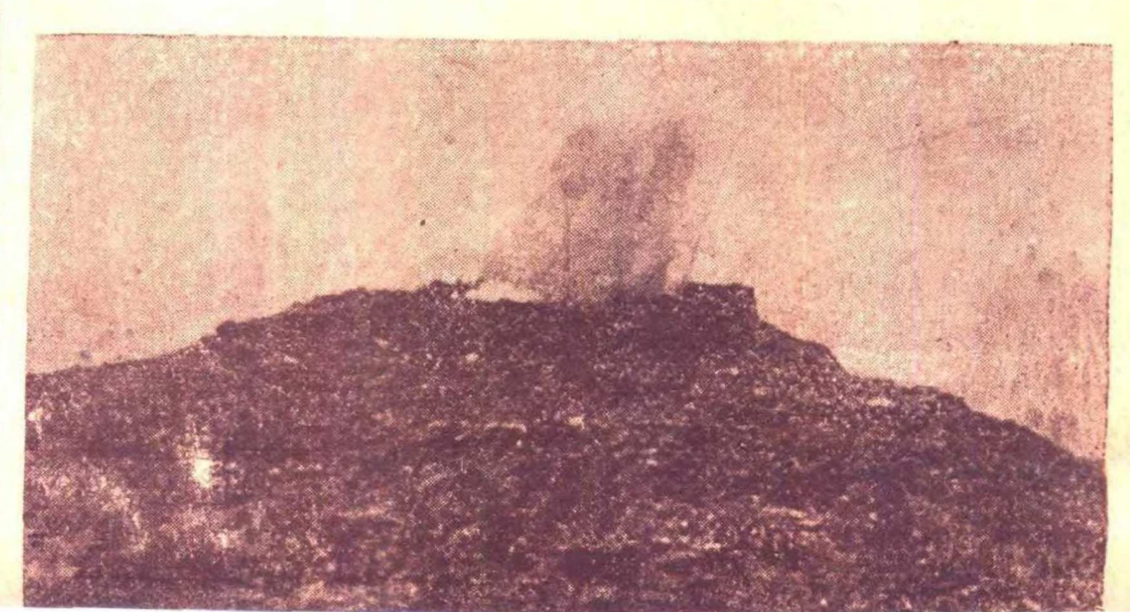
↓蘇聯空軍用降落傘降至地，結隊作滑雪之演習。



→停泊東非瑪沙瓦港之義潛水艇隊。

↓二月十五日義軍砲轟亞國安巴亞拉丹要塞情形。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十二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六日出版





中日前途如何？

自盛傳日本將更取強硬政策以來，國民關於對日外交之推演，尤其對華北前途，十分緊念。本週的國民心理被這種空氣支配着。

事實的表現是這樣：中央對日，以守護華北主權為目前第一義，並且這是最小限度的立場。日本尊重此點，其他可以談，否則認為國交調整無從做起。中央這種意思，日方業已有所感知。

平津方面，這幾天還沒有特殊情形。土肥原後任松室，已到北平，此後將負局部交涉之責。這一向，日方極注意山西，曾經表示過：如戰事延及冀察，日方將有干涉的行動。冀察當局答覆他，中國自有辦法，二十九軍能負責。日方現時還在觀望着。但據說長城線上日方暗中增兵，而天津駐軍不久要擴大到一萬上下。至於取消冀東偽組織的問題，日方原則上曾向冀察當局表示可辦，但一時還沒有動靜。取締私貨事，中國官廳異常困難，而日方並不協助。

有田已由天津出關轉道回日了。有田對中日外交前途，不是樂觀的，不過在津發表談話，沒有露出來。廣田最近對外國記者談話，亦未表現新的傾向。大概最近期內兩國間尚不至有怎樣意外的發展，問題還是在華北。大家應當注意華北各種實質的交涉案件之情形！

日俄一張一弛

廣田出來，蘇聯是表好意的，但二十六日，又發生俄滿邊境衝突事件，接連緊張了幾天，最近又略為緩和了。劃界委員會將要組織起來。

日俄現在，是不容易正式衝突的。蘇俄軍備已近完成，經濟工業正在發達，絕無速戰挑戰之必要，就這樣相持半世紀，也不以為苦。日本軍人雖然想打，但是還感覺力量不夠，現階段的工作，是強化軍備，目前也是不挑戰的。

所以目前真正的問題，在中日，不在日俄。

山西軍事

政府對山西軍事，近日下了決心。大軍在途，決定要達到一種段落，大概積極的表現，將在此旬日間。

共黨竄擾的區域，近日確是很大，往南往東，儘力伸張，若只是晉軍負責，將要十分棘手。不過援軍已集中，形勢大概要一變。

中央的方針，大概是：不論外患如何，決計要在山西境內解決陝共。至於軍事上的實際推演情形，過些時再報告讀者能。（知非）

太平洋設防

倫敦三國海約已於二十五日簽字，範圍很狹小，效力更稀薄。關於華盛頓海約第十九條規定太平洋島嶼不設要塞的條款，本年底將要失效，所以英當局特向美日雙方建議，對此問題，重開談判。按日本經營太平洋委任統治各島的防務，久已引起世人與國聯的注意，而美國重視太平洋島嶼的策略地位，也是不可掩的事實，至於英國興築新加坡軍港，更屬彰明較著。自一九三一年以來，英美已覺悟在太平洋方面實力的單薄，亟圖挽救。所以這次英方建議談商太平洋設防問題，主要的目的，毋寧在催促日本參加海約。

美參院外委會主席畢特門氏本週又發表攻擊日本的言論，意在鼓吹海空軍的建築，由此更可證明美國擴軍的動向，不過美國現前的外交方針是中立，她雖積極整頓國防，但是對於西太平洋的國際關係，却絕不欲牽入漩渦，這是很明確的一點。

歐局與德人民投票

德國對於國聯的提案，業於二十四日以希忒拉個人的名義，向英政府答覆，拒絕接受。德方最後的對案，則將於三十一日提出，本期齊稿時，尚未及見內容。就大體上看，本週的歐局，愈見複雜化與尖銳化，談判仍須延長。

何以說複雜化？(一)原定二十三日舉行的國聯會議發生頓挫，宣告延會，原因在甲、法代表拒絕說明對羅約國計劃的關係和目的，乙、德國的答覆未到，丙、義國對協定延未批准，行政院的多數會員國也贊同休會。(二)土耳其乘機宣佈恢復海峽的防務。

至於尖銳化的，有下列各點：(一)法政府對於羅約國協定，表示決不讓步，法代表彭考對此曾向英外長艾頓作鄭重的聲明。(二)法方抗議英政府發表協定的內容。(三)希忒拉發表鋒利的競選演說。(四)德機飛入法境事件。(五)法外長佛蘭丁二十九日發表演說，對德提出若干重要的詰責。

綜觀上述，儘管複雜與尖銳化，但是情勢却不至於逆轉的。主要的理由因為希忒拉在二十九日人民投票時獲得百分之九十九的擁護，對內方面，今後可無顧慮，所以對外的態度，或將轉趨緩和，在德方對案提出後，各方大概仍將遵循談判的途徑，以待五月三日法國總選舉過後，再作談判的努力。

東非戰未停

國聯調解義亞糾紛的決議案，雖已送達關係方面，但東非軍事仍未停止，義空軍轟炸吉吉加與哈拉爾。據稱非亞方屈服，不能談判。英法對義亞問題，目前不顧，抑且不能過問。亞國的命運，只有恃自身去努力撐持了。(素)



兒童節與父母責任

梅倪逢吉

民國二十年三月七日，中華慈幼協會，爲謀求兒童幸福起見，呈請上海市社會局轉請市政府轉呈國民政府，定每年四月四日爲兒童節。後來蒙政府批準了，又由教育部製定兒童節紀念辦法，慈幼協會亦擬了一篇意見書。待各種手續辦完，已過了二十年的四月四日，所以中國的第一屆兒童節是在民國二十一年舉行的，本年四月四日當是第五屆的兒童節了。去年又由慈幼協會提議，定民國二十四年八月至二十五年七月爲兒童年，並由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廳及各市教育局轉令全國一律舉行適當紀念辦法。至於這二十世紀，原早已爲歐西先進認爲是兒童世紀，所以這次我們所紀念的，乃是兒童世紀中的兒童年裏的兒童節，當這三重的紀念節，期吾人略抒所見，以爲注意兒童幸福者的參考。

「有了健全的兒童，然後才能有健全的國民，有了健全的國民，然後才能有健全的國家。」這種說法，已經慢慢成爲家喻戶曉的了。中國將來的希望，在於現在的兒童！兒童年與兒童節的目的是要喚起全國民衆注意兒童，注意兒童教養，保障兒童身心健康，及謀求兒童幸福，使兒童得有肉體上，精神上完美的發展。要達到這個目的，政府，社會，學校，與家庭四方面，都應有所努力。茲將政府，社會學校三方面的責任，先略論如下：

（一）政府——晚近二十年來，歐美各國政府對於兒童事業之推行，不遺餘力。普及兒童教育，注意兒童衞生，推廣義務醫藥。兒童所依靠的牛乳，由政府專派公共衞生人員檢查之，配給之。貧苦婦女生產時，有公共衞生產婆接生。婦女工作時，有公立托兒所照料兒童。在各國政府組織中，多有設置「兒童局」的，專門管理兒童事項。以外還專有兒童法律，以保護兒童的福利；兒童法庭，以糾正兒童的行爲；兒童圖書館，以補充兒童教育。這全是政府所努力提倡的。每逢兒童節那一日，政府檢討全國兒童幸福事宜，試看我

國的情形，中國的兒童死亡率比任何別的國都高。醫藥既不普遍，民智又偏於迷信，衛生的常識不講，到處都是些流離失所的兒童。加以天災人禍，大多數兒童生長已有問題，慎言其他？最低限度，政府應負責把這些無依無靠的小國民收斂起來，供給他們衣食住。猶其應當注意到他們的教育衛生，以及藝能的訓練，使他們長大後，有健全國民的人格與獨立生存的能力。

(二)社會——比較開明的國家，社會人士對於兒童幸福，亦多所注意。兒童幸福研究會，父母教育研究會，兒童健康指導所，兒童遊戲場，兒童電影院，妊婦顧問所，虛弱兒童寄養所，節育指導所等團體，甚為普遍。我國社會教育既不發達，對於兒童教育與幸福更是談不到的了。所以我們應當製造輿論，推廣宣傳，以喚起一般民衆對於兒童的興趣及注意。

(三)學校——學校對於兒童應盡的責任亦好有幾端。在大學校方面，應有家政科以研究適合兒童需要的新家庭環境，及兒童研究科以研究兒童心理及兒童養育和教育。在小學方面，每年應舉行兒童之生理的及心理的測驗，調查兒童身量智能與動力的發展。因為要教育兒童，應先明瞭兒童的生理和心理，曉得兒童身體方面的性質和心理方面發展的程序，才可以決定怎樣去教他們。還有教員與兒童的家庭應有相當的聯絡。每一個小學生的家庭背境，教員均宜個別注意，然後才可以訓練教養得有效。去年全國兒童年實施委員會提倡小學廢止體罰，並解除兒童一切束縛。這種提倡實在是兒童的福音，而尤其是中國這一般不健全半私塾式的小學校的對症之藥。

以上所說，都是就先進國家的榜樣，指明政府，社會，與學校對於兒童應盡的責任。我們既不是政府當局或學校校長，亦不敢以社會領袖自居。所以對於這些工作，我們只可制造輿論，從旁鼓吹。但是兒童最大的禍福，還是繫於家庭父母。大多數人既然居於父母地位，而盡父母的責任又無待於任何機關章制，所以本文多就這一點加以說明。所論多基於著者有限的經驗，自然不敢說是金科玉律，只可作為兒童父母們的參考而已。

當父母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普通說來中國當父母的人們，大都是隨隨便便，馬馬虎虎，不負責任的。只要把兒女生了下來，居然能喂得飽，穿得暖，這就認為極盡父母的能事了。很貧窮沒有知識的父母，當然同他們談不到兒童的教養訓練。但是現代的中國，有經濟能力及受過中等以及高等教育的父母，亦甚忽略家庭教育及缺乏父母應盡的責任及應有的知識。他們知道愛兒女，然而他們並不知道怎樣愛法。往往他們的眼光似乎太淺，只顧了他們兒女的現在，沒有想到將來。例如父母怕小孩冬天傷風，把他整個冬天關在屋子裏不讓出去，或者亦能僥倖的對付一冬不生大病。但是兒童們的身體，尤其是肺部，養的十分軟弱，毫無抵抗力，一

遇風寒就傷風，嬌養得像暖房裏的花草，將來成人以後，怎能有強健的體格與耐勞的能力呢？至於更重要的兒童訓練，大多數的父母們更是莫明其妙，在他們的腦海中便從來沒有感覺到這裏還有什麼問題。我方才已經說過，當父母原來是一件很大的責任，有了相當的知識，尚且恐怕不能一一實行以副我們的重托。而我們中國的父母連育兒的常識，多半都沒有，至於父母對於兒女的整個的責任，又有多少是思想過的？徹底瞭解的？

欲做賢明父母我以爲至少應注意以下幾點：

(一)物質方面——(1)兒童應有適當的滋養。健康是兒童的第一權利，這比較外表的美，尤其重要，因爲健康是一切快樂的基礎。兒童欲求健康，必需適當的營養。關於兒童的飲食，茲分數條說明：(a)每日飲食須有定時。嬰兒在哺乳時期，母親應三小時或四小時授乳一次，不宜養成「乳頭止哭」的壞習慣。嬰兒從十個月至十二個月間，應斷母乳。斷乳時嬰兒自必哭嚎，但仍須斷然執行。斷乳後亦宜按四小時一次與以母乳以外的食物。(b)不與零食，尤其在飯前切忌零食，否則減少兒童的食慾。(c)兒童食物除乳品外，應有魚肝油，西紅柿水或菓子水，稀飯或麥糊，雞蛋，烤麵包或饅頭片及菠菜，白菜，胡蘿蔔等菜蔬煮成之菜泥。以上種種食物，依兒童的年齡，慢慢增加分量。大約在五歲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吃大人的普通食物。

(2)兒童應有適體的衣服。兒童不宜穿笨重的衣服，以致妨礙動作。兒童尤忌穿衣服太多，在冬天的時候，更宜注意這一點。因爲小孩衣服穿得太多，他就出汗，不但不能禦寒，反到減少皮膚的抵抗力。冬間出戶外時必須加穿大衣及套褲。衣服材料，應擇柔軟，輕鬆，能洗滌的。

(3)兒童應有光線充足，空氣新鮮的住所。兒童更應該有戶內戶外遊戲的場所。適當的遊戲，能使小孩子的身體強健，心境就常常快樂，知識就容易增進，思想就容易啓發。住所亦宜藝術化。有相當的花草陳設，相當的圖畫音樂，室內務須清潔整齊，使兒童從小就有審美的觀念與愛整潔的習慣。

(4)兒童應有安舒而充分的睡眠。兒童的睡眠差不多與兒童的飲食是一樣重要。在可能範圍內，兒童當獨有一臥室。最低條件，兒童應獨睡一牀。獨睡一牀的好處很多：母子互不相擾，可使睡眠酣甜；避免他人身上與口中所出的穢氣；訓練兒童單獨生活的獨立精神。晚間睡時必須開窗，使空氣流通。

中國家庭大概都把成人當做中心，飲食方面，勉強着兒童吃成人吃的東西，坐的方面勉強兒童坐成人坐的高大棹椅，穿的方面也勉強兒童穿成人式樣的衣服。總之，一切生活都拿成人做標準，兒童好像是具體而微的小成人一樣。現代家庭對待兒童，應當拿兒童做中心，兒童應吃兒童腸胃能消化的東西，兒童應穿適合

兒童動作的衣服，兒童應有適於兒童高度之棹椅。此外兒童應養成一切衛生習慣例如每日大便一次，早晨刷牙洗臉，每星期至少宜洗澡一次，眼睛宜每日用輕量的硼砂水洗滌，鼻孔宜用礦油或橄欖油用棉花棍輕輕通轉，食前必須洗手等等。

（二）訓練方面——注意兒童幸福的父母，都知道訓練兒童是一椿極難的事情，較之物質方面，更難得當。在歐美的家庭中，對於兒童的教養訓誨，是極其重視的。那些國家大多數的國民都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及訓練，這才是人家國家興盛的根本祕訣！

美國兒童心理家華虛朋先生分析家庭之兒童訓練，舉出下列幾種方式：

（1）公正報復的訓練。兒童如有錯誤，父母立時與以相當的報復。例如兒童說謊即責罵；兒童淘氣，不聽母親的話，母親即氣憤憤的施以體罰。這種訓練不能發展兒童的人格，只造成憤恨仇視的心理，毫無價值可言。

（2）父母主觀的訓練。父母時常鼓勵兒童做那些在父母認為好的事情，禁止兒童做那些在父母認為不好的事情。倘若他們做了父母以為好的事情，父母便獎飾他們，叫他們覺得快活；倘若做了父母以為不好的事情，父母便責斥他們，叫他們覺得難過。應用這種訓練，固然能使兒童知道考慮利害。然而這終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所以兒童們遇見了什麼事情，不知道利用自己的思想去判斷，而惟以成人之意見為標準，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信念。這種訓練不能發展兒童的獨立人格。

（3）健全人格的訓練。每遇見一個情境發生，父母教導兒童去分析其是非，剖白其利害，及了解將來所要引起的結果，使兒童明白物理人情。這末一來，兒童便可以養成獨立的判斷力，不致時常依賴父母，而失去他們的獨立人格。我們往往看見許多兒童在家庭父母監視保護之下，是很好的兒童。而一旦離了家庭，就像無舵的船，漂泊沉沒於惡劣的環境中。這種兒童差不多都是因為缺少了獨立人格的訓練。

從以上數點看來，第一種訓練，是絕對不宜應用的。這種訓練能引起兒童仇恨父母的心理。親子之間，感情破裂，已然是很可悲慘，而兒童潔白的心田裏，種下毒恨的根苗，將來尤其危險。第二種訓練，是只可偶然應用的。兒女長大至十二三歲後，尤宜減少這種訓練的成分。第三種訓練是最適宜的，兒童宜自幼養成獨立自助的精神，讓他們去管理自己的事。但是這種訓練是需要父母的時間及腦力的。

再者訓練兒童，還有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個是要兒童信任父母。怎樣才能叫兒童信任父母呢？父母對於子女說話，要句句眞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能以「老虎來了」諸如此類的話語欺騙他恐嚇他。對於已應許的事情，即或稍有不便，亦須設法實踐，

以昭信守。子女們拿同樣事情來向你問詢時切勿有時答以「是」，他時又答以「否」；設若這樣，你的子女對於你的信任就減低了。

第二個條件是要父母以身作則。父母們應當記住，兒童是拿父母們當理想的英雄看待着，他們以爲在這個世界上，惟有父母才是最適當的，最值得倣傚的人物。所以我們的好榜樣，是勝過一切雄辯，這較之挑剔錯誤與申說勸導，所收效果尤大。譬如飯前洗手一個習慣，如果父母不做，只督促兒童，常常費許多事而無效果，設若每次吃飯前，父母領導兒童一齊洗手，則毫不費力，習慣自然養成。

最後我們還要對於中國傳統的父母的買賣觀念，下一個總攻擊。雖然在理論上，中國的父子應該是一種道德的倫常關係，而實際講來，普通的父母對於養育兒女，都難免帶些買賣態度。好聽一點是要子孫們長大成人，繼續香煙，榮宗耀祖，說成俗話，便是「積穀防飢，養兒防老」了。養育一個兒子，好似做買賣，他幼小時，父母下本錢，待他長大成人，父母再來收賬。所以有西人批評中國家庭，說中國家庭親子之間，實際的關係，並不是倫理的，可以說是一種債權的關係。在這種聯鎖經濟關係之下，再加上些孝弟忠信的美名，一般的中國人便消耗了他們一切的精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建立功業，服務社會，那要看有無餘力了。中國公益事業很不興盛，團體精神很缺乏，恐怕是要歸罪於這種家族主義了。

父母出乎愛心養育子女，實在是造物的善意，人類的美事。如若把一大些經濟往還的關係攙雜其間，未免大殺風景，有如兩性的關係娼妓化了的危險。所以現代父母爲自尊計，爲國家建設計，對於兒童都應該打破買賣觀念。在歐美各國，個個人都富於獨立自強的自尊心，大半父母不倚賴成年子女。從英國大文豪蕭伯納的作品裏面，我們看見了一個故事，說是從前有一個英國的年青律師，獲得了皇家顧問的地位，每月拿很富豐的薪水，而他的父親呢，卻還在一個飯店裏當堂倌。有人勸這老頭兒不必再那樣辛苦了，兒子每月賺來的錢，豈不是儘夠享福的了麼？而這個老頭兒卻回答道：「我和我的兒子，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各人有各人的地位！」我在美國曾寄居在一位老太太的「家庭公寓」裏，她的兒子是大學教授，生活很舒適富裕，我就問這位老太太爲何不同她兒子同住，讓他兒子「孝敬」她。何必再操勞管理這個公寓呢？她說的話同那個老頭子所說的話是同一口氣的。我們中國父母聽了這些話，都應該捫心想想西國的父母，但知盡父母的責任與義務養育子女，他們是期望兒女當一個光明正大的人，有作有爲，熱心

公益，去爲社會努力，去爲國家效命。我們常羨慕人家社會事業發展，民族實力充足，而忘記人家父母教養子女是要作健全國民，我們父母教養子女，專爲作孝子賢孫這個絕大分別。

現在國家建設，民族復興的聲浪已經彌滿全國，百業待舉，殊途同歸。設若兒童的教與養兩樁大事能以現代化，合理化，亦可說是建國治本之一途。本文的立意，即是一方面希望輿論動員，督促政府，學校，與社會多注意兒童幸福；一方面希望父母們改善兒童的家庭養育，並打破傳統的買賣觀念。這不但是爲兒童而呼喊，且亦是爲救國而應有的努力也。

民國廿五年三月十八日

山西銘賢學校南園

希忒拉的保護婦女

最近德國在保護人民及國家之法律下，禁止婦女在茶會中閒談，違者即予拘禁，最輕亦有一月徒刑或科以重金。故前德國主婦聯盟會會員之茶會及遊園會等在漢堡已被警察禁止，並予以解散。惟該會會員，仍不時私自結合聚談云。



萊茵非武裝區域的由來

陳鍾浩

一

萊茵是歐洲的一條大河。牠發源在阿爾卑斯山，流經瑞士，沿法國東境，入德意志，從荷蘭流入北海。這條一千四百啓羅長的巨川，是古代日爾曼民族與哥爾 Gaul 民界的分界，亦即德法歷史上競逐的疆場。從凱撒 Caesar 到俾斯麥，千餘年來，此爭彼奪，鬧個不休。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以爲「萊茵是日爾曼的止境」Rhenus finis Germaniae 大革命的首領唐東 Danton 佳奴 Carnot 諸又以萊茵爲法國的天然疆界。然而從德國的眼光看，卻完全兩樣：「德國的萊茵」Der Rhein, der deutsche Rhein，並非國界。牠流經的兩岸，完全是德國的領土。在一八一三年反拿破崙的戰爭中，德國民族英雄孟立芝 Ernest Moritz 就明白的說：「萊茵是德國的河流，卻非德國的境界。」Der Rhien Deutschlands Strom, Nicht Deutschlands Greure 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後，普魯士戰勝，萊茵問題，暫時作一個有利於德方的解決，然而歐戰發生，德國戰敗，法國乘戰勝餘威，浸潰於歷史的回憶，把眼光又落到萊茵河上了。

其實在大戰中，萊茵就已成爲問題。一九一六年九月，格萊爵士 Sir Grey 曾請協約國，陳述戰爭的目的。法國駐英大使項伯 Paul Cambon 於翌年一月十二日，以公函通告英政府，將法國的要求說得異常明白。她說：「在將來的和平會議中，萊茵成爲必須討論的問題。有思想的法國人，縈思於傳統政策，將要求革命時代所喪失的土地，這是呂仙留 Richelieu 所謂「我們的地方」。」

在這封公函中，法國認爲戰後，不應讓德國居留於萊茵河上。爲着「民族的光榮」和「法國及歐洲和平的保障」萊茵成劃成中立區，或由協約國軍隊，臨時佔領；或另成立他種政治組織。至於採取何種步驟，應由協約國共同討論。巴黎政府，爲求外交上的援助，於一九一七年二月，遣杜美格 G. Doumerque 到俄京，與俄國成立協定，俄國應許將來於萊茵問題上支持法國的主張。不過在英國方面發生激烈的阻力，首相喬治，不欲使萊茵流域成爲亞

爾沙斯羅蘭第二」包爾福 Balfour 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兩次演講中，否認法國卵翼下的萊茵自治運動。

二

大戰結束，萊茵問題，正式表現於「綠氈」之上，成爲外交家討論的對象。法國乃將前述的主張，重提出來，而且比以前更具體而堅決。福煦元帥 Maréchal Foch 三次的說帖。（第一次爲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二次一九一九年一月十日，第三次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克里門梭 Clemenceau 的副手泰九 Tardieu 起草了一次法政府的備忘錄。（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福煦是戰勝後的大將，他言詞中充滿着感情成分。他認爲德國「始終爲好戰民族，損人利己，希圖握世界霸權，幸而自然給牠一道欄柵，——萊茵河。這是德國所應受的，萊茵河將爲德民族的西方境界。德國在萊茵左岸，不能進入，不准設防。」他更主張：「萊茵左岸的民衆應全部武裝，來防止未來的德禍」的確，在法軍掩護之下，萊茵自治運動，一時曾如火如荼的進行，多登博士 Dr. Dorten 做了法國人的傀儡，背叛祖國，不過因爲英美反對，一般民衆不同情這種外國策動的分裂運動，僅如曇花一現而已。在第三次說帖中，福煦將向「四人會議」 Council of Four 陳述的意見，更較前激烈。他說：「卽便將萊茵東西兩岸的土地中立化或解除武裝，甚或英美允許法國的軍事協助，也不能防止德國意外的襲擊。他能遣巨量軍隊，橫越萊茵，復將比利時及法國北境，化作戰場。一九一四年的情勢，形將重現，其危險性恐怕較前更大，因爲我們現在沒有俄國的協助了。」泰九的備忘錄，在詞句上，雖較温和，其主張實更堅決。他引證史實，佐以數字，我們歸納這冗長的公文，得到下列的論點：一、法國目的，不在割據土地，祇求保障西方民治國的安全，解除德國的侵略武器。二、協約聯軍應佔領萊茵河上的橋頭，以防止德國意外的襲擊，使萊茵成爲威爾遜總統所謂「自由的境界」。三、法國對於德國裁兵，及國聯盟約所給予的保障，感覺不足。德國在將來，仍保留有多數的士兵和軍官及戰事材料。四、泰九在結論上說：英美兩國，已獲得「海洋安全」因爲德國殖民地已喪失，海軍已消沉。然而法國的「大陸安全」，尙無保障。所以法國希望協約軍佔領萊茵，構城一「安全地帶」。備忘錄還附帶了兩件公文，中間提出具體的方案：一、成立萊茵自治邦，爲法德間的緩衝國。因爲該地人民，從一九一五年，始成普魯士人。以前是「非心願的普人。」二、締結法比和萊茵的關稅協定，構成一經濟集團。法國計劃受昂格羅撤克遜國家激烈的反對。他們不贊成分割德國的土地，不願長期軍事佔領萊茵。他們本身不願參加，更不讓法國獨自進行。尤其是英國，抗議的聲浪最高。一九一九年二月及三月初旬，法國克里門梭畢勳 Pichon 泰九與英國喬治

及貝爾，福一再會談，毫無進展。後來和會指定泰九（法）啓爾 Philip Kerr（英——喬治祕書）及美克斯 Meres（美）組成三人會議，詳加討論亦無明確結果。英國方面反對的理由不外三種：一、萊茵左岸人民並無離德心願，強使與祖國分離，實違背民族自決原則。二、若以軍事及政治形式，割據德國土地，將使德人飲恨，激成長期的民族運動，足以妨害世界和平。三、英國欲取消強迫軍役，遣散軍隊，不願駐防萊茵。四、如強使德國接受不堪忍受的條件，德國或許會投入蘇俄的懷抱。最後英國還有內心的隱憂：就是萊茵與德分裂，則德弱而法強，影響大陸均衡，違背英國傳統的外交政策。此點英人雖未明言，然而却是反對法國萊茵政策的主要動力。法人對英國的言論，不難加以反詰；她說：「英人為保障他「海上安全」奪得德國殖民地；接收德國海軍根據地；廢除德國的戰鬥艦。不過我們法國的安全，迄未有保障。「法國安全在萊茵。」所以法人對於萊茵問題，是萬無退讓的。」泰九於三月十二日，復致函喬治，陳列六條，重述法國立場，又將二月底的備忘錄中的意見，撮要的講出。

三

直到三月十四日，萊茵交涉，還是和會中不易解決的懸案。當時美總統威爾遜由美洲重臨巴黎，喬治和克里門梭向他陳述英法兩國不同的見解。威氏的意見偏向英國。他不願違背萊茵人民的公意，種下將來戰爭的種子；他更不願美國軍隊，常期駐紮萊茵流域。他深知這是美國人民所不能贊同的。後來協約國萊茵委員會美國委員羅愛思 Noyes 代表美國全體駐萊茵軍官的意見說：「佔領異國土地的軍隊，雖其用意純善，亦必引起居民與防軍鬧的糾紛和惡感。」依據以上理由，威氏對於法國要求，不甚同情。不過威氏與喬治，對於法國所希望的安全保障，總覺得要一個適當辦法，使她不致過分失望。在這種場合下，威氏便在三月十四日，匆忙的向法國提出了英美兩國共同保障法德國界的計劃。另據克里門梭在他著的「勝利的偉大和悲哀」上說，此計劃是喬治在十四日向他提出的。無論如何，此議由英首倡，美總統不得已採取，確是明顯的事實。因為這種舉動，不僅違反威爾遜素常的主義，且與國聯盟約不相符合；再則和歐洲國家締結類似同盟的條約，是顯然的違背美國傳統的孤立政策。威爾遜所以不得不踏入這個危險的途徑的，實在因為沒有較好的方法，使法國滿足。並且還可以借此取得法國協助，在將來國聯盟約中，插入承認「門羅主義」的條文。而況英國給與法國的保障制度，也是有條件的；一面可以制止萊茵自治邦的產生，再則可以避免協約軍長期佔領萊茵流域。威爾遜在三月二十八日，向法國提出說帖，詳述保障制度的內容，包括下列數點：一、「萊茵東岸五十啓羅以內，不許設防。」二、「暫時或永久禁止德國在此區域內，集合軍隊，建築便利於動員

的設備。」三、「如德國破壞上述的條款卽認爲是對於締約國的敵視行爲，並有危及世界和平意義。」四、「法美成立條約，規定在德國對法發生「非經挑釁」的侵略行爲時，經國聯理事會的允許，美國應立予協助，此種義務，直至簽字國認爲國聯已能給法國已充分的保障時爲止。」因此法國所獲得的保障，有二：一、萊茵左岸及右岸五十啓羅的非戰區域。二、美國的軍事保障。差不多同時英國喬治也給法國同樣的建議，在英國的覺書中，開宗明義的說：「法國有特殊理由，來得制止德國新侵犯的保障。西方民治國締結協定，與法國共同努力，防禦法國外來的侵略，亦屬正當。」依據這個原則英國在附件所謂「和平建議」Peace plan 中說：「此後一切分割德國萊岸流域的企圖，不應進行。（這是英國基本政策）萊茵省應廢止武裝」——就是說無論自願的或被動的，萊茵居民不准攜帶武器，不得加入軍事團體，和不得接受軍事訓練，同樣的在該地德國不得貯蓄軍械，設立防備，建築鐵道，及其他一切有軍事性的工程。除非得國聯許可，在非武裝區中，任何理由，不得調遣軍隊。法國僅在一世紀中，兩次遭意外的襲擊，法國對於如此的鄰人，應有所顧忌的。」最後英國允許給與法國的軍事保障，和美國共同防禦德國方面的襲擊。老虎總理出其不意的，接到英美兩國的議案，當然是又喜又懼。喜的是：兩個恩格羅撒克遜國家，肯毅然的給予法國未來的保障，是克里門梭所極希望，而英美從來不肯首肯的，他當然不願拒絕這美滿的禮物。如果辭却，法國與英美兩國間，要發生裂痕，在和會中，將陷於孤立。懼的是：英美所允許的保障，實有附帶的條件：第一要法國放棄萊茵自治邦的策動，第二要放棄長期佔領萊茵的計劃。這是福煦大將備忘錄中的基點。克里門梭進退維谷，無所適從。接受英美的保障條約，抑或堅持福煦大將的主張呢？他不知究竟那一種辦法眞能保障法國的安全？如果完全拒絕英美建議，固然要引起友邦的反感；如果無條件的接受，又不能免法國輿論的反對。這是多麼難處的境地啊？

四

果然法總理將英美建議向總統普恩賚 Poincaré 陳述時，受極度的冷遇。福煦知道這個消息，更表示反對。這位出入鋒鏑勝利不忘憂患的將軍，祇希望直接與敵人以重大的打擊，使他萬刼不回，對於其他保障，根本表示不信任。記得在五月六日，和會席上，喬治問福煦：「假若德國知道英美贊助法國，你想德國將同樣會向法國進攻嗎？」福煦回答說：「在另一方面德人如果知道俄國不足爲患，將同樣進行的。」克里門梭心中，雖重視英美保障，不過，他也不願無條件的接受，況且有右翼政黨和軍人們激烈的攻擊呢？三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克里門梭與有關係閣員畢勳，羅謝 Loucheur 泰九連開三次會議，決定政府態度。議定後，由克里門

梭在三月十七日，答覆英美。在文中，法國首先感謝友邦的盛意，然而她覺得「英美的保障，如果要有効，仍需補充和確定。」因爲英美兩國，與將來的戰場——歐洲距離較遠，一旦有事，法比首當其衝，英美給予的協助其性質和範圍，並未明確，所謂侵略，又無定義，因此法國不願放棄「第一重空間的保障」（佔領萊茵）來交換「第二重的時間保障」（英美保障條約。）法國希望調和以上兩種的保障，乃有以下的主張，一、在德國未完全履行和約上財政條款時，（三十年時期）萊茵左岸及右岸橋頭，由協約國佔領。二、萊茵左岸及右岸五十啓羅以內，成爲非武裝區域。（此點威爾遜已提出）三、成立協約國軍事調查委員會，監視德國撤兵情況。四、如德國軍隊開入該區域，即認爲破壞條約。五、如德違約，英美承認法國有佔領萊茵區的權利。因此法國一面接受英美新的保障，同時保留以前所要求的若干權利。不過就是這樣，法國與英美的意見，仍有狠大的差別。三方磋商，至數星期之久。未得妥協。到了四月初旬，威爾遜身感不適，又因和議交涉，困難叢生，他曾令美國軍艦，生火待發，返回美國，不再過問歐洲事務了。這個消息傳出，各方代表，不得不加緊活動，私人協商，公開談判，分別的進行。總希望求一個妥當辦法，避免協約國陣線的分裂。最後在四月十二日左右，沙爾問題，賠款問題，統統得着折衷的解決，國聯盟約，又承認美國的「門羅主義，」萊茵問題，也間雜在中間討論。兩日後，（十四日）已大致粗定。其時和會公布在四月二十五日，召集德國代表，接受和議條件。萊茵問題就此得着最後決定了。根據倍克R. S. Baker的著作，調協案的成立，在四月十六日。據秦九的記述，爲二十日及二十二日。英美法三國同意於下列的數點：一、英美分別締約，保障法國的境界。（附載梵爾賽條約後面，）二、在對德條件中，規定萊茵右岸五十啓羅地方，不准駐防。（梵爾賽條約的四十二條至四十四條。）三、國聯理事會以多數議決，有調查萊茵軍事條款是否履行的權能。（梵爾賽條約第二一三條）規定對於軍事條款履行時特別保障（和約第四二八至四三二條）在最後的條款中，規定萊茵佔領期爲十五年。每五年可以撤退一次。此十五年中，如賠款委員會認爲德國未履行軍事條款，協約軍可以重行佔領。在此十五年中，如德國從未違背和約的條款，協約軍隊可以隨時全體撤退。萊茵問題是如此解決。

梵爾賽和約成立後，福煦表示不滿。隨後英美保障條款，經美國國會否決，變成了「死字，」克里門梭計劃，又告失敗。戰後的老將，和退職的公務員，咸憤恨不平。然而他兩人在著作中，仍各爲自己政策辯護，相互詆毀，然已不發生實際影響了。只有法國，眼看着英美保障條約被否決；萊茵防軍又須分期撤退；萊茵分裂運動，更早煙消雲散，因此她認爲萊茵區的廢除武裝，是防德的最後營壘。不過從民族主義瀰漫下的德國看來，這正是國家主權上的汚點，

而力求洗滌的因而便於十七年後的今日又復引起了歐洲的重大波瀾，撫今追昔，當有不勝其感慨吧！

本文參考書籍

R. S. Baker: Woodrow Wilson and the World Settlement.

H. W. Temperley: Histo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G. Clemenceau: Grandeurs et misères d'une Victoire.

W. S.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Carnegie Endowment: The Treaties of Peace.

E. M House and C. Seymour: What really happened at Paris.

Mermeix: Le Combat des Tro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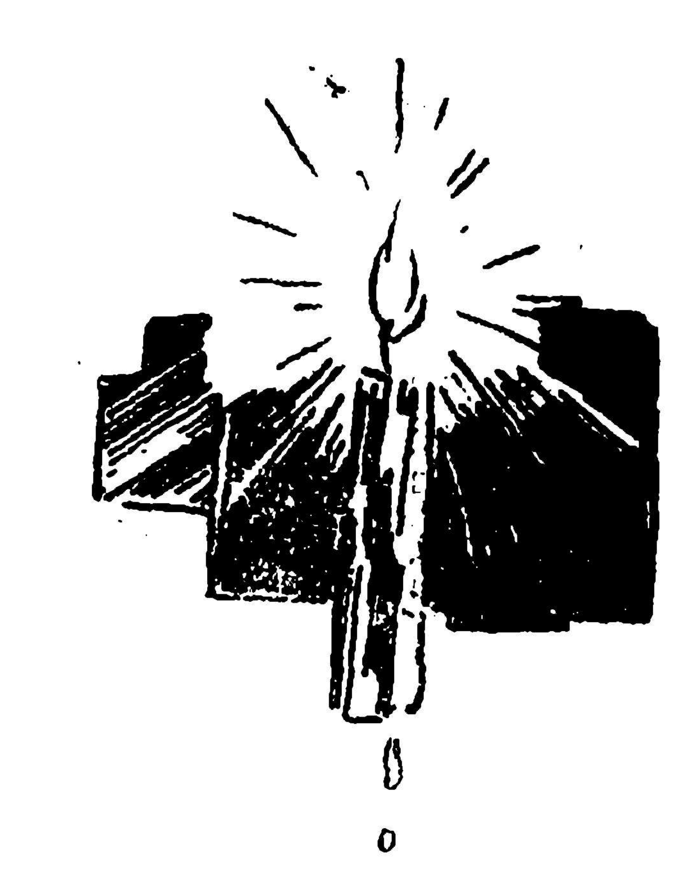
A. L. Kennedy: Old Diplomacy and New

G. Hanotaux: Le Traité de Versailles

G. Foch: Mémoires

蘇聯最大之印刷所

蘇俄政府以六千萬盧布於波恩（Pe m）左近，建一大印刷工廠及裝訂廠，全部皆用機器，每日可裝訂書籍四十萬册，全年共出書十二萬萬，爲蘇俄印刷及裝訂企業之規模最大者。工廠四週，正在趕築住宅，儼然已成爲一小鎮市矣。



評中學爲體西學爲用

閔仁

一

中體西用這種主張，倡自前清張香濤，代表東西文化接觸後一種調和的企圖。試看張氏在其勸學篇的序言內說：

學堂建，特科設，海內志士，發憤搤捥，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以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爲瘉，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衆心。（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後同。）

因爲這樣，所以他要設法調和新舊，於是有內篇九外篇十五的著作。內篇第三叫做「明綱」爲什麽要明綱？因爲「三綱爲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第五叫做「宗經」爲什麽要宗經？因爲「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節則可，破道勿聽，必折衷於聖也。」第七叫做「循序」爲什麽要循序？因爲「先入爲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這是內篇中最重要的。外篇裏較可注意者如次：

第八，變科舉。所習所用，事必相因也。

第九，農工商學。保民在養，養民在教。教農工商，利乃可興也。

第十一，鑛學。興地利也。

第十二，鐵路。通血氣也。

第十三，會通。知西學之精意通於中學，以曉固蔽也。

綜覽以上所舉，已可見張氏的主張和立場是怎麽一回事了。惜當時對於西洋文化的認識甚膚淺，對於自己文化的眞正地位亦未明瞭，故所提出的方案有未當。對於這種不當，時賢多已依稀髣髴地感到。惟每以片言隻字了之，未嘗詳道一個所以然。如今我們來試做一番檢討的工作。

二

我們首先須弄清楚的是：什麽是體？什麽是用？這兩個基本問題如再不弄清，那麽，再過若干年，也許我們對於東西文化的輪廓

還是迷胡，內容的抉擇還是混沌，暗中的摸索仍然繼續，同時短期的，表面的，無堅確信仰的向前猛進仍不靠牢。現在我們整個的國家民族，譬如帆船到了凶灘惡水的時代，再也不能像過去的馬馬虎虎了，再也不能因循玩忽了。我們必須看清「水筋」，必須不再走錯路，也必須協力同心地度過這空前的難關。

用根於體。我們知道了體是什麼，則用的問題自可迎刃而解。要答覆什麼是體的問題，須先知宇宙的現象雖繁，然大體可以分為自然的與人事的兩大類。為便於研究起見，在自然現象中，吾人又分為天文的，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在人事現象中，吾人又分為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語言的，倫理的……。對於此等項目雖可愈分愈細，愈便專精，但在明體上，大致不出上述兩類的範圍。其研究的結果，是為種種的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超於科學之上者，是為哲學。

在自然的研究方面，隱伏於現象背後的本體（Things-in themselves，亦譯物如或眞如）究竟是什麼，很難說。康德以為不可知，因其超出經驗的範圍以外，非十二範疇（Category）所能統屬。其可以認識而漸近於眞者為現象及其關係法則，即各科學家所發現的種種原理原則。例如開蒲樓（Kepler），嘉烈劉（Galileo）虎克（Hooke）等等先後所發現的力學三律，牛頓於一六八六年正式發表，現代經安斯坦予以修正。這是物理。再如關於星象的開氏三律：（a）行星的軌道不是平圓，是橢圓，太陽居於一焦點上（Les orbits planetaires sont des ellipses dont le soleil occupe un des foyers）；（b）行星運動的規則依照面積定律（Lois des aires），即帶徑（rayon vecteur）所繞過的面積與經歷的時間為正比（Les aires décrites par les rayous vecteurs sont proportionnelles and temps）；（c）週時的平方與長軸的立方為正比（Les carrés des temps des révolutions planétaires sont proportionnels aux cubes des grands axes des orbits）。這是天文。其餘類推。

我們有了物理學，天文學，測地學，氣象學，地質學，地理學，化學，鑛物學等等的明體，然後纔有航海學，工程學，建築學，農學，冶金學，採鑛學等等的正式應用。假如我們對於自然現象及其關係法則一點摸不着頭腦，那麼，正式應用自無從說起。在我們不懂電學以前，以為雷電是兩事：雷有雷公，電有電母：一個拿錘，一位掌鏡，凶神惡煞，使人怕得要命。及知道了電的區別與其關係法則以後，我們便可以將牠來點燈，推車，傳話，遞信，轉影，燒飯，取煖，熨衣，治病，分解物體，聯合原素，轉動機器……。這是在自然方面明體致用的好例。

在人事的研究方面，明體是認識什麼（To know what it is）應用是評衡應該怎樣（To estimate what ought to be）。例如在政治上吾人本於歸納的結論，認識了（一）除非是聖賢，沒有一人

不濫用無限制的權力；（二）多數人受一人或少數人的無理專制，其中必有厭惡這種統治而生反動者，致公安爲之擾亂；（三）自由可以發展個人的品格，可以助長社會的繁榮。因有此等認識，於是有三權分立，推翻專制，樹立民主政治等等的主張。再如在經濟上我們由經驗知道了合營則費寡而效大，組織增進則效率增加，於是一方面創設生產合作和消費合作制度，一方面力行有系統的分工(division du travail)制度。又如在倫理上我們由現代心理學的進步，明瞭了人性不能定爲善也不能定爲惡，天賦只有若干的可能性或可塑性(plasticity) 於是注意後天種種可以或善免惡的條件，如養育適宜以使身體充分發展，教導適宜以使精神不成變態，習慣要良，環境要好——小之如家庭學校友朋，大之如社會國家乃至於世界，都與個人品格的形成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此外個人還要自覺努力，以恆心毅力來向上努力，然後所期望的美滿結果方能實現。若以爲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是各人固有，那麼非澳亦可有萬千孔孟，何必中國在相當時期始有一二？若謂從人性必出於爭奪暴亂，那麼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昇平景象，必主要在嚴刑峻法下方可能，何以適得其反？孟子說得好：使菽粟如水火，則民可以有仁；養生喪死無憾，是爲王道之始。同理，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這都是後天的關係，不可以不認識清楚。

三

本於以上兩個觀點，回顧我國舊日的學問，便可發現對於自然的研究缺乏，對於人事作客觀地探討者亦甚微。體既欠明，用自難妙。科學是近代的舶來品，誰也承認。我們的墨經上雖有點零星的科學種子（參閱胡適中哲史綱第二二三至二二四頁）但這些種子不幸是湮沒了的種子，既未發芽，更未開花結實。荀子雖嘗講制天而用，有似培根的戡天主義(Conquest of nature) 但他沒有新工具(Novum organum)，致手無斧柯，把龜山沒有辦法，因而一番希望，成爲空想。後來朱子雖也拚命講格物致知，即物窮理——甚至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然結果走錯了路，範圍一縮而只格書，再縮而只格學庸論孟（見致曾元可書）。學問的範圍本如天大，在畫地自限者則僅如院子那麼小。四圍有高牆擋住視綫，這二千餘年以來我們眞做到了坐井觀天的工夫。

這種坐井的辦法，儒家犯了不自知的錯誤，道家則簡直在那裏提倡。老子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四十七章）。莊子說「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其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自得也」（秋水）。我們知道：經驗爲科學的基礎，求智爲科學的動機。循老莊的途轍，自然無緣與賽因斯先生相見了。不幸中國此前的文

化，表面雖是儒家居於首席，骨子裏却中道家的流毒很深。昔人評近代哲學爲儒表佛裏，誠然，但其勢力在時間上尙僅及於一段，在空間上且非全局。我們若總覽上下左右，當謂爲儒表道裏，因其影響除洪昧時代以外，居然貫徹今古，普及於貴賤貧富。此前的中國人，依個人的觀察，除開很少的例外，道家思想已不自覺地成爲我們的骨血肉了。說得過度一點，就是死後燒成灰，抓一把來聞一聞，其中也有黃老的氣味。

惟其如此，換言之，即惟其消極思想實際上在中國佔了絕對的優勢，故儒家的積極行爲歸於消滅，儒家思想中積極的部份——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因之晦暗不明。一空間不能容二物體，此本理有固然。墨子是東方的耶穌，是人類的瓌寶，是我們黃帝子孫的光榮。循其道進取，我們當早已開展出社會的文化，流動的文化，乃至於類似西洋科學的文化。使其道而得行，我們的文化可不至停頓，不停頓可不至落伍，不落伍則我們昔日領袖四周民族的地位不但可以維持，如今數不淸受不盡的恥辱悲慘也不至有這麼多。然而我們囿於如張之洞宗經的偏見，對他向不注意，直到現代纔有人略加研究。這是我們民族的不幸。再則我們雖自命爲孔子的信徒，然根本却違反孔教的精華——時中——只墨守了其中的糟粕，且迷夢至今未醒，致廬山的眞面至今猶未認淸，這也是我們民族的倒霉。

倫理軌範在學術上屬於人事應用中的一部份，我們的老祖宗留給後代的精神遺產以此爲多，我們可以自豪於人者也幸賴有是。但我們第一須注意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甚至因人制宜，即孔子的因材施教。宇宙是川流不息的，歷史是不重演的。我們的時代與環境，與孔子的相比，大不同了。直言之，體既不同，用卽須異。譬如「五歲之童」應着短褲，成年則褲脚當改爲長管了，決不能一概仍舊。第二，我國因受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的影響，致昔者每不願在人事上先作客觀的明體，然後評衡應該怎樣。西方謂善意的扯謊爲「白謊」，持此以觀，則我們歷代所積累的白謊——例如天王狩於河陽，公子牙被季友所殺而書卒，再如一般的祭文壽序行狀等等——那幾多得可怕哩。我們的出發點既欠牢固，譬如醫，診病既未明，則所計畫的方案自難完全合理。這種不合理的部份，如今必需根據客觀的事實，予以修正。第三，在舊有的方案中，就是還站得住者，也不少成爲具文，這是很可痛心的事體。例如廉，誰不知道？然認眞做到者有幾？再如恥，誰又不曉得？然切實見於行事者又有幾？西方在講仁說義上遠不及我們，然在道德實踐上却超過我們十倍。這是不忍言然又不能不言者。此中緣由，大約有三：一出自四百餘年的八股詩賦論義等空文害了我們；再由於我們的倫理思想，在進化的歷程上，老停滯在家族主義的階段裏；三則我們過於偏重人倫日用，不體對社會與自然作廣大深入的明

體工夫，致急於用而反不得其用。

四

由西方三百年科學發達所得的啓示是：明體愈廣，則效用愈大，明體愈深則效用愈準。現代他們所研討的範圍，一端已到了什麼光子（Photon）質子（Proton）中子（Neutron）正子（Positron），負子（n gatron）等等，一端已到了一百萬光年的距離，人可以看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英里那麼遠（參Slosson: Keeping up with Science pp. 15–18）。結果他們對於利用厚生正德各事，均能作到。我們呢，數千年來都不斷地講我們的三綱五常，然而在災荒饑寒貧病時常交迫之下，社會與家庭的秩序均難勉強維持。結果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也不婦。俗諺道「五日無糧，父子不親；七日無糧，夫妻不和。」「空口袋難站直」（It is hard for an empty bag to stand upright）「餓肚子沒有耳朵」（Ventre affamé n'a point d'oreilles）。聖人是最通人情者，他知道大多數是「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矣。」故要提高國民道德只講綱常不成，此外還有更基本更急切的條件，爲政者有更當加倍的致力處。惜乎我國的舊式學者不明此理，所以老是在古廟中徘徊，不知跑出來向天上地下山巔水涯擴充眼界。例如曾滌笙在勸學篇示直隸士子內說：

爲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爲德行之科，今世目爲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爲文學之科，今世目爲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爲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爲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日接於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者有君臣，有朋友。爲義理之學者，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將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養其身而無憾於倫紀。夫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雖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葛士源：皇朝經世文續編，學術二，頁七至八。）

這裏雖然也說要使凡民皆有以善養其身，但方法呢？便大有問題。走他的那條路，對於所提出的理想很難達到。爲什麼？因爲第一，他把學術的範圍劃得太窄，只故步自封於人事，未及自然；第二，在此甚窄的範圍內，四門學術中就有一半是虛華而沒有出息的勾當；第三，講經濟僅及典册，講義理僅承以向內的心學，而要求的結果却是「唐虞之盛有不能逮，」這未免「所持者狹而所望者奢」應當爲淳于髡所竊笑。他又說：

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略於用耳。

此處混同義理與經濟的不妥且不論，究竟什麼是體？什麼是用？他始終沒有明確的界說。我們強加推測，大約修身是體，濟世是用

——因爲他後面說：「聖人之道，其文經史百家，其業學問思辨，其事始於修身，終於濟世。……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湧而雲興。」——再渾涵一點，聖人之道是體，治國平天下是用。追溯前言，更有以徒善爲體，徒法爲用；形而上的道爲體，形而下的器爲用（見宋元學案卷五十二艮齋學案，薛季宣答陳同甫書）此等見解，薈萃變形而成爲後來第二勸學篇的說法，一種生拉活扯的說法。證據：

（甲）外篇第三「設學」有云：「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爲舊學，西政西藝爲新學。舊學爲體，新學爲用，不使偏廢。……」但在序言內却說：「西藝非要，西政爲要。」什麽是西政？外篇的回答是：「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什麽是西藝？「算繪鑛醫，聲光化電，西藝也。」

（乙）第八「變科舉」有云：「歐公之欲以策論救時賦，猶今之欲以中學西學經濟救時文也。……第一塲試以中國史事，本朝政治論五道，此爲中學經濟。……二塲試以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政如各國地理，官制，學校，財賦，兵制，商務等類；藝如格致，製造，聲光，化電等類。此爲西學經濟。」

（丙）第十三「會通」有云：「中學爲內學，西學爲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經文，而必無悖於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弟忠信爲德，以尊主庇民爲政，雖朝運汽機，夕馳鐵路，無害爲聖人之徒也。」

以上三條，其中有不少矛盾牽強錯誤處，我們無暇一一詳訴，其最堪注意者，作者似乎全不明白西學的用出自西學的體；我們要移植西學的用，便須移植西學的體。否則爲無源之水，容易乾涸。這是在自然科學方面，我們的「中學」昔者沒有那樣的體，也沒有那樣的用。在人事上我們的「中學」似乎有體了，然實則「聖人之道」其中用多而體少，因爲我們老祖宗的精神遺產，大都是些倫理軌範，講應該怎樣——例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如此等等——少是認識什麽。故要有我們「中學」眞正的體，還須得努力作社會的研究，客觀的研究，以期發展社會科學，充實體的內容，然後纔能有適當的用。在這方面整抬別人的東西是不行的，大搬運是不可以的。這是百年以來由經驗所得的教訓。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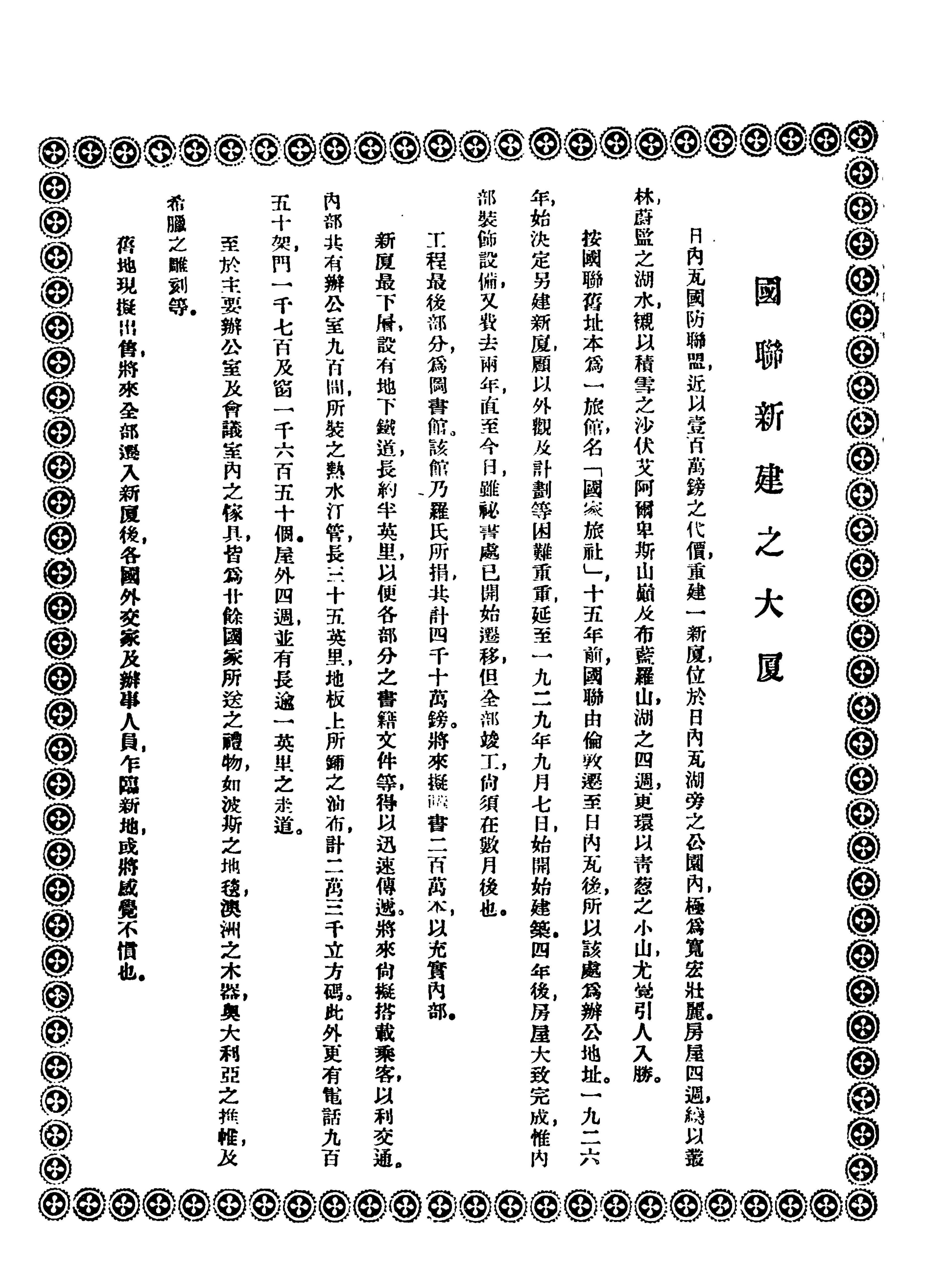
總結起來，鑒於體與用的連屬性，主從性，我們今後學術的正軌應當是也必然是：不但自然科學要積極發展，卽社會事實倫理現象也要努力研究，客觀地研究。西學的用比中學廣，正因爲他們明體所及的範圍比我們大；西學的用比中學精，正因爲他們明體所達的程度比我們深。爲什麽他們能廣能精？因爲他們從文藝復

興以來，不復局於一曲，從中古的經院哲學解放出來，個人活潑自由，大有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之概。爲什麼我們又窄又粗？因爲我們抱殘守闕，好古述古，武斷盲從，牽相附和。我們的中世紀太長；我們的學人，上焉者將心思才力掉向內面作工夫，次焉者消磨於章句訓詁，下焉者竟誤用於起講破題，截搭排比，對聯駢儷，祭竈送窮。我們的思想今猶有不少逡巡於神秘的和前乎論理的（Mytique et pre'logique）階段，他們的呢，早已向前開拔了。以現代而論，大體上他們民族的理性比我們高，經驗比我們多；我們民族的理性比他們低，經驗也比他們少。至於將來如何，那須看我們自己是否不再入迷途和努力於明體的成績怎樣了。

吾人若老囿於狹義的功用主義，抱一種商人的態度，恨不得「一鋤便挖個金娃娃出來，」那麼再過百年，也許我們還是落伍，還是在別人的後面望塵。昔者以爲把形而下者那些事物如堅船利砲等等學過來，則天朝就好了，試問好了沒有？甲午之役，我們的海軍，無論量與質，不是都遠勝日本嗎？然而一敗塗地！在未開戰以前，明見者早已看清我們的人不行。所以他們敢來，所以他們敢於冒一大險而得成功。誠然，我們現在的國家意識比從前進步多了，但比之西洋，尚有遜色。物質建設雖已經開始了，然心理建設則尚未認清途徑。處於當今復古空氣之下，使吾人不禁回顧清季的袞袞諸公，試問誰非飽有中學者？試問他們衛道尊經的結果如何？試問再拿半部論語治了天下沒有？試問干羽格了有苗沒有？翻開近百年史，試問誰不疾首痛心？故迷胡籠統地講體用不成，守舊頑固膠執更不成，只顧目前看得見的功利也不成。由累累的痛苦所得的教訓：是張之洞的那種辦法，其中百分之九十幾都是牛頭不對馬嘴的。

剩下這幾分是什麼？是我們的先民的有些高尚理想還可以保存——例如墨子的兼愛，儒家的大同——中立的科學當用以爲人類謀幸福，不當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下爲億萬生靈造地獄。我們從前富於理想而貧於方法，結果是「不學無術，」徒有空談。西洋在方法上的貢獻算是不少了，但野心的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家只顧他們褊狹的國家利益，不惜蔑視共同的高尚的理想。東非的砲聲未息，倫敦的海會又告無功。努力於裁軍的韓德森已死，威爾遜的十四條誰復措意？行見各國軍備無限擴充，海陸空的立體戰爭倍前凶惡，世界第二次大屠殺的來臨爲期不遠。這是科學的誤用，這是高鼻短腿的愚冥。故我們今後不可閉眼跳巖，不應覆轍復蹈。我們應看着地走，同時也瞟一瞟天。只有站在這麼一個立場，纔可以變相地做到那百分之幾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

廿五，一，十六，於里昂。



國聯新建之大厦

日內瓦國防聯盟，近以壹百萬鎊之代價，重建一新厦，位於日內瓦湖旁之公園內，極爲寬宏壯麗。房屋四週，繞以叢林，蔚監之湖水，襯以積雪之沙伏艾阿爾卑斯山巔及布藍羅山，湖之四週，更環以青葱之小山，尤覺引人入勝。

按國聯舊址本爲一旅館，名「國家旅社」，十五年前，國聯由倫敦遷至日內瓦後，所以該處爲辦公地址。一九二六年，始決定另建新厦，顧以外觀及計劃等困難重重，延至一九二九年九月七日，始開始建築。四年後，房屋大致完成，惟內部裝飾設備，又費去兩年，直至今日，雖秘書處已開始遷移，但全部竣工，尙須在數月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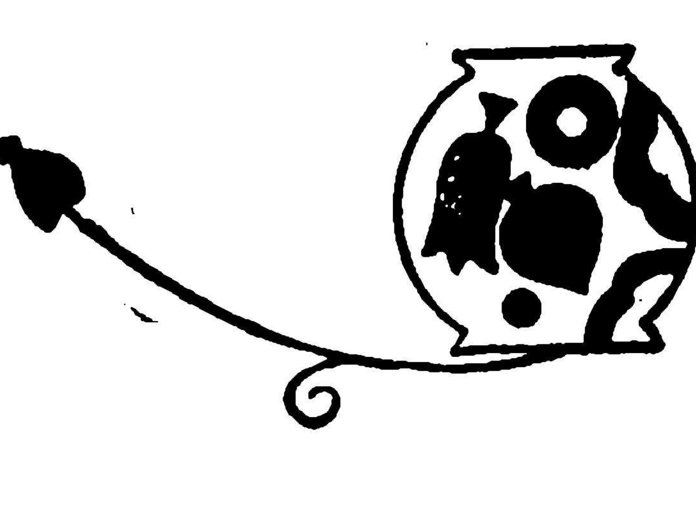
工程最後部分，爲圖書館。該館乃羅氏所捐，共計四千十萬鎊。將來擬藏書二百萬本，以充實內部。

新厦最下層，設有地下鐵道，長約半英里，以便各部分之書籍文件等，得以迅速傳遞。將來尙擬搭載乘客，以利交通。

內部共有辦公室九百間，所裝之熱水汀管長三十五英里，地板上所鋪之油布，計二萬三千立方碼。此外更有電話九百五十架，門一千七百及窗一千六百五十個。屋外四週，並有長逾一英里之走道。

至於主要辦公室及會議室內之傢具，皆爲廿餘國家所送之禮物，如波斯之地毯，澳洲之木器，奧大利亞之掛帷，及希臘之雕刻等。

舊地現擬出售，將來全部遷入新厦後，各國外交家及辦事人員，乍臨新地，或將感覺不慣也。



日本古代與大陸之交通及其政治關係（下）

許興凱

四　神話所見的古代交通——素戔嗚尊的韓土往來

由神話上看來，日本遠古的統治者大概是兩大勢力：一個是由天照大神而神武天皇而現日本皇室這個系統，他們的發源地在南部的九州日向地方，係山地的人。又一個是由素戔嗚尊而大已貴神的系統，他們的發源地在北部的本州出雲地方，或係沿海的人。素戔嗚尊系統的統治較早，而天照大神系統的統治在後，素戔嗚尊系統的統治被天照大神系統的統治所消滅，在神話上說天照大神和素戔嗚尊是姊弟，都是伊弉諾尊的兒子，他們的父親命他們：一治高天源，一治滄海原。「日本書紀」上說：

……伊弉諾尊勅任三子曰：天照大神者可以御高天之原也；月夜見尊者可以配日而知天事也；素戔嗚尊可以御滄海之原也。

據日本神話上說，素戔嗚尊好哭泣，被他父親逐到根國（或庭根國。）根國有人說就是朝鮮。素戔嗚尊和他姊姊天照大神衝突以後，由天上被趕下來，同他兒子五十猛命先到新羅，然後由新羅渡海到出雲地方。在出雲地方娶妻生子以後，又回到根國。由此可見，日本北部的人一定是由朝鮮南部進來的，並且在遠古朝鮮南部和日本出雲地方有很好的海上交通路。「日本書紀」上記載如下：

一閱。夫閉關之切，伊弉諾伊弉冉二神，共爲夫婦，生大八洲國及山川草木，次生日神、月神，最後生素戔嗚神。而素戔嗚神，常以哭泣爲行，故令人民夭折，山變枯。因斯父母二神敕曰，汝甚無道，宜早退去於根國矣。

「日本書紀」上又紀載如下：

一書曰：素戔嗚尊所行無狀，故諸神科以千座置戶而遂逐之。是時素戔嗚尊帥其子五十猛神降到於新羅國，居曾尸茂梨之處，乃興言曰：此地吾不欲居，遂以埴土作舟乘之東渡，到出雲國簸川上所在鳥上之峯。初五十猛神天降之時，多將樹種而下，然不殖韓地，盡以持歸，遂始自筑紫凡大八洲國之內，莫不播殖而成青山焉，然後素戔嗚尊居熊成峯而遂入於根國者矣。

神話上並有一段說天照大神和素戔嗚尊，沒有衝突以前，天照大神把她所生的三個女兒配置在由日本到朝鮮南部的道上，「日本書紀」並記載這道叫「海北道」，即是木宮泰彥氏所說日本海回流上的道。「日本書紀」的兩段記載如下：

乃以日神所生三女，神，令降於筑紫洲，因教之曰：「汝三神宜降居道中，奉助天孫，而爲天孫所祭也。」即以日神所生三女神者使降居於葦原中國之宇佐島矣。今在海北道中號曰「道主貴」此筑紫水沼君等祭神是也。（

在另一方面，「東國通鑑」上記載新羅始祖是由日本渡海而來，可見古代日本與朝鮮南部間有很好的交通。「東國通鑑」在新羅始祖六十八年條上說：

瓠公者本爲倭人，以瓠繫腰，渡海而來。

「大日本史」上又記載素戔嗚尊到根國以後，他的兒子們互爭，其中有一個大以貴神到根國求得他父親的神器而回，遂定天下「古語拾遺」及「日本書紀」又記載大己貴神與少彥名神共同治理天下，後來少彥名神回到常世鄉，（常世鄉有人說是朝鮮南部，有人說是巾國。少彥名神據傳說是大巳貴神在海邊上船裏拾來的。如此，少彥名神一定是大陸漂泊到日本土上的人，後來又因爲爭權被迫離開日本。「古語拾遺」記載如下：、

然後素戔娶國神女，生大巳貴神古語，於保那武智神。遂就於根國矣。大巳貴神（一名大物主神一名大國主神，一名大國魂神今大和國城上郡大三輪神是也）與小彥名神（高皇產靈尊之子。遁常世國也）共戮力一心，經營天下。

「日本書紀」上記載如下：

嘗大巳貴命謂少彥名命曰，吾等所造之國，豈謂善成之乎，少彥名命對曰，或有所成，或有不成，是談也蓋有幽深之致焉，其後少彥名命行至熊野之御碕，遂適於常世鄉矣。亦曰：至淡島而緣粟莖者，則彈渡至常世鄉矣。

「日本書紀」上記載少彥名命（即少彥名神）的來源如下：

初大巳貴神之平國也，行到出雲五十狹，狹之小汀而且當飲食。是時，海上忽有人聲，乃驚而求之，都無所見。頃時，有一箇小男，以白蘞皮爲舟，以鷦鷯羽爲衣，隨潮水以浮到。……此即少彥名命是也。

神武天皇有三個哥哥，最長的五瀨命，東征的時候，受傷而死，其餘的兩位，據「古事記」說，有一位到常世國，有一位到他母親的海原。按照這種說法：大素戔嗚尊系統以外的天照大神系統中也時常和亞洲大陸交通，也就是：無論日本北部和日本南部在遠古和大陸都有很好的交通。「古事記」上的記載如下：

此天津日高子波限建鵜葺草葺不合命……生御子名五瀨命，次橘冰命，次御毛沼命，次若御毛沼命，亦名豐御毛沼命，亦名神倭伊波禮毘古命。（四柱）其後，御毛沼命跳波穗而渡于常世國。稻冰命入于母國之海原。

關於常世鄉有人說是朝鮮南部，有人說是巾國。按道理來講，自然是朝鮮南部的爲是，但在垂仁天皇的時候，日本天皇曾派人到常世國求橘，因爲朝鮮無橘，因此有人說是巾國。「國史略」記載如下：

田道間守嘗奉勅求非時香果於常世國（松苗曰常世國或以爲蓬萊，或爲西海，諸註不香果橘也）及采得歸，上既崩，乃拜陵哭泣而卒。

田道間守係到日本的新羅王子之後，當然是先到新羅，我想常世國大概是泛指亞洲大陸，因爲那時候，日本也摸不清大陸國家的系統。

五　日本古代與朝鮮的政治關係

過了神語時代以後，日本與朝鮮南部間不僅有交通，而且在政治方面彼此互相干涉，因爲那時候，日本和朝鮮都是分爲許多小國，互相爭戰，各國都要求外援而作海外的聯結。日本幫助朝鮮半島南端小國的任那以抗新

羅。新羅則幫助日本九州南部的熊襲以反神武天皇子孫的大和國。

任那的依賴日本在日本崇神天皇六十五年（紀元前三十三年漢元帝竟寧元年）因為任那親日遂與新羅不睦。據「大日本史諸蕃列傳」上記載如下：

任那去筑紫二千餘里北阻海，在雞林西南。崇神帝六十五年秋，其國使蘇那曷叱智等朝貢。或言其人額有角、始至越國笥飯浦，因名其所曰角鹿。土人問曰『何國人也』對曰『意富加羅王國之子，名都怒我阿羅斯等，又名於斯岐阿利叱智干岐，聞日本國有聖皇，是以歸化。至穴門，國伊都都比古紿曰：吾國王也。臣知其僞乃去。所在淹留，經出雲至此』會崇神帝崩，垂仁帝即位，詔阿羅斯等曰令汝早來，必事先天皇，今追取先天皇御名，改汝國名曰彌摩那。（註：按崇神天皇諱御間城入彥。御間城彌摩那國音相近彌摩那後改作任那，音亦通）賜任那王赤絹一百匹，厚賜阿羅斯等遣歸，途為新羅所鈔劉，由是兩國不相好焉。

同時新羅王子也到日本，留在但馬國不去。這當然是新羅和任那兩國在外交上的鬥爭。「日本書紀」記載如下：

三年春三月新羅王子天日槍來歸焉。將來物：羽太玉一箇，足高玉一箇，鵜鹿鹿赤石玉一箇，出石小刀一口、出石桙一枝，日鏡一面，熊神籬一具。並七物則藏於但馬國常為神物也。於是天日槍自菟道河泝北入近江國吾名邑暫住復更自近江經若狹國西到但馬國則定住處也。是以近江國鏡谷陶人則天日槍之從人也。

神功皇后攻破新羅以後，在任那設日本府。這是日本的大陸進出之始、時西曆二百零九年，漢獻帝十四年也。「大日本史諸蕃列傳」記載如下：

仲哀帝九年，神功皇后西征，三韓平底，始置內官家。己巳歲將軍荒田別鹿我別伐新羅，取比自炑，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後又取斯二岐國，卒麻國，古嵯國，子他國，散半下國，乞食國，稔禮國，總曾任那，當日本府，統制諸韓國。又別有王及旱岐各治本國。

以後新羅屢攻任那，日本也時常救援，到欽明帝二十三年（西曆紀元五百六十二年，中國南北朝陳文帝天嘉三年）卒為新羅所滅，日本府也因而取銷。以後日本方面雖力圖恢復，但是始終沒能辦到。「大日本史諸蕃列傳」上記載如下：

二十三年春新羅滅任那，（註：一說曰二十一年任那滅）秋遣大將軍紀男麻呂討新羅問滅任那之罪。三十二年帝崩遺詔皇太子曰：『朕疾劇，以後事屬汝、汝須伐新羅，封建任那，使國民更作夫婦如舊日。朕死無恨』敏達帝即位詔皇子大臣議建任那。十三年難波木蓮子如任那。十四年帝不豫，詔橘豊日皇子曰：『勿忘任那之事，』崇峻帝四年紀男麻呂巨勢比羅夫等將兵二萬餘討新羅軍至筑紫明年帝遇弒崩，是以未發馳驛誡紀男麻呂等曰：『勿以內亂怠外事。』推古帝三年男麻呂等從筑紫而還。

六　神功皇后攻新羅

日本的神武天皇一系本發源於九州，但是東征以後，移居本州的大和地方，九州遂空虛，恰如清朝入關而棄東北的情形。九州南部便為熊襲所據。熊襲係隼人族，也是天照大神之後，但是後來分為兩枝而互相對立起來、即神話上所傳天孫之子，兄弟二人互爭「山幸」「海幸」是也。弟弟借海神國之力壓伏兄長。以後兄長的子孫留九州南部，而弟弟一系即成為東征的天皇天武。雙方本有宿怨。在神武天皇一系勢力大的時候，熊襲不敢不聽命。後來朝鮮半島新羅興起。新羅因為和神武天皇的大和國競爭，便援助熊襲，熊襲既有外援遂反抗大和。日本景行天皇時代，太子英勇、親征熊襲、斬其梟

師這便是有名的日本武尊西征。太子死後。不久，熊襲又叛。到仲哀天皇的時候，再下令征熊襲。仲哀皇后是歸化日本新羅王子的後裔，對於朝鮮南部的事情很熟悉，她主張先攻新羅後討熊襲，仲哀不聽，終致失敗而死。「大日本史仲哀天皇本紀」上記載如下：

會熊襲叛天皇親征舟師直指穴門。是日遣使角鹿令皇后會於穴門。與羣臣議討熊襲時有神憑皇后曰：「天皇何憂熊襲之不服是膂之宍國也，豈足煩兵哉？別有寶國金銀彩色多在其地謂之栲衾新羅國。若能祭我，以御船及穴門直踐立所獻水田爲幣則曾不血刃其國必自服而熊襲亦服從矣。」天皇疑焉便登高岳遙望海曠遠不見國乃曰：「朕周望之有海無國何神誘朕爲且我皇祖諸天皇盡祭神祇豈有所遺耶？」神又憑皇后曰：「我之所見何謂無之以誹謗我言。汝言如此則汝不得其國今皇后有身其子當得之。」天皇終不聽討熊襲不克而還。

天皇身忽有痛。六日戊申崩於橿日宮。

仲哀天皇死了以後，神功皇后秘不發喪，馬上舉兵攻新羅，新羅想不到日本兵這樣快的到了遂不能不降服。「大日本史仲哀天皇本紀」上記載如下：

皇后及武內宿禰祕不發喪，皇后詔中臣烏賊津大三輪大友主，物部膽咋，大伴武以等（註：舊事部多紀載物邊麻）帥百寮守宮中，密令武內宿禰奉梓宮，自海路至穴門，殯於豐浦宮。皇后傷天皇不從神敎而早崩，欲謝神以得寶國，即令百寮解罪改過，造齋宮於小山田邑。三月壬申朔，涓吉入齋宮，親爲神主，使武內宿禰撫琴，以中臣烏賊津爲審神者，以千繒高繒置琴頭尾而請曰：「嚮誨天皇者何神也？」歷七日七夜，神各告以名。乃從神語祭之。尋遣鴨別討熊襲旬日而服。四月三日甲辰，皇后至火前國松浦縣玉島河上，乃勾針作鈎，以飯爲餌，裳絲爲緡，登磯石投竿祝曰：吾若可得寶國河魚呑之。果獲細鱗魚。皇后謂神敎有驗決意西征。更祭神祇置神田作裂田溝溉之。皇后還橿日浦，解髮臨海曰：吾奉神祇之敎，賴皇祖之靈，欲躬涉滄海以致西征，今濯髮海水，若有驗者髮分而兩。即投海濯之，髮果自分。皇后隨爲兩髻，謂羣臣曰：「興師動衆國之大事，安危成敗，必在於斯。今有所征伐，以事委羣臣。事若不成，罪歸於羣臣，是甚可傷也。吾婦女不肖，當假狀男子，以資雄略，上倚神祇，下賴羣臣，振兵甲而度險浪，整船舶以求財土，事成羣臣共其功，不成吾獨有罪。」羣臣皆曰：「皇后爲天下計，臣等敢不奉詔。」九月十日己卯，令諸國繕船練甲，久之兵衆不集。皇后謂此必神之意，因建大三輪社，奉刀矛以祭，軍衆自聚。乃卜日刻期，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內顧，則必爲敵擒。寡而勿輕，強而無屈，奸暴勿赦，降服勿殺，勝者必賞，走者必罪。」時有神誨曰：「和魂從玉體以護壽，荒魂於先鋒而導舟師。」皇后拜命因以依網吾彥男垂見爲祭神主。此時皇后適當產月，乃取石插腰，祝曰：「願事竟還日，娩於茲土。」其石在伊都縣，後人傳爲「鎮懷石」。（註：按萬葉集鎮懷石兩顆在筑前怡土郡。深江村子負原。或曰在肥前彼杵郡。古老相傳皇后袖之爲鎮懷。古事記曰：所纏御裳之石在筑紫伊斗村。釋日本紀引筑紫風土記筑前風土記並曰在怡土郡兒饗原）請和魂以鎮船，荒魂爲先鋒。十月三日辛丑，遂發和珥津。（註：古事記曰：皇后從神敎以眞木灰實瓠，多作著比羅傳，淨之海而度。）大魚夾船，風順船迅不勞檝櫓，直抵新羅。船激海潮，浪逮其國中。新羅王波沙寐錦（註：一本作宇流助富利智干）大駭曰：「神兵不可敵」即封圖籍素組面縛請降。或言誅之，皇后曰：余承神敎，爰征西土，爾下命三軍，勿殺自服，今既得國人亦降服，而殺之不祥，乃解其縛，釋爲飼部，遂入其都，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以所杖矛樹之新羅王門，以爲後世之證。其矛相傳在國門云。新羅王以波珍干岐微叱己知爲質，因獻金銀彩色綾羅縑絹等八十船。從是新羅調貢以八十船爲制。高麗

百濟聞新羅降，密偵吾軍勢，度不可勝，亦來降，叩頭曰：「自今以後永稱西蕃調貢無闕」因命定內屯官家（註古事記曰以百濟國爲渡屯家）於是三韓悉服，祭荒魂以鎮其國，振旅而還。

關於神功皇后力主攻新羅的原故，是因爲新羅助熊襲這一點，日本史書並不多見，祇有載在「日本政記」上敍述如下：

夫熊襲反，雄長西偏，以景行與日本武前後討伐，而其蟠根餘蘖終不可拔者，賴有新羅爲後援也。

七　朝鮮半島上的縱橫

朝鮮半島經過神功皇后這一次武力，自然暫時的屈降於日本。但是，新羅對日本時叛時降，總是取敵對態度。這時候，朝鮮半島上有三大勢力：一個是北部的高麗，又兩個是南部的新羅和百濟。日本援助百濟以制新羅，新羅又結高勾麗以抗日本。其中尤以新羅和百濟衝突爲最烈，日本也曾出過幾次兵，但是，究竟鞭長莫及，而且日本的內亂，也漸漸發生了。「大日本史諸蕃列傳」記載如下：

丁卯歲，使久氏彌州流，莫古朝貢。時新羅貢調使亦來命勘校二國貢獻物。新羅貢物多珍奇，百濟貢物甚劣，即詰問使者。久氏等對曰：臣等失途至沙比新羅，新羅人拘囚三月，殆將見殺，久氏等仰天咒詛，新羅怖而不殺，劫奪我貢物，換已賤物，且脅曰：「若泄此事者還日必殺汝等。今日幸得不死者固大國之威也。」乃召新羅使責之。復詔千熊長彥如新羅，責讓其王。己巳歲，以荒田別鹿我別爲將軍討新羅。久氏等從之至卓淳國。荒田別等以兵少遣沙白蓋盧徵軍於百濟。百濟使木羅斤資，沙沙奴跪，領精兵來會，俱擊新羅，取比自炑，南加羅，㖨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移兵西至古奚津，屠南蠻忱彌多禮二城，以其地賜百濟。於是百濟王肖古及其子貴須帥兵來會荒田別等於意流村。千熊長彥亦自使於新羅，來會於此，荒田別等帥師而還，千熊長彥與百濟王俱至其國，登辟支山盟，復登古沙山，與坐磐石上，百濟王盟曰：「藉草爲坐，恐見火燒，鋪木爲坐，恐爲水流，故今坐磐石上，自今以後，千秋萬歲，常稱西蕃，春秋朝貢，無闕無懈。」乃使久氏等從千熊長彥入朝。皇太后問久氏等曰：「海西諸韓既賜汝國，今復頻來何也？」久氏等曰：「天朝鴻澤遠覃，吾王不任感戴故因朝使還，遣臣久氏奉謝聖恩。」皇太后悅，增賜多沙城。明年復使久氏朝貢。皇太后使千熊長彥於百濟宣慰曰：「朕祇奉神祇之誨平定海西諸韓，今王克修職貢，屢輸忠誠，懇款之至，朕甚嘉尚焉。乃使千熊長彥往述朕此意，王其能保封疆，永敦好聘。」百濟王父子稽顙伏地啟曰：「大朝鴻恩重於天地何日何時敢忘之哉？聖皇在上，明如日月，今臣在下，固如山岳，永爲西蕃，世世勿渝。」

後來，新羅又不向日本朝貢，於是日本又派將征新羅。在神功皇后一代凡三次攻新羅，「大日本史諸蕃列傳」上記載如下：

壬午歲遣葛城襲津彥將兵責新羅闕貢。

「百濟記」上記載襲津彥攻新羅事則說他歸順了新羅。

新羅盛飾美女二人，迎襲津彥，襲津彥納之，無復進討之意，卻爲新羅伐加羅國。皇太后大怒，命木羅斤資等，安輯加羅。

因爲神功皇后，三次攻新羅，因而使朝鮮半島被日本武力所屈服，神功

皇后的兒子應神天皇卽位以後七年（西曆二百七十五年，晉武帝咸寧二年）高麗人百濟人任那人新羅人都向日本朝貢。「大日本史應神天皇本紀」上記載如下：

七年丙申，高麗，百濟，任那，新羅並來朝使武內宿彌領諸韓人作池因號韓人池。（註：古事記作百濟池）

但高麗和日本究竟是平等地位，在應神天皇二十八年秋，日本史書記載高麗朝貢，但又說表文無禮，足見高麗對於日本並不是眞正朝貢。我們再看古事記上以「韓人池」爲「百濟池」一項，更可以懷疑了。「大日本史諸蕃列傳」上記載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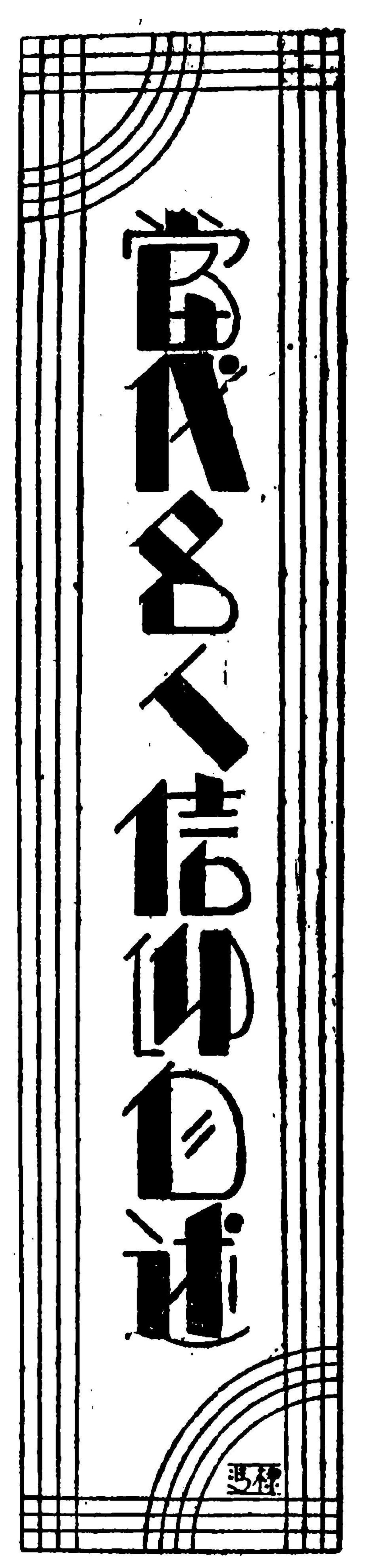
應神帝七年朝貢大臣武內宿彌役其人作池因號曰韓人池二十八年秋，遣使朝貢，表文無禮，皇太子怒裂破其表，責還使者。

使役朝貢的人作水池，這恐怕也是一件不近情理的人。日本舊史家和中國一樣，也是自誇的很。

不過百濟和日本的關係，良好的時間較長。在應神天皇和雄天皇的時候，均遣女到日本的後宮入侍，因而發生血統關係。中國的文化由百濟傳入日本也最多，因而使日本脫離部落政治，逐漸模倣中國，形成封建的國家。

賊犬

柯龍（Cologne）地方有一竊賊，利用訓練成熟之犬，偸取麵包，頗爲成功。該賊每早立於街頭隱僻處，遇有麵包公司送麵包之童子至，俟其入內，卽以暗記令犬前往竊取，每日掉換地點，故不易爲人所識破。嗣被竊者合力偵查，隨時留意，祕密始被發現。犬而爲賊，亦爲竊盜中之別開生面者矣。



三　喬治·納桑

George Jean Nathan

歐陽采薇譯

說明我自己所信仰的，却絕對不是我的目的，去推理或甚而暗示，這份私人的信仰，在哲學方面或情緒方面，有可敬愛處，或者任何人採用牠，是我所處誠願望的結局。我猜想，別人所信仰的，雖然在我看來，常有可反對處，却能扶持他們，盡十分健全的職務，如同我自己的信仰，扶持住我一樣，也能同等地助成他們的自重，快樂，銀行款項，名望，和妻子們對於他們的輕視。除非一個人是賣文為業的文匠，因此是搬文弄字，誹謗自己和出賣自己的人，歸結說來，他的信仰總是並且應當是他個人的私產，如同他的戀愛或內衣一樣，避免掉鄙俗的公衆檢閱他們自己最祕密的信條，眞個有點不細緻，甚至帶粗俗氣，乃是上文所提，職業的文字匠中較含紳士氣的幾位所了解的事實，當他們被雇定寫文給公衆刊物時，充分施用明顯的作態，閃避，和虛假，就可以證明出來。在這種種時會，他們所闡明的信仰，總含有不少的欺詐；表面上，他們宣洩本身的私已話，關於他們自己和個人哲學，許多眞情實話，却都掩藏起來，其中有許多，因為是眞實的，刊印成文，未免太煞窘人，這也是極明顯的。特施些詐小計，所以他們呈獻給公衆一副大膽直爽，穩定不懼的面孔，——却將他們的手指，謹愼地交叉住，藏在背後。假若我們可以稍微信任閒話式的記載，世間從沒有一個賽過盧梭的說謊者。假若我私人方面，因為長時間相處略微知道有許多作家們，慣於當衆宣露他們的信仰，我也敢向你們擔保，盧梭的魂靈仍然存在着呢

我雖然不願意充做一位逈異尋常的吐露眞言者，而且坦白地說，我懷有幾種信仰，自一位非正統血系的叔祖，遺傳得來的細緻性，以及對於警局的疑懼，禁止我不加鑒別地出賣，却還有幾種信仰，世間四十餘年的生活，深深浸潤透我的，似乎滿可以合法地談談。第一件，約束人生和行為的一切哲學中，只有快樂至上主義學派（Cyrenaic academy）所倡導的哲學，稍微範圍一下，最使人滿意，最易實行，並且最能產生任何眞正的快樂。超乎其他一切信仰之上，我最相信快樂主義，牠以些少的利他主義，調和一往直前的自私主義，半以理智半以情感，約束牠的種種享樂，——依時會的各種奇趣異致而變化，——尾隨嚴肅從事辛苦做成的工作之後，潺潺地往上湧出。在我看來，娛樂和我自己私人的快樂，——僅僅偶爾和別人的合作，——是我所認為有點價值的一切。我也相當地明白，假如說全人類的快樂和福利是我最關心的，最能給予我心驗多量快樂的，無過於使別人快樂一事，我願意很高興地，犧牲我所有的每一分錢，或許再添上一隻腿吧，只要能給最近幾次

阿非利底（Afridi）劫掠後，印度所殘餘的，貧苦傷毀的人們，帶去些許的愉快，假如這樣說法，將要顯得我是一位完美多多高尚多多的人物，可惜我不會做僞君子。說實話，人類的快樂和福利，不屬我這行管，我十分地願意將他們交托給各種各樣的職業的傳道士，我力量所能做到的，只是留心我自己的快樂和福利。任何其他人士也只能這樣做，除非他是一位幾百萬的大富豪，人生的失敗者，設法隱蔽自己，不去覺察到失敗，就致力於比他本身還更加甚的失敗，一位沽名釣譽者，或一個虔誠服務上帝的人。我恰巧不是這兩種人，——雖然，論到第二項，我決不將自己看做一個驚人的成功者，——因此認爲自己就是够對付的問題，用不着四處張望，找尋別的問題了。

我是自私，並且很可能地，怪惹人嫌，多少由這些話中很不幸地顯出來了。我所能獻做贖罪的話，只是別的人們，大多數也都如此，假如你深深地研究他們，並且不注意他們利他性的面子話，一直看透他們的心。雖然經歷多多，我還須去尋找並且親切地認識一個人，在任何方面有用，而不最先想到自己的。他會扔兩毛錢到乞丐的帽子裏，（當有人看着的時候；）他會有溫雅的態度，他會時時刻刻遵守規矩，他會和藹，大方，殷懃，輪到他的時候，他會買酒，他會小心翼翼地有禮，體貼，表面上惹人喜愛。但在此一切掩蔽之下，他的第一份興趣，體貼，和愛慕，卻留給他自己了。先想別人，後想自己的人，可以變做一個慈善團體的領袖，一位有才能的社會主義者，或公衆宴會時首席榮譽客人，但永不能變爲一個偉大或成功的藝術家，政治家，或甚至於牧師。

快樂是每一個普通人的目標，因爲很少的人能够快樂地死去，人們所能希望，努力，和祈求的頂點，只是生命中暫時的快樂，只要命運許可的話，次數越多越好。娛樂任憑牠何種何類，好比沙漠中的清泉。牠是勞苦與痛楚的美麗而短暫的報酬，沒有別的報酬了，除非那般依然愚昧的人們，才能相信未來，天神的玉液瓊漿，翩翩可愛的天使們，永恆的蔚藍色的天空與和平，金弦竿的妙樂，照我自己的哲學看來，這一切都是太縹渺不可即了。我情願相信更眞實而可見的 Grand Montrachet 美麗的少女們，地中海海岸，和此時此地的交響樂樂隊。

什麼組成娛樂和必然的快樂呢？各人從其所好。我的生活呢？職業方面和閒暇時間，大抵都從事於文學，戲劇，批評，音樂和藝術，同時相當地，小心地，注意到一種不過量而又能暢懷的飲酒，有一個時時增添的酒窖做保障，牠總洋洋自滿地，打算定不遵從憲法第十八條，（註：美國憲法第十八條爲禁酒令。譯者。）調製合宜的食物，自私因而有趣味的友伴的交遊，和婉女子的款款言談，以及避免任何及一切事件，會擾亂我心地的恬靜的。一個作者的生活，在我看來，似乎總算很好，如同任何低級人物所能希冀的。辦公室帶在帽子上，工具在口袋內，上司是他自己；他是了無羈絆，自由自在，不受時間拘束，也不受任何管轄。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不管怎麼不合時宜，欠缺愼慮，麻煩，別種工人做了，會被快快革除的事，他卻反而得到優厚的酬金。他能藉着辯論，保持心靈活潑生動，並享受到使才智較差的人守分誠掛的快樂。用比較微少的工作和安閒的時間，——假若他有天才——他能獲得一個很滿意的生計。他不在買賣界中活動，而在思想界中。他用文字交易，他不必拿出一分錢來，因而沒有損失錢財的危險，不比貨物交易，必須先用自己款項支付。如同大多數的藝術家，他一方面快樂，卻得到酬金，其他的人時常只因煩苦，才能得到酬金。不論嚴肅或歡笑，他總是世上的遊戲人物，別人替他辛苦，額頭流着汗水。

我雖是這門手藝中，一個很卑微拙劣的分子，並且還要進展不少的程途，才配得起藝術家的名稱，我仍然能够領會到一位眞正藝術家所享受的，超越別人的極大的利益。第一，他有輕藐的心情，人類自己製造和維持的，最有價值的才能；第二，他有自由，獨立精神，和意志自主——比任何其他人士

更多。第三，何時何地，他都能保持本來面目。喜歡工作時，就工作，喜歡閒散時就閒散，他能高傲地與政治及諸如此類的俗人們的卑鄙的瑣務隔絕。他總能任憑己意，選擇朋友，不照通常人必須留意事業方面的關聯和勢力；他不小心，也無妨，不致妨害工作；他能痛駡世人，還招惹他們的歡喜。假若任何人有機會，在世間得到快樂，佔據最優良位置的人，必是藝術家。

雖然我自己必須勤苦工作，無疑地由於技能貧乏，我却不相信，工作太辛苦是好。工作最勤苦的人，乃是，並且應當是天生成的書記，計賬員，工人，和這類可憐的，無能的人和奴隸們。才能較高的人應當能够，並且賦有特權，比較舒適地處置生活。在連續工作中，度過一生，是白糟塌了生命，除非一個人傻到如此地步，竟將過分頌揚而惹厭的訃聞，認爲豐富的報酬。假若要指出一個人，如同俗語說的，工作到死，我將指給你看，一個絲毫沒有幻想力的呆子。世間有許許多多的娛樂，一個人應當充分享受到。大概只曾有過兩個人，他們在這個世界，得到權勢和榮譽，而不抽出許多時間到游戲方面，並且這兩個例外者，有一個被猜疑，因爲他特別嗜好和禽鳥接近，關於其他一個，至少有一部分的故事，幾百萬的人們，還在偵察探訪着。

已故的哈東·錢伯爾斯，(Haddon Chambers)劇本裏一個角色輕描淡寫地說：「工作是爲工人的。」錢伯爾斯，雖是一個英國人，却曾對我說過他爲這個句子，乃爲美國人立一個隔音式的經訓。關於工作，我所信仰的，恰如飲酒一般：應當用得適量。

我信仰大學訓練，而不信仰大學教育。我從個人經驗得知，後者價值很少；前者灌輸些知識，關於閒暇的價值和利用，稍微高超的安適和恬靜，以及對於忿怒，採取幽默的觀點，不是沒有益處的，不管後者會採取怎樣的形式。

我信仰獨身的情況，至少直到五十歲時。此後，一個男子或可從婚姻中得到益處，以前却決計不能。贊成早婚的理論，大抵都是自以爲人類中較純潔者所提倡的，在我看來却是特別的淫猥，並且那些不淫猥的，又空洞。青年生理方面較強，因而推論，戀愛才能也較高，乃是主要理論之一。雖然很知道任何美滿的婚姻關係中，性的重要成分，在我看來，這片意見似乎又不合論理，又不高雅的，因爲牠主張着，兩個人在其他一切方面，或許彼此很不適合，——精神方面，知能方面，社會方面，和經濟方面——却僅僅因爲他們生理算術的技能，就可以被介紹同意和贊揚作爲終身伴侶。另一套辯論乃是，一個男子應當乘他性格還可鍛鍊的時候結婚，卽是在他的種種習慣固定以前——換句話說，一個男子性格的鑄鍊，他的精神和將來，都應當交付給一個女子，而不交付他自己。直到五十歲時，一個男子應當單獨對他自己和工作負責。一個妻子，任憑怎麼同情，忍耐，和可愛，就因爲她的同情，忍耐，和可愛，反倒是一個太有趣，太適意的分心物。五十歲時，一個男子大概已經完全學習成功，而且充分攷察出來，他的職業和事業的種種可能性和潛伏性。這個時候，也只有這個時候，他才應當考慮婚姻。在那個歲數或以後所訂的婚姻，結局不圓滿如意的，簡直是絕無僅有。大多數發生波折的婚姻，都是早年締結的。

我反對一切改良和改良者。依我看來，世界的現狀，已經够美麗，有趣，而且快樂了。只有那般人，他們本身有欠缺，他們缺乏聰慧，幻想，幽默和機智，將世界豐富而愉快的汁液擠軋出來，游泳乎其間的人們，才會覺得牠有欠缺。我贊成諾門·烏格拉斯(Norman Douglas)的話：「我不是做成改良者的資質，我寧願做淸道夫，而不願任意採用那種干涉態度。改良人類者，十分之九，只是搗亂的人和騙子。我不想再凑個數。一個改良過本身的人，對於改良他的鄰人方面，已經充分幫忙了。」

雖然我不愛錢財，並且承認那稍帶自負性的誇口話，不曾有意寫過一行文章，心裏想着牠的可售性，我却也不裝腔作勢，或傻到那種程度，會做出輕藐錢財的神氣。袋裏有錢的人，不僅享受一種沒有錢的人得不到的權力；他也能够更審愼地，更獨立地，更眞實地，更成功地，做他那份世界上的工作。

現時生存的最好的藝術家，正在做最精美作品的人們，毫無例外，都是不再憂慮錢財瑣事的人。他們已經先留意那層了。一個貧窮愁困的人或許會寫一本好書畫一幅好畫或者作一個好樂曲但是記載方面暗示着現時他很少想再做一件作品了。

在我看來大聲疾呼，宣布他們敬重眞理的作家們，似乎時常只是對於自已喜愛的謬見，鬧嚷嚷的愛慕者。至於我呢，雖然同等地敬重眞理，我卻坦白地自認，我不知道，關於大多數的事件，眞理，最後的眞理是什麼，並且——像前面提及的我的同事們，——將種種疑團和疑懼，隱藏在自慰的並且，我希望有時使公衆更信服的，英文文字的轉弄中，偶爾充實些自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印度文中借來的，多少有點花梢的字眼。如同大多數人一樣，我最肯定地相信自已的觀念，不管錯與對。任憑別人怎麼想，在我看來，這些即是眞理。只要我澈底相信一件事，任何人不能改變我的信念。

流行的美國的文學派別，諷刺傷感愛情和羅曼司，在我看來也似乎是低賤，欺騙和愚蠢。我曾經說過多次，美國人普徧說來是最多情善感的人，卻慚愧有那份情感，而且，如同一個頭髮日漸稀少的人，隨意開種種的玩笑，諷刺禿頭的人們，想藉着貶斥別人這點，能夠隱蔽事實，或者至少分開些令人不安的注意。現時美國最喜冷嘲熱諷的作家們，私人方面，都是些甜沁沁的瓜，快樂而甜蜜地，情感濃厚的丈夫和父親。只是，總像惴惴懷疑，沒有自信心的人們，他們常衆宣揚鐵石心腸的男子氣——按照美國的定義——想將他們的不決斷，膽怯，柔弱，和天生的孩氣，隱藏起來不讓暗中竊笑的婦女們看見。綺妮纏綿的戀愛，乃是帝王，兵士，和藝術家們的特權，牠卻是民主主義者，旅行售貨員，雜誌詩人和美國小說家的笑柄。

我生活和行爲的法典，僅僅是這樣：勤苦工作，玩到合宜的限度，別人好壞的意見，一概不管，永不欺騙一個朋友，當你想吃喝時，揀你喜愛的吃喝，對於任何事件不憤怒，使着煙草保持平和與恬靜，一天洗浴兩次，微微用點山答雅那（Santayana）的哲學，將克羅采（Croce）的審美哲學修正一下，在人生審美面的美麗中自已達到一種實用的能力，至少學會彈奏一種樂器，卻只私下彈着玩，永不許自已想到死，即使是一霎那，永不和任何人爭辯，或設法對任何人證明任何事件，除非得到冰冷堅實的錢幣，作爲這件舉動的報酬，充分利用時間，別錯過一絲一毫，有禮而疏遠地對待仇敵，避免永久困苦的人們，並且，對於人生總感覺滿足，對於自已卻永不如此。對於自已各方面的可能性，有無限的信仰，同時帶着批評態度的估量，和對於自已各種成就的貶抑，自重參合以相當的自剖，貴族精神參合以民主心腸，正直參合以謙虛，或者至少有好禮貌，尊嚴而帶着安靜的笑，榮譽，誠實，和持重；這些乃是人類所能希望達到的最偉大的品格。所以作爲人類一分子，我希望達到牠們。

我反對勢利性，縱令牠帶着各種各樣的，可愛的美國形式。生爲一個美國人，我想我自然並且怪討厭地沾染上些細菌，但我身邊總時常帶着，一大份合用的抗毒素。我對於一切宗教同等看待，因爲牠們給予我的印象，都是同等地空洞。所不同的，只是外層和表面的美麗，或者景象的醜惡罷了。我相信任何男子的生活不能算達到最後的完全圓滿——引證一個匈牙利名人的話——如果他沒有妻兒和家庭，雖然我不會實行過我宣講的話語，無妻無兒，住在一個紐約的分租房，勉強的家庭代替者。（正對着一個好滑的律師們，所住的建築物。）我相信尼采（Nietzsche）的話，雖然我不喜歡怪貪氣地處處把他拉出來，他說得好，只要你被人稱贊時，那就是你還沒走上你自已的程途，祇是順着別人的道上走。有時候也有例外，一個人捨棄他的理想時，才能達到最高點，因爲這個理想以前太過猛烈地驅趕着他上前，所以走到中途，他當然喘不過氣來，必須休息休息。

一個眞理的存活，決不是一個表現任何人於某一時期內，繼續有這個

信仰，只是表現出來信仰這個真理的人在一個不斷的連續中踵接而來，——這段敘述似乎是幾條真理之一，一個謹慎的人可以無保留地說牠是道地真實的。一九一零年我所信仰的真理已有許多我不再信仰了，卻有別人信仰牠——一些可憐的騙子。如此每一個有點什麼好處的真理總繼續存在着，一羣信仰者走出去時，另一羣走進來。

我想，一個人必須極端失望，才能澈底信仰宗教。一個人對於世界的信仰減退時，對於上帝的信仰就增加了。人越快樂，他離上帝越遠。

政治給予我的印象，彷彿是個幻景箱，特別討厭的地方卻由下面的情形得來，即是表演者將眼睛貼近本是看畫片客人所用的小洞的那端。

照我看來，一個社會主義者到監獄去，是最合適不過了。他的一切觀念都是現成的而且十分堅實，所以他不怕單獨。和其他人不同，孤獨不會給他帶來形而上學和哲學的懷疑，憂慮和失望。所以社會主義，如同愛國主義和宗教一樣，是一種防備瘋狂的保險。一個人吞進牠去，就不再思想，就快快樂樂的了。

我想，一個人的愛好，本質不大變更。他五十歲時的愛好，實際還是他二十歲時的愛好，只穿過智慧，謹慎，厭倦之網，滲濾一番罷了。

我以為友朋契合只繫於彼此的弱點。我們最喜歡和我們有同樣缺點的男人或女人。

我總懷疑一個人修養的誠實性，假若他的書架不顯示出來，至少有幾本古怪難懂的書籍。每個道地有修養人的心中總會特別喜好一些書籍，雖然我們之中有一些人看來，或許空洞無價值，不知怎麼卻投合他的私好。

我想真正藝術家沒有一個單純的目標，卻有許許多多的目標；每一個只是道路上的一塊記哩石，而這條道路的盡頭處，總讓他最後安息的墳墓，還有幾哩遠近。只有膚淺的藝術家才把定一個目標，而且時常達到牠。

我發見世界敬重那打碎牠哲學幻象的人，卻輕視那打碎牠情感幻象的人。

我愛慕摩根（J. Pierpont Morgan），對於羅克非勒（Rockefeller）則不然。摩根是吝嗇勇猛，殘忍大膽，公開地貪婪，一點也不裝出偽善的神氣。羅克非勒乃是道德的儒夫用教會和慈善的七層面紗將自己裹紮起來，藉以遮掩住他心靈表皮的真正金黃色。我敬重克里蒙梭，為得他的勇敢的錯誤，而不喜歡威爾遜，為得他的怯懦的精確。我沒有愛國心，因為照我看來，愛國心時常只是無理由地，對於土地比思想更敬重。我相信，一個聰明的男子，值得過十捆美麗的女人，但我寧願和美麗的女人們談聚一晚。我相信，應當在午餐時，約聰明的男子們聚聚。我相信威斯忌和燒酒，對於身體有害，葡萄酒和啤酒比基督教國中藥房所售一切補劑，更有益於身體。我身體的壯健都由於葡萄酒和啤酒，雖然我偶爾喝威斯忌和燒酒，並且發現出來牠們似乎沒有特別的損害，縱然和我所信的相反。我相信禮查·斯特勞斯（Richard Strauss）是惟一豐實的現存的作曲者，辛克萊·劉易士(Sinclair Lewis)是最富識深刻的，美國小說家，現存的政治家，沒有一個值得認真考慮的，斯蒂芬·斐力普斯（Stephen Phillips）是比多數人所想更偉大多多的詩人，歐洲惟一年青朦朧的戲劇家，值得談及的，是佛蘭滋·威斐爾(Franz Werfel)，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是隱藏在黑林（Black Forest）中溪流之畔的某一個小旅店，林德柏（Lindbergh），苛斯特（Coste），柏爾德（Byrd），同那一般人物，只是荒謬無價值的人，世界上口味最好的地方，第一，是巴黎銀行街

診若夫人酒店（madame Genot's），第二是同城萊瑟克街（Rue Lepic）的老男子酒店，（Vieux Logis）斯巴騰布勞（Spatenbräu）是最上品的啤酒，康乃馨的輕微的肉桂香是一切花香中最滿人意的，易卜生後惟一完全創作精神的戲劇家是皮藍德婁（Pirandello）世界上所遺留的獨份的正牌的紳士們，是英國人，體育的游戲是爲儍子預備的，年青的男孩子除外，錢是爲着花費的，不是撈起來的，因爲我們現在都適當地，完全地知道，美國充滿了扶輪社員，岐瓦尼斯俱樂部員（Kiwanians），三K黨員還別提反對酒同盟會，（Anti-Saloon League）基督教婦女節制會，（W. C. T. U.）青年會，美國革命女兒會（D. A. R.），美以美教派節制會，禁酒與公德會，（Prohibition and Public Morals）我們儘可不絮絮談論這層，偶爾寫意地縱容自己放鬆判斷標準，暫時用幻象騙騙自己，使得世界更有趣些，也很好，總之，人人的人生哲學，不管牠是怎樣，只要使他快樂，就極其正當了。

蘇俄向瑞士購錶的波折

最近蘇俄擬與瑞士鐘錶製造公司簽定合同，購買大批鐘錶用器，在國內自行製造之計劃，已成爲泡影。瑞士鐘錶公司，以直接定購雖不能成功，仍希望與蘇俄在商業上取得聯絡，以鐘錶製造樣本，介紹與蘇俄，俾可依樣仿造。但此計劃，又遭瑞士公共經濟部之反對，認爲此舉不啻將瑞士製造鐘錶技術，傳授外邦，殊爲不妥。故該公司已同意取消上項計劃，暫不與蘇俄簽定任何合同。



美國南部諸州旅行印象記

——受奧華——密蘇里——俄克拉荷馬——得克薩斯——

鄺榮祿

一、行程

民國廿四年冬十一月，余因學校感恩節假期之暇，及同學壽君韓君驅車南遊之便，故得參與此行。此行之主要目的乃在參觀得克薩斯州中部之草叉牧場（Pitchfork Ranch），是牧場也，頗馳盛譽於此邦其規模之宏偉，生產之大量，力少而利多，非常人所可想見者。此行往返凡經二千餘英里，縱貫愛奧華，密蘇里，俄克拉荷馬，得克薩斯四州，所見所聞，引起無限感想，自謂有舉以告我國人之價值也。

余等出發於愛奧華州中部之愛姆市，是時爲午後一時也，風雪交加，由韓君駕車，啟行時雖披厚衣，猶感寒冷，幸車內有熱風扇之設備，不至受苦，車較狹小，僅容二人，略可伸足，雖無多轉動之餘地，然精神上甚覺愉快，時或互相談心，時或瞭望野外之風景，時或聽無線電收音機傳來之音樂，意至欣欣然。車行速率平均每小時五十英里，過一鎮而又一鎮，時或行而時或止，至晚七時半已過愛奧華，密蘇里兩州之地而達密蘇里與堪薩斯交界之堪薩斯城，距離原出發地凡二百五十英里，在該城晚飯後又繼續南行，此地較和暖，是時無風亦無雪，星光滿天。美國之交通極發達，即在夜間汽車之行駛者亦甚多，路傍無燈，自靠車上之燈也，黑夜茫茫，前路不可遠辨，燈光所到，每見野兎越途而過，如此情景，眞富有詩意。至晨四時行抵俄克拉荷馬州之一小鎮，我等已甚困憊，决計作二小時之休息，乃進青年會宿舍，房租五角，價頗廉，至六時晨起，朝餐畢，又繼續南行，是時所見與前一日在愛奧華及密蘇里所見者另換一番景象矣。愛奧華與密蘇里之主要農產爲玉蜀黍與豬，此時其地天氣已甚寒，樹葉脫落，衰草枯黃，其地則多爲平原。俄克拉荷馬州則爲牧畜之區，以其地多瘦瘠，不利耕作，南方氣候，雖在冬季，大是宜人，陽光隨處，綠葉成蔭，與在愛奧華密蘇里所見之黃葉遍地風雪飄飄者眞大不相同。行不久，即入得克薩斯州，是州之主要農產爲棉花，牛羊亦大宗。至午後一時抵是州之衛特堡（Fortworth），此地爲韓君之旅途終點，韓君來此爲探友也，在城中約留二小時餘，由壽君駕車與我西行赴是州中部之草叉牧場，此牧場離衛特堡凡二百二十餘英里，計時至晚間可到，是日爲感恩節，牧場主任柏爾君盼我等到場中同度此佳節也，豈料有一段路程正在興工修築，不能快行，致誤時間。美人風習在感恩節日

必食火雞，於是我等亦在半途中之一小鎮嘗此佳味。又行至夜十時許，達一小鎮，離該場尚有十餘英里，我等自料牧場與市鎮不同，牧場面積甚大，凡百數十英里，僅房屋數間，並無燈光照耀，雖到達亦無處找尋，故在旅館留宿，房租七角五分，翌晨又啟行，約八時抵目的地，蒙柏爾君殷勤招待，早餐後轉乘彼之汽車遍遊牧場，為時雖短，所得殊多，又蒙招待午餐，至下午三時離該牧場另行別路回衛特堡。是晚進膳於中國餐館，宿於旅舍，房租凡一元二角五分。翌晨北上，各大城中均略有停留，晝盡夜來，至晚三時許又抵堪薩斯矣，宿於青年會宿舍，房租為七角五分，數天來睡眠不足，旅途跋涉，頗多勞苦，睡至晨十時始起，在城中各處略遊，至下午二時半繼續北行回原出發地，至晚七時抵步，此行程之大概也。

二、草乂牧場

草乂牧場之所以名乃以此場之牛皆誌以草乂形（屮）之烙印。我等於晨八時抵牧場，直趨柏爾君之家，一年青女士應門，後知為柏君兒女輩之家庭教師，柏君與其夫人皆四十許人，甚和藹可親，略談，知我等尚未進早餐，柏夫人即進廚中備膳，柏君在得克薩斯州立農工大學畢業，與上海實業界名人穆藕初先生同學，對於中國人頗有感情，彼甚願我等能在場中作數天之逗留，及聞我等必須於即日晚間趕回衛特堡，甚為惋惜。因牧場面積甚大，而我等最多能在場中逗留七小時，深恐不能遍遊，故彼甚形匆忙，旋即導我等至客房寬衣。柏君所居之房屋甚為精美，客廳客房至為講究，尤勝於上等旅館也。約十分鐘後早餐已備，席間柏君詢及我等對日本在華北之行動有何感想，並先述明彼甚反對日人如此之行動，美國人多半皆享樂主義者，惡戰爭，愛和平，因戰禍一起，成年人皆須當兵，自歐戰以後，一般人對於戰爭皆深惡而痛絕之；故近時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之逞兇，日本在華北之暴行，皆為此邦人士之所不予同情。早飯後即上柏君之自用汽車開行以遊牧場。

（一）牧場之規模

此牧場之面積凡一十二萬二千英畝，岡陵起伏，有 Mesquite 樹區，有槲樹區，有野草區，有農田區，除農田區四千畝外，皆屬天然之野原。場內有母牛三千七百五十頭，小牛三千四百頭，公牛二百二十五頭，為育種用之母牛七十五頭，馬二百二十五匹。場內之牛皆屬 Hereford 牛種，此為最著名之肉用牛。場中有風車及水井各七十個，為牲畜飲水之設備。全場之動產與不動產合算有一百五十萬金元，乃屬於集股經營之企業，由董事會管理，而實際上負牧場之行政權者乃牧場主任柏爾君。

（二）牧場之管理

柏爾君之下有牲畜股主任一人，農場股主任一人，風車管理及修理股主任一人，牧童十五人，工人十名。如此大規模之農場，僅用二十九人之力以管理之，其工作之效率與我國農場上者相較，眞有天壤之別。俄克拉荷馬州及得克薩斯州甚多乾涸之地，不堪耕種，適於為牧場之用。南方氣候，周年溫暖，故牲畜即在冬季亦過戶外生活，春夏秋三季野草繁生，牲畜可自食自長，無憂飢餒。冬季則飼以預儲之乾草。 Hereford 牛體質剛健，適於自食自長之生活，其死亡率僅百分之一。小牛多半於春間產出，是時牧草豐富，母乳甚旺，養至秋間

即行斷乳，冬季飼以農田中所產之小麥及乾草。其食小麥之方法甚爲有趣，祇驅牛於麥田間，任其咀嚼，然其所食草僅葉而已，其根猶在，數日後又成長苗，爲下次之飼料矣。飼乾草之方法則用汽車散播於牧場上。此一十二萬二千英畝之牧地中可分爲若干地區，圍以木欄，牛羣不能隨意通過，然亦常由此處而調於他處也。風車設於水井之上，因風之力而使風車轉動，從井內抽水以入蓄水池，再由此池通達於各飲水處，牛於渴時自行到此處飲水，每一蓄水池大概與四五飲水處相連。牛與馬皆食鹽，鹽爲骨格構造之主要成分，故在場內每隔一二英里即置有硬鹽若干塊，每塊約一立方英尺，此硬鹽之製成乃用普通之鹽施以高壓力，故甚堅硬。得克薩斯州之雨量甚少，即偶或有之，鹽亦不易化，而牲畜以舌舐之，可得鹹味，於彼已足。

(三)牧場之生活

牧場中 Mesquite 樹叢生之地甚多，此樹爲灌木，高可六七英尺，爲沙漠地之特產，樹身多刺，牲畜每受其患，以其繁殖甚易，無術以去之。方我等驅車以遊牧場，柏君不循大道而行，偏衝此高與車齊之樹而過，其意則在藉此以少除其害也。樹幹樹枝橫擊車窗甚響，而柏君則全無顧忌，其勇敢之情態至爲可笑。柏君性情豪爽，不事拘泥。聞之人言，南方人大多如此，何與我國情形相類若是耶？

場內常發現有豺，其形似狗，甚兇猛，常嚙死小牛，爲患頗烈。當我等驅車而過，在山坡上見有一豺被毒斃，蓋豺乃肉食獸，以藥盛與肉類，置於山坡上，彼即食之而死。牛與馬皆食草類，故無誤被毒斃之虞。又見野兎奔走於山坡上，至爲有趣。有一狗獾，見汽車來，急奔，趨於穴中，頭猶伸出穴外，柏爾君即停車，舉槍還擊之，果中，縮於穴內，我等趕至穴旁，尚聞穴內之呻吟聲。又聞場內有狼，惜以未得一見爲憾。

場內所養之馬多爲乘坐之用，牧童坐於馬背上管理牛羣，馬鞍之旁必有繩一綑，結成索，若小牛奔逃，牧童可於馬背上索飛縛之，其所乘坐之馬皆久經訓練者，方牛被縛，馬即立定。美國之牧童眞有我國小說中所描寫之飛行大俠之技能也。

三、黑奴之待遇

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南北美戰爭之結果雖曰解放黑奴，其實黑奴至今尙未被解放也。北美與南美之情形不同，北美黑人甚少，而白人亦不奴視之，其謂解放也可矣。南美則逈然不同，黑人之人口甚多，其地位及生活絕無平等之可言。黑奴所做之工作大概皆屬賤役，如廚子，侍者，雜役，園丁，淸道夫等等。在公共汽車及電車上，白人與黑人分坐，車之前半部裝潢整潔者屬諸白人，後半部常汚穢不堪者則屬諸黑人，電影院中亦分坐，學校則有黑白之分，黑人不能進白人之學校，學校之名稱亦特別標明，如「白人某某學校」之類，黑人兒童則另有黑人學校以敎育之。黑白人多不通婚，除非下流社會之人，亦不互爲朋友，若與黑人握手爲禮，則受人鄙視，認爲降低白人之地位。黑人在法律上固被視爲美國之公民，理論上得享有與白人同等之權利，其實社會上成見如此之深，地位竟懸殊若此，而黑人亦安然處之，無反抗之能力。天助自助者，何黑人不自振作若是耶？

四、公路之交通

諸州之地多屬平原，故其公路多取直線，不如我國公路之依山就水而灣灣曲曲者也。其路綫四通八達，交通甚形便利。美國汽車甚多，富有之人固無論矣，即在窮鄉僻壤之窮苦農家亦有共破舊汽車。美國多屬大農制，產物之運送非有汽車必感困難，且用二三十元即可買足供應用之舊汽車一輛，至不用時仍可賣去，致學校之貧苦學生，商店之小店員，郊野外之貧農，皆能享用汽車。因汽車之發達，人力車與自行車幾完全絕跡。公路之建築甚爲完善，路傍符號用以指示路綫之形狀者甚爲明顯。沿途之汽油站甚多，汽油站之功用除賣汽油外且可供嚮導，又有地圖分發。

在公路之傍，常見有貧苦之學生或阮囊羞澀之行客，每見私人汽車之來，即高揚其手以求搭，此已成習俗，名之曰 Hitchhiek ，俗言之，即揩油搭車之意也。駕車者或則嫌孤行之枯寂，或則存心助人，此風大可長。有僅備三四日之食糧而竟能用上述之方法從美東至美西者。

五、僑胞之訪問

美洲各大城中皆有華人，此次南行，在各大城皆略有停留，對於僑胞或則直接過訪，或則間接探聽，知彼等在此經營餐飯洗衣等業。在衛特堡及俄克拉荷馬城兩處皆曾訪僑胞而談，知在衛特堡有華僑廿餘人，在俄克拉荷馬城有四十餘人，皆云生意蕭條，今不如昔，前途甚不樂觀。彼等皆來自廣東之四邑，與記者同鄉，無言語不通之苦，同話故鄉風土，別有情趣。僑胞之國家觀念甚重，皆以「國是」相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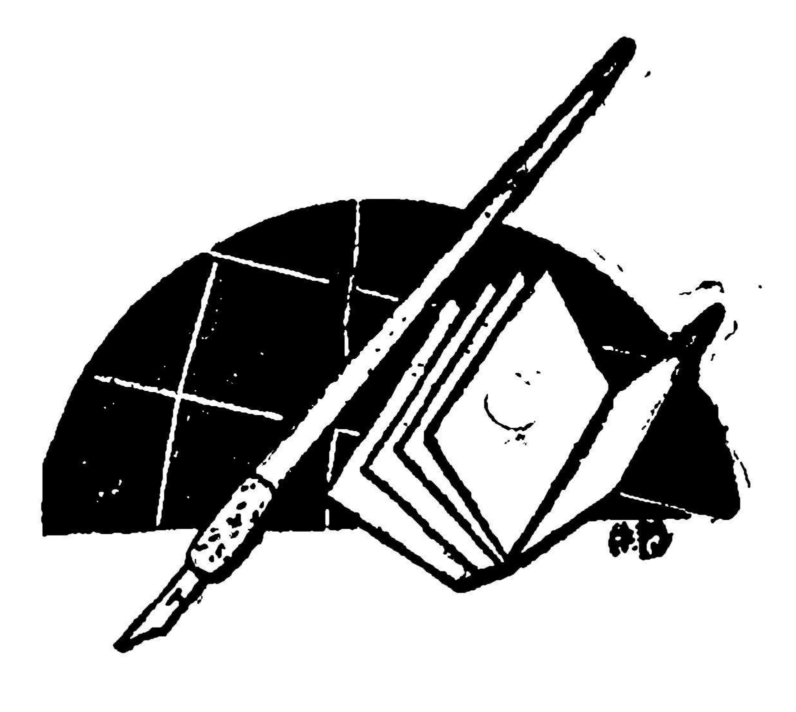
六、市鎮之所見

沿途所經之小市鎮甚多，其情形大概相同，教堂，雜貨舖，藥房，餐館，及汽油站等在所必有，甚與中國鄉間之小市鎮及墟相似，所不同者在中國則無裝璜華麗之洋房，無清潔闊大汽車可通之街道，少有教堂，無汽油站。此處之鄉間人有於星期日赴市鎮之習慣，當我等於是日通過各市鎮時皆途爲之塞。而星期日則爲休息日，各商店皆關門，街道上幾無行人踪影。此時正值感恩節，街道上皆懸掛綠葉及彩色紙所做成之花帶花球，深感美國人宗敎生活之意味過重。

七、記後感言

記罷，不禁長嘆，西方人重物質文明，而中國人重精神文明，數千年來精神文明之結果竟至國家危於旦暮。老子曰：「古之所以爲國者，雞犬之聲相聞，其民老死不相往來」。而數千年後今日之中國尚近乎此種情形，豈不可哀！中國之大患在於交通之不便，試觀各地民情之差殊，方言之歧多，天災之奇重，軍閥土匪之割據，可以知之矣。倘交通便利，人民易於移居，各地民情得以互相調劑，言語易趨一致，天災之來，施賑甚易，自不至於屍骸遍野，軍閥土匪亦不難於征剿，故發展交通事業實爲興國之第一前題也。

書評



評「先秦諸子繫年」

（錢穆著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鄧恭三

（據錢先生說：此書本名「先秦諸子繫年」，後被書店誤題爲「先秦諸子繫年考辨」。）

一 泛論

現代中國的史學家，在大體上是可以分作三個系統的。一派是絕對的信古家，相信一切舊有的傳統的記載，終日憧憬於唐堯虞舜的垂拱和揖讓的盛景。一派是絕對的疑古家，意欲推翻一切古史的記載，以爲那只是些傳說乃至神話的堆積，應澈底加以肅淸。另一派是考古家，對於古史的眞僞，要憑了地下發掘得來的材料而加以判定。於這三者之中，本書的著者錢先生幷不隸屬於任何一派，他信古，但他確定所謂唐虞盛世只是出於儒家的理想，而不是歷史上的眞實事件；他疑古，但他承認遠古史的傳說也自有其來歷，因而幷不否定唐虞舜等之確有其人；而對禪讓之說給予以新的闡釋，他考古，但他平素的致力所在，大抵還限於書本子方面，異乎考古家們之專用甲骨鐘鼎等實物作材料。

上述三派的治史態度雖完全不同，但他們之間實有共同的一點，即大都在圍繞着春秋以前的古史兜圈子。其中原因，也許可以分作好的和壞的兩種。好的方面，是他們之所以致力於上古史，乃是因爲上古史既爲中國史的開端，欲探究中國的歷史，自不能不從最原始處着手。壞的方面，一則上古史的文獻特少，材料簡單，問題自易於處理，稍加安排，便可自建一說，自名一家，二則甲骨鐘鼎之學乃是一門新起的學問，新奇可喜而又便於衒衆動人，於是乃有很多人想去佔取這種便易了。

自春秋降而爲戰國，歷史又展開了另一副局面，問題是錯綜紛紜，不似前此之梗於懂理了。而在史事的記載方面，既不包括在「詩亡然後春秋作」的時期之內，而晉之乘楚之檮杌，以及一切列國間的史書，都一併遭了秦火，諸子的著作雖多有流布下來的，但其間高談闊論多而道及其時其地之現實情況者少，且復異說龐雜，是非千百，俱不足以作信史觀，戰國一代的史蹟，坐此而最難着手，遂使在博學如顧亭林，也不能不深致其「史文闕軼，考古者爲之茫昧」的歎慨。現在的史家，對此太費力而未必能討好的工作，自都不缺乏一份避而遠之的乖巧，一般人的研究工作，遂又大多以秦漢史而上接春秋，戰國史便成爲夾縫中的犧牲者而少人問聞。其談及戰國諸子的也

都只注重於各人的思想或學說方面，不是嚴格的歷史工作。而錢先生却人棄我取，以前後十幾年的時光，繼續貫注其精力於戰國史的全面的研究探討，其結果，是完成了現在出版的這部偉著「先秦諸子繫年」。

倘使戰國史在整部中國歷史上并不佔有重要地位，則一般人的疏忽是有理由的，而錢先生的精力也不免有些浪費，但封建社會之由崩潰到結束、軍國組織之由肇造到完成，政治上經濟上思想學術上的許多劇變，都發生在這一期間，因而戰國一代實是全部中國史上一個最重要的「轉形期。」

倘使竹書紀年，戰國策和史記三書中對於戰國時代的記載大體上都完整而且可靠，則錢先生的精力也仍然可說是有些浪費了的。但竹書紀年只到魏襄王時爲止，下去戰國之終結爲期尚遠，且記事範圍偏於三晉，不足備研究戰國一代的全史之用，何況經後人僞竄之後，今本古本是非混淆，至今還有若干待理的問題。戰國策只是戰國末年至秦漢之交的游說之士所雜湊成編的，多有缺乏時代觀念和地理常識的話，信史的成分遠在其小說的成分之下。史記所記戰國時事，因其時正在秦火之後，列國史籍只餘秦紀一種，而竹書紀年尚未出土，故其所據爲原料的僅秦紀與戰國策二種，另外只能再加以所得諸傳聞之詞，戰國策多謬誤，秦的參與戰國國際間的活動爲期甚晚，故從上兩書中，史遷自身也不能明悉當時各國的國情和國際的形勢，因即於世家列傳中包有了不少的衝突矛盾之點，其仿效古代譜牒的辦法，創爲年表月表等而應用於史書之內，深具比較年代學的觀念，爲近世西洋新史學家所僅能及，這是史遷最有功於史學之處，因也大爲史通所贊許，然而因其對於紛亂的戰國史并未具備清楚的概念，故雖有好的表現方法，而對其中的矛盾衝突之處并不能因是而僻除，且反因六國年表等而加大了其矛盾衝突的程度和數量。

利用諸子的書籍，利用一切後代人考訂工作中有關戰國史事的材料，對竹書紀年、戰國策、史記三書的記事，條分縷析以判別其爲眞爲僞，爲是爲非，并明其所以眞所以僞所以是所以非的原故，而對其所忽略了的問題則加以鈎稽抉剔，使晦者顯而沉者著，使戰國史實的眞面貌能從種種霧障中解脫顯露出來，這是着手於戰國史的最首要的工作，而這部「諸子繫年」即正是彙集了這類工作的一大結集。

二　解題

以本書的內容來與本書的題名相比對，我們覺得這書名并不顯得十分適切。它給人以較狹隘的暗示。而其中所考訂、所辨析、所涉及的問題，如前所說，并不僅限於先秦諸子，乃是通戰國及其前後共約二百年的時光中所有的重要史實而加以論述的。如果定名爲「戰國史考異」或許更爲切當一些吧，然是那又不免掩沒了以諸子行蹟及學術流變作爲綱領的那特色了。

全書在形式上共分爲截然不同的兩部分。前一部分是用文字寫成的百六十餘篇的考和辨，後一部分則完全是旁行斜上的通表和附表。而前部的考辨，又依學術上的萌生、醞釀、壯盛、和歸宿四期而分爲四卷。四卷中的標題，幾乎什九是與諸子有關的，凡諸子之已爲前人所詳者，則爲之辨僞發覆，其爲前人的記載所湮沒了的，則爲之摭逸彰幽，蒐羅踪跡，推求年歲，用諸子的書，還考諸子的事，而又用諸子的事，旁證戰國的史。今分別各卷，依照著者於自序中所說的話，作提要如下：

考辨第一卷，以孔門的事蹟爲最多，也間及於與這一期的史事有關的人們，如孫武、陽貨，以及造竹刑的鄧析等。這時期，學術已由貴族的專利品變而爲士庶人的共有物，自由講學的風氣已開，而儒家首起，故定爲先秦學術的萌茁期。因爲孔門的行事，前人的論列已經很詳，所以在這一卷中，只是備采了已有的諸說，折衷去取，擇善而從，其中著者自已的意見較不多。

考辨第二卷，多爲孔門的後輩與繼起的墨家的問題。另外也旁及魏文侯、魯繆公的禮賢，三晉始侯，田和始立，老子之人與書等有關世局及學風諸事。儒家之分而爲兵農、刑法，墨家之起而與儒家相抗，以及諸侯的養士之風和士人的游談之習，都發生在這一時期，故定名爲先秦學術的醞釀期。但與這一時期關係最重大的人物，其事跡多爲舊來史籍所失載，或載而不得其眞，如關於墨子，關於吳起，關於老子等人的問題，莫不皆然。但這些問題若不得適當的處理，則這期的史實也便無從理整，因而在這一卷中，在緝逸證墮、鈎沉索隱的工作上，著者實用了最大的精力。

考辨第三卷，起商鞅入秦，終屈原沉湘，中間所涉及的問題和人物均特多。時事則魏攻邯鄲，逢澤之會，馬陵之戰，徐州相王，齊人兩次伐燕，五國相王等等；人物則商君、孟子、申不害、楊朱、子莫、白圭、屈原、莊周、惠施、匡章、蘇秦、荀卿、張儀、淳于髡、宋鈃、尹文等等；而又兼及於齊國稷下先生的制度等等。這時期，儒墨已衍化而爲百家，橫議羣起，異說紛呈，故定名爲先秦學術的爛漫磅礴期。

考辨第四卷，自春申君、平原君而下，對愼到、田駢、接子、公孫龍、鄒衍、魏牟、虞卿、孔穿、陳仲子、魯仲連、李斯、韓非、龐煖、劇辛、鶡冠子、呂不韋等人，均一一加以考論。這時期的學術，因經過上一期的分化漫衍，又逐漸在互相影響互相橘取之下而大都精深化系統化，向心的表現代替了前期的離心的趨勢，一方面有鄒衍的糅合儒、道而爲一的陰陽學說，一方面有呂不韋收攬各派一爐共冶的企圖，這都足以見學術上自然的趨嚮所在。而在政治方面，荀卿以來的儒術統制思想，到韓非李斯二人便變成了摧毀一切學術思想的法令，在與統一的政局相互作用之下，於是而演成焚書阬儒的事實，所謂戰國各家的思想便隨了戰國的命運而一併告終，因名此期爲先秦學術的歸宿期，而考辨至此也便告了終結。

後一部分的表，計爲通表四種，附表三種：

通表第一，起周顯王二十一年，迄周敬王四十一年，凡七十二年，其時代與考辨第一卷正相應，也可說是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最後一段改排而成的，二者格式也全同，只不過這裏所列載的是魯、齊、衛、宋、鄭、陳、蔡、楚、吳、九國的事情，晉、秦、曹、燕、四國是被删去了。

通表第二，起周敬王四十二年，迄周烈王五年，時代與考辨第二卷正相應，也可說是將史記六國表的上半段改排而成，唯其所列載的國家，較六國表增多了魯、宋、晉、越，而删去了秦和燕。

通表第三，起周烈王六年，迄周赧王十四年，時代與考辨第三卷正相應，也可說是將六國表的中段改排而成，唯較六國表增多了宋國，並删燕而附於齊，增越而附於楚。

通表第四，起周赧王十五年，迄秦二世三年，時代與考辨第四卷正相應，也正是將六國表的末段改排而成，所列載的國家也與六國表全相同。

附表第一爲「列國世次年數異同表」，依考辨所得的結果，將秦、魏、韓、趙、楚、燕、田齊、齊、晉、魯、宋、鄭、越十三國國君世系及其在位年數，分列於內，而首繫之以周王的世系及在位年數。

附表第二爲「戰國初中晚三期列國國勢盛衰轉移表」，每期都扼要列舉其大勢，以表明前後各期中各國的盛衰和國際局面的變換，並以明先秦諸子學術思想之所以演變的背景。

附表第四爲「諸子生卒年世先後一覽表」，諸子的生卒年歲，雖均已見之於考辨，列之於通表，但考辨則因事裁篇，通表則人事參差；年代既多，頭緒仍繁，故又特行提出，製爲簡表，以便稽覽。

三　略評

在這部書出版之後，因其內容所包羅的問題之宏富，無疑地將引起史學界的一番討論。更因爲在這一百六十餘篇的考和辨中，有時候著者是在

細心地考證，而有時候却只是憑了大胆的假設。考證的精微處自會折服人們的心和口，而其假設下得太大胆子的時候，也自不免令人發生疑心而對其結論難即接受。但著者是一位最謹嚴的史學家，他能始終窮究着全部史實的演化線索而去處理某一特定的重大或細小的問題。在這裏，我們試略舉幾例來說。

孔子誅少正卯一事，歷來的懷疑者很是不少，然而其中有的人僅用一句「古者刑不上大夫」的話而推出否定的結論，有的人僅以子產之不能誅公孫黑爲例，而證明得君不及子產的孔子，當更不能有誅大夫的事。他們的最大的前提，都是相信了史記中少正卯爲魯大夫的記載而來。但荀子書中的少正卯，却僅是一位魯之聞人，則史記中爲魯大夫之說未必有據，那麼，以爲司寇的孔子而殺一沒有職位的在野士人，是否可能呢？以上兩種駁語至此便將全然失效。著者於此，却從歷史上找明了誅士之意至趙威谷方有，誅士之行至齊閔王時方有，到荀卿方盛唱誅士的議論。是則孔子時之絕不會有誅少正卯的事情發生，初不必因少正卯之身爲大夫方然，因而這裏的結論雖也和以前的梁玉繩、崔東壁諸人相同，而其所以得此結論的方法則高出乎梁崔諸人之上而倍覺穩妥了。

另一例證是卷三中的蘇秦考一篇。這篇的文字很長，而其關係於戰國史實的也最大，著者於此也是用了最謹嚴的方法，依據戰國各期的世局，推求從衡學說的背景，以判定蘇秦張儀的各種故事是否眞如戰國策和史記所說。對於蘇張的說詞，過去也常有人懷疑過，如全謝山氏即於經史問答中謂爲多出於不知地理者之妄說，但他們僅是從整個的合從連衡故事中，摘取了一枝一節而加以攻論，對於故事的本身，却幷不懷疑其爲全然是妄誕不經之談。著者首以稱王的先後證明了戰國初期的強國爲數不止於六，而國際間霸權之轉移，乃是由梁的獨霸而漸至齊梁的分霸；秦之稱王乃在其既得河西地後，而其得與齊梁三分霸權，乃在惠施張儀相繼在梁用事而秦之反間術得售之後，至是時，梁韓二國的太子入朝於秦，梁韓的勢力方折而居於秦人之次。但其時齊國的聲威尚遠出秦國之上，則在史遷所定蘇秦的年代以內，絕無六國合從擯秦的必要，亦且絕無六國合從擯秦的可能。次之，著者又從燕趙二國的歷史着眼，說明在蘇秦時候，燕與秦還如風馬牛之不相及，自無事乎擯秦，亦不得而事秦；趙的國境在其時也還不曾與秦接壤，且其時趙之國勢僅能自保，尙不暇與東方各國爭雄長，其逐漸強大乃在趙武靈王之後，而上距蘇秦之死已很久，則史記中合從之議起於燕合從主盟在於趙等說，又完全與史實相背謬。於是而蘇秦合從及其佩六國相印之說，便被澈底推翻。繼此，著者又考明了張儀的活動，最初是爲秦而離間魏齊之相親、後來是爲秦而離間楚齊之相親，當時秦的外交策略，尙在力謀折齊之羽翼，散齊的朋黨，其形勢猶是齊爲長而秦居亞，於是時而欲使關東諸侯連衡西朝，在秦國既未必有此野心、在關東諸侯也絕對不肯如此。於是而張儀連衡之說也一併被澈底推翻了。但從衡之說，雖不會倡之於蘇秦張儀及其同時代的任何人，而在戰國一代却未必即絕無此說絕無此事，於是著者也對此說產生的背景與其產生的最可能的年代，大體推定爲趙國奉陽君李兌以後的事。對於著者的後一推論且不說，蘇秦張儀之不曾有過合從連衡的事實，經過了這番嚴格的史的考察之後，將是所謂「鐵案如山搖不動的」結論了。而這篇文字的本身，也實即全部戰國史的簡短寫照。

在全部考辨中，文章最長，曲折最多，而所下的假設也最爲大胆的，是卷

二中的老子辨。其中大多是依據了文字上音形的通轉和意義的互訓等事，而斷定了莊子書中所說孔子所見的老聃，即老耽，也即是莊子書山木篇所說往弔孔子於陳蔡的太公任，也即是莊子外物篇中的老萊子，也即是論語中所記罵孔子的荷蓧丈夫，也即是呂氏春秋中的續耳，離耳，而這離耳也即是後來譌稱老子姓李名耳的來源。著者更用同樣的方法證明了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中的詹何，即是莊子中的公子任；而莊子天下篇及其他先秦諸子所道及的關尹，也即是史記孟荀列傳中的環淵，也即是列仙傳、集仙彔中的涓子，而關令尹却是後來人的誤稱。於此之外，著者又考定了還有一個既非老聃，也非詹何，而却被後來人混作詹何混作老聃的周太史儋。以種種故事上的異同，學說上的異同，紀載上的異同，作成了上述的假定之後，著者更總括說：

「今綜上所陳，則戰國言老子，大略可指者，凡得三人。一曰老萊子，即論語荷蓧丈夫，為孔子南遊所值。二曰太史儋，其人在周烈王時，為周室史官，西入秦見秦獻公。三曰詹何，為楚人，與環淵、公子牟、宋玉等并世。自以老萊子誤太史儋，然後孔子所值之丈人，遂一變而為王室之史官。自以環淵誤關令尹，然後太史儋出關入秦，遂有人强之著書。……今分別條理，則孔子所見者，乃南方芸草之老人，神其事者由莊周。出關遊秦者，乃周室史官儋，而神其事者屬秦人。著書談道，列名百家者，乃楚人詹何，而神其事者則為晚周之俗說。其混而為一人，合而為一傳，則始史記。」

證據來得如是其紆曲，結論下得如是其爽快，讀者至此當會感覺到著者的立說也不免於有些虛玄吧，然而九原不可復起，直接的材料又少到極度，則老子的問題幾乎是個永難解決的問題，因而近年來雖有多少位大師參與這問題的爭論，而結果依然各是其所是。誰都不肯捨己以從人。而在各人所舉的證據中，也并沒有較此更足以饜服人心的。我沒有那份學力和資格來證說著者的結論最近定論，但經著者大量地利用了發生這傳說和故事的背景，而又細密地蒐輯了有關這傳說和故事的文獻之後，其結論雖終不免於過分大胆之嫌，而在許多人的許多種假定之中，這却還是危險性最少的一個。

由上所舉，當可以見出著者的考辨，一切都是握緊了歷史的演化線索，貫串了戰國全代的史實而與諸子的書相互證發的。全書中都是應用了這種方法，上舉僅是二三例證而已。

經過著者這樣一番裒輯理懂之後，列國的世系，諸子的年世，學術的演變，各國與國際間前後形勢之轉移，在舊史中之向為昏昏者，全得而有了一個昭然的端緒，和清晰的面目。竹書紀年、戰國策和史記中的情僞既已畢露，於是凡關於戰國時代的世家，列傳，表志等，無一不可據此重作。而到此，則我前面所說應將「諸子繫年」當作「戰國史」的考異看，是并不具有絲毫誇大的意味的了。

著者在本書之外，還有兩種預備要做的工作，一為「戰國諸子通論」，另一為欲重作一部編年體或紀傳體的戰國史，現在，於諸子繫年一書中既已作完了一切最基本最繁難的工作，則這計劃的實現似乎并不是一件難事，於此，我們但願著者能將諸子通論而尤其是戰國通史早日完成。

＊ ＊ ＊ ＊

從內容轉到本書的編制方面，我們却覺得有一個極大的不妥善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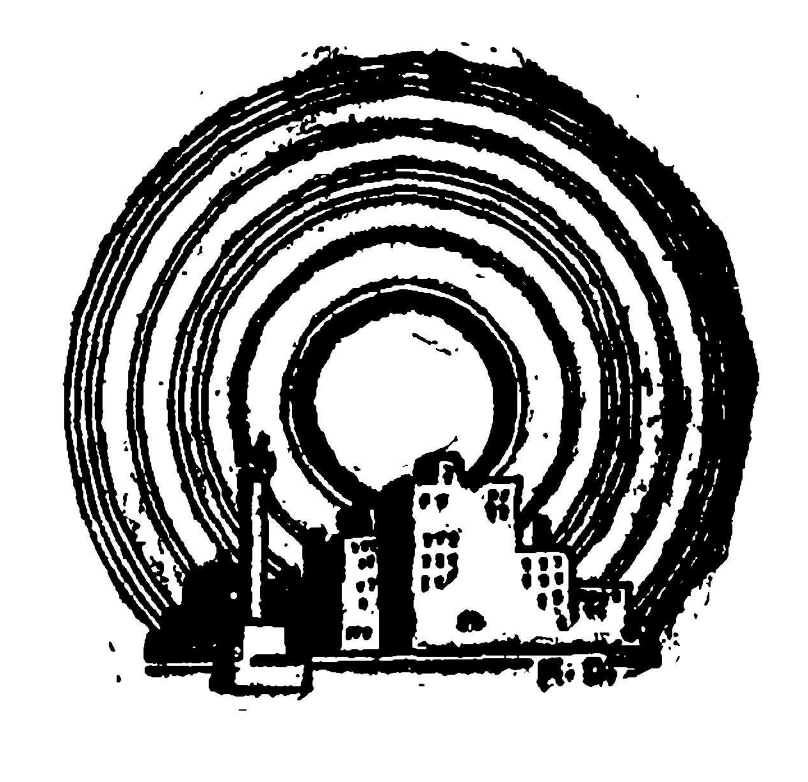
這書的編制，是將考辨列作前部，而通表附表等一併列作後部，其所以

如此排比，許是如著者在通表例言中所說是「考辨詳其立說之根據，表通著其結論之梗概」的緣故。另外也或許因爲既定名爲諸子繫年，而通表附表所列載的事又多超軼爲這書名所能包括的範圍之外的緣故。但在如此編制之下，這部書便成了一部頗不易讀的書，且也最容易發生著者所說「有使人讀而生厭，不終卷而廢」的事件，因爲「考辨百六十餘篇，因事命題，因題裁篇」，各篇間既少連繫銜接之跡，讀者依次披覽，自不免多生「莫明所以」之感。且著者也曾說過：「通表爲綱，而考辨爲之目，通表如經，而考辨爲之緯」，那麽將爲「綱」爲「經」的通表放置在書的前部，方覺合理，而何以將爲「目」爲「緯」的與之倒置了呢？倘因此乃依著作時程序的先後而出，此則讀者領悟的進程每不與一書的作者同其步調。倘將現在的次第倒轉過來，則正如「資治通鑑」前面之有「通鑑目錄」者然，單是讀過了這幾種通表和附表，已足給讀者一個戰國史的簡明輪廓了，而對於著者之何以不依舊文，何以得此結論，讀者可「按圖索驥」，去向考辨中一一尋求其解答，如是則讀者既不會感覺到考辨之文的紛雜而少所統攝，而著者於考辨中的用意及著力所在，也自易於尋繹了。但在書已成冊的今日，這意見似乎已無所用之，那麽，我只好向讀者建議，在翻讀這本書的時候，倘亦感覺到從頭讀起之過於吃力，則請先從下部的通表附表讀起。

他如本書最前面的目次，乃是祇關係於考辨部分的，并非全書的總目，自不應裝置於著者的自序之前，但這許是出於書店方面的不察，應向書店方面要求訂正，無與於著者的事了。

荷蘭國旗之意義

荷蘭上議院，已決定以紅，白，藍三色，爲國旗顏色。其所以採用此三色者，乃因一六六零年，路德將軍（Admiral de Ruyter）曾用此三色旗獲勝，而已有其光榮之歷史云。



外論介紹

日本與蒙古

V. A. Yakhontoff著

Mongolia: Target or Screen?

Pacific Affairs, Vol. IX, No. I, March, 1936

自日本佔據滿洲，建立「滿洲國」之後，她多年來對蒙古的野心，便漸漸實現了。一九一六年後，蒙人便在日本的援助之下，屢次企圖獨立，最明顯的例子是一九二八年的巴爾加（Barga）蒙古人的叛變。九一八事變前幾個月裏，會發現蒙古獨立運動的陰謀，這陰謀的領袖便是以大連爲大本營。「滿洲國」成立後，日人便設立一個蒙古的自治省，興安省，目的是收買蒙古的民心，磨快一柄利刃來洞穿外蒙。

日本侵略蒙古是循下述兩方法進行：一是以金錢或軍火供給蒙古的王公喇嘛等，激發他們的民族主義，鼓動獨立運動，使他們對中國抱反感；二是鼓動蒙古境內的中國軍隊。這樣自一九三一年來，日人的勢力便由滿洲而熱河，而察哈爾，而綏遠，這種半和平的侵入勢非使內蒙變成爲日本的附庸，或「滿」蒙合併而爲一大「國」不可。

九一八事變以來，內蒙獨立運動日益激化。一九三四年，內蒙的領袖德王與中國政府妥協的結果，在百靈廟設立一內蒙自治政務委員會。但是這委員會，自然容易落日人打斷內蒙與中國關係的圈套。最近日方會提議，將蒙政會的會址由百靈廟移至察哈爾東部的班底達格根，但未實現。

不論日蒙合作的程度如何，不能因此就說「滿」蒙必將合併。因爲即使內蒙的王公喇嘛是親日的，但一般蒙民已不再牛馬似的服從王公喇嘛。即在王公喇嘛中，也有一部分願與中國合作的，如章嘉活佛。還有一部分內蒙人比較傾向外蒙。

還有，今日內蒙的部落封建社會的下層也要注意到。因受外蒙的影響，他們的勢力也較從前爲大了。所謂下層社會包含三種人：一是阿拉特，即平民，沒有任何世爵，官階和宗教上的地位；一是沙比那爾，即俗家，他們生活於屬於大喇嘛廟的土地上，不屬於任何部落，而屬於宗教組織的某個單位；一是卡姆吉加，即從者，其中最下等的就等於奴隸，即世襲的做王公酋長的奴隸。他們從日本人得不到一點利益，而在「滿洲國」境內的，更受到殘酷的壓榨。

現在我們要問，爲何日本對蒙古異常的注意？從經濟上說，還有很大的理由，蒙古不僅出產日本所需要的牛羊和羊毛，礦產也頗豐富。所以它是原

料的供給地，是日本在戰時所仰賴的。在日本與蘇聯戰爭時，日本不難從海外得到她所需要的東西，但若太平洋上發生戰爭，則滿洲蒙古與中國顯然對於日本是異常重要的原料來源。有些觀察家以為在軍事上蒙古特別對日本重要；日軍經過外蒙便可擊蘇聯軍隊的側面而蒙古的得失足以決定日蘇戰爭的勝負。

有人說，日軍繞道外蒙進攻蘇聯，比由滿洲或蘇聯的東海濱省進攻，更為危險可怕。他們預料將來日蘇戰爭的大決戰必在貝加爾湖附近，而日軍佔領外蒙，日軍將更接近西伯利亞鐵路，那是蘇聯東西交通的命脈。如今滿洲已在日人手中，由滿洲西部侵入蒙古比由內蒙經過戈壁入內蒙更為容易，更有可能。最近日本的挑戰行動日見增加，外蒙捕獲日本間諜，日軍常藉口邊界不靖、侵入外蒙。日本官方又要求派使節駐外蒙。但這些不能說一定日本將進攻外蒙古。

最近日本在內蒙的活動，和對外蒙的威脅，還有其它的意義，即日本可以內蒙為根據地，一方面阻止中國紅軍的北進，一方面進行推翻外蒙人民共和國的企圖。我們承認日本佔據蒙古，尤其是外蒙，是日本對蘇聯備戰的重要部分，但準備戰爭不即是開始戰爭。今日的內蒙實際上已在日人掌握，除非日本的確決定和蘇聯一戰，她是無向外蒙擴張的急迫要求的。總而言之，我們可相信，外蒙是日本侵略政策中的一個副題，與其說她是日本向外發展的目標，不如說她是屏障。（季生）

東北印象

William Henry Chamberlin

A Visit to Manchukuo

The Fortnightly March, 1936

可愛的東北與國人別離了四五年了！因為日人關閉了東北門戶，所以國內報紙很少登載東北的消息。這位外國記者到東北遊歷過他發表了他的觀察，茲介紹其要點於國人，作為眷戀這塊故土的資料。

日本在滿洲經濟侵略的利器為南滿鐵路，及其附屬事業，鑛山，工廠等。在最近四年中，日人在東北新建的鐵路有一・八〇〇英里，使東北的鐵路現時共達五・八〇〇英里、新路的完成更日有所聞。日人更在朝鮮北部積極建築清津，羅津等港，這些海港都由新建的鐵路與長春及哈爾濱聯絡起來。蘇俄的海參崴原是北滿的天然出口港，現在的朝鮮三港，大有取海參崴而代之的趨勢。據滿鐵總裁松岡洋右告該記者說再有十年，羅津可以成為大連第二。目前有二萬朝鮮工人正從事城市及海港的建築。

日人在東北尚建設有煉油，水泥，火酒，紡織，鋼鐵等工業。鞍山鐵鑛，每年可產鐵四十萬噸。在最近將來尚擬發展的工業有蘇達，由煤中提煉煤油等等。關於煉油日本海陸軍人主張從迅發展，據云需用開辦費約達一千五百萬日圓。東亞最大的煤礦撫順雖亦產煤油，但共數量每年只有五萬四千噸。

日人只允許「滿洲國」有十萬軍隊，但是國防皆由日軍担任。東北日軍究有多少，官方數字，很難獲得。據估計約有六萬人，且訓練精良，武備齊全。日俄關係自中東路出讓以來日趨緊張。滿方去年來常想與外蒙樹立外交關係，不但沒有成功，而且雙方時常發生糾紛，故情形愈趨複雜。

東北的城市與鄉村有很大的差別。城市各種建築，皆呈繁榮之象、鄉村則水旱天災，迭相侵襲，大豆棉花價格慘跌，農民困難，不堪言狀。外國商務，日形減少，日本商店漸趨發達。東北情形究竟改善了沒有？各方意見頗有一致。租稅減少，貨幣健全，此其優點，可是大多數農民因為「土匪」猖獗，日趨貧困。因為收成不佳，故土匪多，因為土匪多，故收成愈形不佳。不過東北的土匪多是政治性的土匪。在滿鮮交界地方，國家主義的朝鮮青年，受了共產主義的宣傳，遂成功土匪的領導。日本軍官常指責蘇俄供給匪賊軍火。至熱河等地土匪則皆是中國愛國志士。日人以前宣稱東北土匪有二十三萬，據聞現

時已減至三萬人了。

東北對於日本的影響如何呢？因爲東北氣候嚴寒，及日人之不願離開故鄉與夫缺乏移民資金，故移民問題，毫無發展。可是日滿貿易則大有增加。日貨輸入東北者，一九三〇年占東北總輸入百分之三十七・三，一九三四年占百分之六十四・六，一九三五年占百分之七十一・二。這是日本近年繁榮的原因。

自純經濟眼光看東北，是否是日本的資產，尚屬疑問。不過軍略上的價值很是重要。日本軍人方面意見，如果一九三一年日人不占領東北，也許東北大部要被蘇俄的勢力所統治。（季康）

法俄互助協定的分析

米田實著

日本大阪朝日新聞三月十六日社評

法俄互助協定，是近來影響最大的條約，在其締結之初，即引起東西各國——尤其是德國與日本的——輿論物議，而於批准之後，竟掀動歐洲外交——羅迦諾條約被廢棄的喧然大波。日本國際法學者兼評論家米田實，近著一文，對於該約有所檢討，茲將其內容分爲四段撮要記述如下。

第一，在法俄兩國的意思，以爲兩國之互助協定，決不至受與國聯條約，羅迦諾條約及法波條約衝突的非難，並且在議定書與條文中，極力表示乃在國聯機構內締結的。一方法俄兩國又不願其行動受國聯機構的約束，故明白的規定「如第三國加以威脅，即時互相援助」且謂即使國聯理事會尚未達到勸告或一致決定，其援助義務亦不變更。其意就是說，侵略威脅是國聯條約所禁止的，且有加以制裁的規定，故兩國之締結互助條約是無矛盾的。不過有無侵略事實的判斷，很爲複雜，如兩國在國聯機構加以判斷之前，或與其判斷相反，而以獨自的判斷作軍事行動，則又將如何呢？

第二，法俄締結互助條約的原因，乃受德國重整軍備的刺激。德國軍備之擴充，對凡爾賽條約之修正，大德意志政策的再現，這是使法國爲之膽寒的。且希忒拉是素來抱着向俄領烏克蘭膨脹的政策，又有德波同盟之說，不能不使蘇俄爲之戰慄，而國聯對於德國這種外交政策，既不敢加以制裁，又不講求救濟方法，徒事遷延因循，故法俄兩國不能不於國聯那種廣汎無力的一般和平保障方法之外，另找密切有力的同盟國。且法俄互助條約不是單獨的，而是與其他繼續成立的條約計劃有連帶性的。如去年五月十六日締結的蘇俄捷克條約，蘇俄與小協約國的種種接近計劃。現在可以說是以法俄爲中心而結成了同盟之網，成了同盟與同盟對立的形勢，此種事實不論於德國於法俄，皆爲其國際政治上重視的事件。

第三，法俄現在以這互助協定爲共對德爭鬥上的支柱，但是能否成爲支柱，則須看此後的實驗。在法國也有各種觀察。樂觀派謂俄國在極力充實軍備，國防費已增加到一百四十八萬萬盧布，兵力增加到一百三十餘萬人，自然有援助法國的力量。但是悲觀論者則謂俄軍脆弱，不能作戰，而德俄國境中間又有波蘭橫隔，不易進攻，故在德法境上，法國頗有負重擔之虞。第三國的論者中也有說在實際上，法國不能熱心助俄的。但據著者的意見，法俄互助條約，對於軍事外交上皆有相當的效果。

第四，再由日本的立場觀察該約的意義，法國當局在該約締結之事前事後，皆曾向日極力辯明與遠東無關，據該約第一二三各條，也是明白規定

共「互助之義務」限於遭「歐洲第三國的威脅」時。但是我們試一回顧日俄戰爭以前的法俄同盟，則可知法俄互助協定在事實上對於遠東不無影響。在日俄戰爭以前，俄國如無法國之經濟外交的援助，決不能向滿洲方面發展而惹起日俄戰爭。雖然現在第一因為兩國政治機構的不同，第二因為蘇俄曾經騙過法國的債，故法人對俄尚抱反感，此次的互助協定，不至成為四十二年前的那種同盟條約，但是兩國既有對德非作共同防衛不可的共通意識，則俄國至少可由法國得到資本與軍需的接濟，而充實其軍備，即此已對於遠東的影響很大了。何況國家是有機體，在歐洲方面的法俄親善，其勢必使法國的外交，在遠東亦將發生變化無疑。（子修）

德元首繼任問題　Otto D. Tolischus

Hitler Succession is Reich Problem

The New York Times Feb 9,1936

德政府對於重大問題，時常是事先決策，然後再公開揭出，像希忒拉氏幾次的宣言，震動全世，但是事前却不作任何宣傳，這是很可注意的一點。即如希忒拉繼任問題，據「紐約時報」駐柏林記者 Otto D. Tolischus 的報道，現在業已內定，并且已非正式的宣布，在今日嚴重的歐局中，這消息是值得介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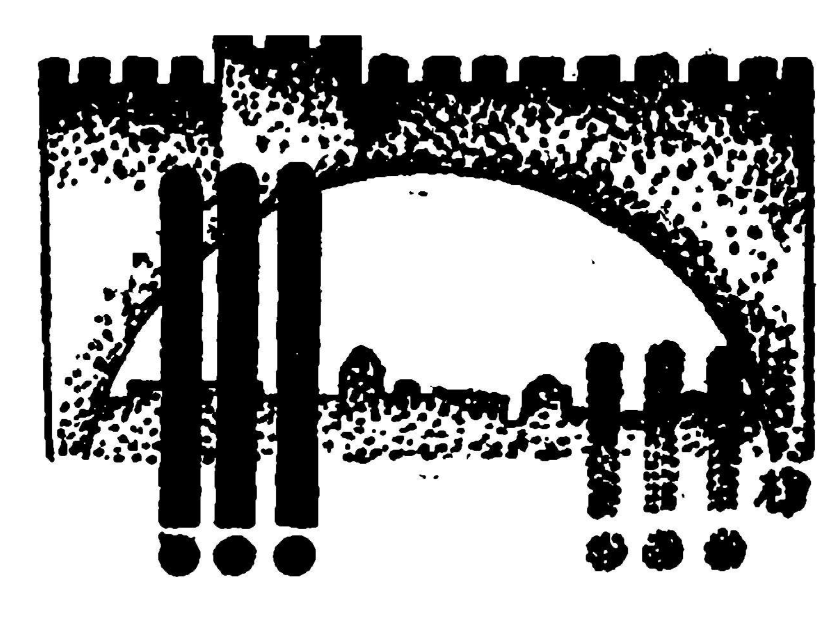
國社黨政權成立，業經三年，對於根本的領袖繼承問題，最近已商定了。參預這次討論的，有希忒拉的秘書長藍穆爾氏 Dr. Hans Heinrich Lammers，內政部的組織部長史德嘉氏 Dr. Wilhelm Stuckart，內部次長普芬納氏 Dr. Johann Pfundtner 諸人。

討論的結果，發現德國的國體，既不是一個君主國家，也不是共和，它是一個「社會主義和民族領導的國家」，希忒拉是人民的，國社黨的，以及政府與軍隊的首領。希忒拉之下，并無貴族，也無互相牽制的制度 Check and 他只有屬僚，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權，全操在一手。

在這不成文法之中，顯然有一個缺失點，就是元首的繼承，沒有確實的規定。現在德國的憲法，有一個字可以包括，就是希忒拉。但是德國人民心目中有一個自然的問題，就是希忒拉死後，將由誰後繼？我們這樣說，并不是指希忒拉的健康有甚麼問題，不過希氏本人對於這問題是很注意的。

據最可靠的揣測，大概希氏死後，將由航空部長普魯士總理高林，陸長伯倫堡和國社黨的副總裁希斯三人繼承，高林將任總理和國家元首，伯倫堡仍掌軍政，希斯執掌黨務。這三個人名義上雖同為希忒拉的繼承人，但是實際上掌權的仍然是兩位握有兵柄的領袖。

但是這種三位一體的繼承辦法，只能作為一種過渡的制度，在這個以後，更將由誰後繼？我們說這句話，未免顧慮得過遠了，但是從大體上說來，高林和伯倫堡全是軍人，并且是比較保守的，遇到適當的時機，他們將恢復帝政，也未可知。（歷樵）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三月廿五日起至二十五年三月卅一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中日外交談話，既成尾聲，有田大使歸國赴任，道出華北，有所考察。磯谷亦由滬東返。宋哲元與多田在津雖曾晤談，僅為交換意見，大約中日外交之展開，尚有若干波折。我國當局對日方新聞之恐嚇宣傳，認為不甚驚訝，認定調整中日關係，必須合理合法，在不妨礙主權範圍內，樂與誠意周旋。晉省殘匪，曾一度擾至洪洞陽曲一帶，經國軍努力圍勦，匪頗不支，傳有退返陝西之訊。此外汪案之公開審訊，與復旦大學之發生糾紛，胥為本週之大事。王寵惠氏到滬以後，屢傳晉京，實則迄尚在醫院中也。

國外大事：各方仍注視萊因問題之開展。然希忒拉態度始終未變，致羅約國新協定尚無從產生。希忒拉所提對案，尚未公佈，而由佛蘭亭之演詞測之，德法間距離仍遠，恐難遽得結果。義國在亞之戰事，進展甚速，墨索里尼似將乘國際目光集注萊因之際，早日告一段落。日俄間本週又爆發一糾紛。事後雙方互諉責任，苟吾人與廣田就職以來之歷次談話，加以參證，則此事或與俄邊撤兵交涉不無關係也。

國內

殘匪在晉已難立足

共匪由陝渡河入晉時，聲勢頗為猖獗，據公私報告，入晉之匪，總數共約二萬三四千人，其中正式赤軍約五六千，餘皆為由陝北裹脅而來者，槍械約及人數三分之二。本週之初，曾分三路竄擾臨汾洪洞趙城文水一帶，一時謠諑繁興，日方且派飛機前往偵查。後經官方證明，北竄之匪，業經合圍，事態殊不似外傳之嚴重，而廿九日霍縣之圍解後，匪在晉境已難立足，餘股不足萬人，聞已渡河，竄入陝境。

洪洞附近一度紛擾

竄晉赤匪，除毛澤東等分散股擾亂趙城洪洞及靈石介休等地外，並由徐海東率衆二千餘名，均係精銳，進趨交城，企圖繞過太原，沿深山小徑，東出門頭溝，此路極狹小難行，平時甚少有人注意，赤匪利於山地，故取此路，以是交城一帶戰事頗為激烈，其向晉南擾亂者，意在避人耳目，且多為散匪，並不足慮，又此次赤匪竄晉似

無久居意，故所到之處，並不對人民作深切之宣傳，亦未從事組織民衆，其目的只在東出求食，故於彼大軍包圍後，不得不四向突擊，東冲西撞，觀其對所擾各縣並不攻取城池，足證此說不無幾分可信，又徐海東股殘匪，由古交竄婁煩鎮，行抵中途鎮城底村，適我傅旅趕到，當與由靜樂南來之高團夾擊，匪不支，仍回竄舍口一帶，現正由我傅苗兩旅及高團兜剿中，竄入曲沃屬之侯馬鎮之共匪，我中央北上軍，積極進迫，與匪發生激戰，各該縣警團亦協同軍隊前往包剿，三二日即將該鎮收復，石樓城圍解後，大部共匪恐我軍進迫，斷共歸路，殘匪分退馬門莊，會同村，王村，平底，東西衛，孟家塌一帶，與我頑強抗戰，匪傷亡甚衆。

霍縣圍解匪向南竄

我勦匪軍於洪洞一帶，將匪合圍後，復因中央勁旅之陸續開到，先後克復石樓孟家塌等地，最後解霍縣之圍，匪勢益不支，據前方電報，我軍各旅在石樓附近張家塌東西衛村，前後王莊等處，將頑匪擊潰後，乘勝猛追，匪節節敗潰，仍思在義牌頑抗，我陳旅二十九日繞截匪之歸路，匪見在河東不能立足，始全體潰退，我陳旅已將辛關渡確實佔領，匪極狼狽，爭先渡河，因我軍先期將匪船焚燬，匪由西岸找來小船數只，因人多船少，擠落河中甚夥，我軍乘機襲擊，匪傷亡尤多，河岸亦已實行封鎖，並在該處搜獲匪衆五十名，當局正飭中陽石樓兩縣積極清鄉，恢復交通，招撫人民，不久當可恢復原狀，毛匪以所部潰敗不能成軍，恐被擒獲，聞渡河已逃往陝地。

刺汪案已公開審訊

汪前院長被刺案，因兇手當場擊斃，社會頗多滋疑，旋賀坡光張玉華等要犯均就擒，由蘇高五院偵察，當時因關係重大，未即公佈，至廿八日始由檢察官羅人驥向法院對賀張等提起公訴，而指明主使者爲李濟琛陳銘樞，於是此轟動一時之狙擊案，始爲全國所大白。

檢察官起訴書摘要

蘇高五分院檢察官羅人驥之起訴書，長約四萬言，大致謂被告爲張玉華賀坡光，劉書容，李懷誠，項仲霖，盧慶麟等六人，兇刺案之幕後主使人，爲陳銘樞，李濟琛，緣陳李自閩變失敗後，仍思再起，以爲非設法擾亂中央地方治安，不易着手，乃計畫暗害中央負責要人，適有王亞樵者（在逃）曾參加閩變，樂供驅使，在當時原擬加害蔣委員長一人，由陳李供給經費，王主持進行，王遂召共黨徒華克之（化名胡雲卿）孫鳳鳴（即已死兇犯）囑以組織機關，掩護進行，又被告張玉華賀坡光思想均左傾，曾加入共黨社聯，同爲華之同黨，劉書容係張舊識，華受王指使後，先與張商，張表贊同，繼張與賀商，賀亦同意，又由華張同將劉書容招致來京，組織晨光通訊社，華負經濟上及赴港與陳李接洽暨訓練孫鳳鳴等責，張負社內一切責任，賀劉負採訪新聞及對外之責，時爲二十三年九月，同年十月發稿，孫行刺所用之六輪手槍，由華向王亞樵處領得帶京，藏於知情之被告盧慶麟家，同年十二月中央開五中全會，蔣委長出席照像，認爲機會已至，先一日由華對孫鼓勵，至時由張賀送孫前往，卒以孫接近蔣委長，神經過度緊張，不及下手而回，二十四年秋汪辭行政院長，蔣由漢到京，又認有機可乘，由賀送孫前往，復以未遇蔣而罷，旋中央已決於十一月一日開六中全會，華等認爲最後機會，於十月二十日左右由華偕孫由滬到京，與張賀商議，決於攝影時動手，首先對蔣，次對汪，如均不得手，則予以一大騷動，十月二十八日晚華發起談話會，張賀劉孫項李均參與，除劉外均對孫加以指導鼓勵，十一月一日晨賀領得出入證交孫，入場隱於攝影機旁人羣中，時汪適在前排，遂於攝影後連放三槍，幸未致命，孫經張繼抱住，被衛士槍傷後，送院診治，卒因傷重身死，張賀劉李項盧各被告，旋在滬丹陽鎮江等處先後就擒。

各犯供詞尚多閃爍

卅日下午一時，該案由蘇高五分院，假首都地方法院公開審理，各方以此案情節重大，前往旁聽

者達五六百人，致刑庭毫無隙地，擁擠之狀，開以往未有之紀錄，中委陳樹人，谷正綱，谷正鼎，王懋功等均往旁聽，一時一刻，審判長盧文瀾推事龍襄與昌恒，檢察官羅人驥，書記官劉維淳蒞庭，行刺之手鎗亦陳到庭上，律師八人均到庭，即宣布開庭，先訊張玉華時，張先狡賴，謂在晨光社不負實際責任，並對以前所作之自白書亦謂所書並非事實，旋稱晨光社之經費係華克之向王亞樵轉向陳銘樞李濟琛處領來，前後共四萬元，其中三萬元爲王用去，晨光社所得不足萬元，但陳李供給經濟，全由私人關係，對以前所供陳李供給經濟係謀暗殺中央要人，擾亂治安，圖謀政治地位一點，則翻供不認，但承認先後謀刺三次，最初目標爲蔣委員長，第三次始決定如不能刺蔣則刺汪，設均不能則謀一驚動，對余立奎刺宋子文一節，並不否認，但謂余與本案無關，賀坡光所供更狡黠，重要處概以不知答之，迭經審判長訓斥，彼首稱一切計劃均係張告訴後始知，自己並無搗亂治安之意，圖謀行刺共三次，雖知其情，但非主動，至五時二十五分，傳訊劉書容，供詞較張賀直爽，承認事先知此陰謀，但一切均爲張所告知云，五時五十五分閉畢。

有田由津過瀋返國

有田大使於日領會議閉幕後，即北上就歸國之途，到津曾勾留一日，聽取平津總領之報告，翌日即東赴遼寧，與關東軍幹部有所晤談，旋即經朝鮮返國，於四月一日可抵東京，日方傳有田到後將建議對華新政策，廣田首相於接見外國記者時，對中日問題，仍堅持其三原則，我方則始終本既定方針與之周旋，對外傳日將增兵華北一點，決嚴密注意其發展而定對策。

強硬化說無足驚訝

首都方面對日本新聞電所傳日政策將更强硬化之說，頗爲注意，惟不甚驚訝，因政府對調整中日國交，以爲必須合理化及合法化，在中國不妨礙主權範圍內，日方若有所提議，協商皆樂與誠意周旋，反之，凡有損主權之事，自不能允許，聞張外長及有田大使談話時，事先約定其性質爲非正式的自由交換意見，不求結論，亦不爲將來交涉之根據，故談話非常自由而詳盡，其結果如公告所云，有意見不一致之點，及四次長談中，雙方始終以極友好誠摯之態度行之，中國當局頗望日方於知悉中國眞正希望後，將兩國關係合理及合法的調整，以奠[illegible]大局爲重，能諒解中國漸趨一致，我政府此後有機會尙欲繼續從外交上努力云。

國外

歐洲新約尙多波折

羅迦諾公約各國在敦倫會議萊因問題，因德國態度强硬，致陷於停頓，因此羅約各國訂新協定之議，亦不能順利進行，艾頓在下院曾發表演詞，重申對羅約之義務，希忒拉於此會提出新對案，希望各國締訂二十五年互不侵犯公約，但法外長佛蘭丁已嚴詞斥其狡妄，雙方意見似仍難覓接近之途，土耳其亦乘機宣佈有權建築三要塞，於是歐洲各項和平條約之莊嚴，至此已掃地，而歐局糾紛將愈複雜矣。

德拒各國退兵萊因

希氏以個人文件送達英政府，其文略謂，德國將于三月二十九日舉行國會選舉，屆時德國人民將予德當局以簇新的命令，故德國現未詳細答覆，但在選舉後，德政府當可詳細說明其態度，而提出對案，又謂德國未能撤回萊因地軍隊，或在不平等狀況上與他國談判，但仍主張其以恢復主權爲適當根據之和平提議，在德國主權與完全獨立恢復後，德政府願對歐洲和平作最大之貢獻，而促成歐洲人民社會狀況之改善云，德政府對羅迦諾四國協定，頃已提出覆文，內容可分爲五項如下，(一)拒絕撤退萊因河區域現駐軍隊，(二)拒絕在不平等地位上與他國進行談判，並聲明元首希忒拉前所提和平建議係以已恢復之主權爲之基礎，今茲仍當予以維持，(三)羅迦諾公約四簽字國建議，由英外相艾頓轉遞德國者，具有歧視德國之性質，而使德國偉大民族不得與他國處於平等地位，詎予接受，恥莫甚焉，以故德國不能不予以拒絕，(四)德國政府與人民均願協力建樹歐洲之和平，惟各國經濟政治領袖一日不能保證無條件之長期安全制度，歐洲各民族之社會狀況，即一日難以改善，(五)德國衆院改選期近，一俟本月三十一日選舉結束之後，自當提出具體建議。

艾頓重申羅諾義務

艾頓廿六日午後在下院辯論外交時，發表關於時局之言論，表明英法對於德國進兵萊因事之意見，謂法政府要求如萊因德兵不能用其他方法使其退出，則當採行財政的與經濟的制裁，迫其撤兵，英國固承認此種見解，但寧願設法以談判的手續，恢復信任，德國以爲法俄互助條約與羅迦諾公約抵觸，渠意此種爭議應照羅迦諾公約條文應提交公斷，英人之承認法國理由正當者，亦以德國不訴諸理論而訴諸武力爲憾，英國爲羅迦諾公約擔保人，負有切實束縛，渠不願否認英政府簽約義務之外相白皮書所載之提案，乃提案而非哀的美敦書，苟德國方面未有建設性質之貢獻，則願爲談判者將無從進行其工作，至於英法參謀長現所有之談話，純與羅迦諾公約下之義務有關，並不增加吾人政治上之負擔，總之，法比安全之必需維持，乃與英國極有關係之事，英國負有國聯盟約之下遍及全世界的義務，但除在現有羅迦諾公約範圍中者外，不欲增多其工作云。

佛蘭丁表明法態度

法外長佛蘭丁，卅日午後六時，在伊沃納省維士萊地方，發表關於外交政策之重要演說，略謂法國莫不準備參加，惟以國際法治制度，回復常態，而談判基礎，切實可靠，爲其先決條件，希忒拉元首最初所提和平建議，性質寬泛，不切實際，吾人原望其在迭次演說中有所補充，以資糾正，詎意希忒拉所反復說明者，僅有一點殊爲重要，即以所謂德國人民永久的生存權利與條約之價值兩相對峙，所令人失望者，即此是也，夫法俄互助公約，是否與羅迦諾公約相抵觸，一項問題，德國既拒絕提交海牙國際法庭裁決，而又主張應在國內爲所欲爲，不容他人置喙，其間吾人因此自當在原則與事實上提出兩項問題，（一）德國若果保留權利，對於任何條約均得藉口萬世不朽之大綱大法，或德國人民之生存權利，而加以廢止，則今後各種條約，復有何種價值乎，（二）他日與德國簽訂新條約之後，若果發生爭執，則在德國心目中，究有何種裁判機關，符合獨立與公正之條件，而可加以承認乎，總而言之，德國對於國際生活，崇尚強力，而世界其他各國則惟公理是尚，至是佛蘭亭追述去年一月十三日薩爾區域公民投票結果之後，希忒拉曾謂法德兩國之間，從此無復領土爭執，并對羅迦諾公約之義務，重予申明，言猶在耳，「此際希忒拉是否擬俟適宜時機，以德國人民主權完整爲口實，而對但澤自由市之制度，引起問題乎，希忒拉又向立陶宛提議訂立互不侵犯公約，此其意義，是否確定接受米美爾自治區域之制度，抑或故作狡獪，以爲日後暴力行動及違約事實預留地步乎，凡此種種問題，吾人均有要求希忒拉明白答復之權，蓋若德國將凡爾賽條約各項結果全部推翻，吾人坐視不問，不令其切實答復，則希忒拉即可引以自誇矣」，佛蘭丁述及希忒拉所提締結二十五年互不侵犯公約之議，謂「和平爲一整個而不可分析者，彼雙方互不侵犯公約，安足以概括之，設有侵略國焉，同時與數國訂有雙方之互不侵犯公約，以遂其謀，而其與乙丙等國所訂公約，則仍予維持，資爲護符，果爾，則乙丙等國受其拘束，自不能參加集體行動，於是侵略國乃可高枕無憂矣，夫集體行動之目的，係在維護各項條約，俾爲人所尊重，并使各國不論大小強弱，均得享受安全，今希忒拉提議之用意，若在阻止集體行動之實施，則由此而樹立之新制度，結果所屆，徒使侵略國無處受懲，而其準備戰爭，較易爲力而已」，佛蘭丁之結論謂，希忒拉如準備開誠佈公，作一通盤解釋，則對於上述各項問題，宜一一答復之，「希忒拉所提出之和平計劃，是否真實可靠，全歐洲與全世界，現均亟欲知其底蘊，至在法國，則所主張者，一爲在國聯會機構內，以互助之方式，組織更較完備之集體安全制度，一爲尊重條約，其有時移境易，今昔情形不同者，得採取合法之修正程序，俾資調整，一爲安全制度，一經實施，則廣大之裁軍計劃，當即隨之實現，吾人茲已決心爲樹立真正與持久之和平而工作，其有慣施狡獪以和平爲假面具，醞釀新糾紛與戰爭者，則吾人亦決當揭發其奸謀也」云云。

土耳其恢復三要塞

國聯行政院因德法危機發生僵局實行休會後，土耳其廿七日亦宣布該國有權修築達尼爾包斯波拉斯及馬爾馬拉海三要塞，此舉更增加國際問題之糾紛，土耳其政府利用德國占領萊因，列強艱於應付之際，頃發表聲明有權建築上述三地要塞，若果土耳其實行修築，是即廢棄一九二三年洛桑條約之附件，土耳其將宣布該國對於達達尼爾有充分主權，對若干海峽有武裝自衛之權云。

俄僞邊界又起糾紛

俄僞及朝鮮邊界之長嶺子附近，於廿六日忽發生越界衝突，雙方均有死傷，事後雙方互諉責任，均謂衅非我開，然日方並未指明茲事起因於俄兵之越界，而俄方則指摘日方甚爲詳盡，據日方宣傳，蘇俄在邊境積極增兵備戰云云，意在引起國際注意，自廣田就職後，即高唱積極自主之外交，而對俄在遠東兵力之厚，疑懼特深，撤兵談判，未獲結果，則此次事態或將盼其能導入此途徑歟。

衝突起因所傳各異

據俄方消息，三月二十五日伯力時間上午十時，一日本武裝部隊約七八人，在蘇「滿」朝鮮交界處，自琿春越境入蘇聯領土，該隊入蘇境二百五十公尺後，即向距邊界三百公尺之蘇聯哨隊（共邊防兵五名）開火，互擊半小時，結果日兵被迫向琿春退去，遺擊斃一日軍官及一日兵於蘇境，同日下午三點五十分，又一日軍部隊攜帶輕重機關鎗於同地八號界標附近，越入蘇聯國境二百五十公尺，佔據該處高地，並向蘇聯邊防兵及較遠之邊防營房施行步槍及機關鎗射擊，邊防兵採取奮力抵抗，結果日兵至晚間被迫退入「滿」境，雙方俱有死傷，據塔斯社自權威界所獲消息，莫斯科甫接日軍越境入蘇消息，立即訓令東京蘇聯大使向日政府提出抗議，要求嚴格調查日軍事當局之行動，並懲辦兇犯，同時保留蘇聯政府要求賠償受害人損失之權，另據日方消息，據陸軍省公佈消息，則謂日軍將校以次九名，在距琿春東南四里地綫之俄「滿」國境長嶺子附近，偵察地形中，突被蘇俄兵士施以射擊，日軍爲自衛計，雖立起而應戰，但爲避免事態擴大，特向後方退避一千米突，乃俄方仍不中止射擊，續向前猛擊，致使日軍將校以次數名蒙受損害，因是日軍爲救援計，立派數十名前往，又該部隊與國境監視隊從事警戒中，至下午五時四十分，復被我軍用強大的兵力開始射擊，於是日「滿」軍遂不獲已起而應戰，入夜後戰鬪中止，俄軍向長嶺子北方退却，日軍亦自前線撤退集結後方，是役日軍傷軍官兩名，下士官一名，兵士五名，「滿」軍亦傷兵士三名。

事後雙方互提抗議

二十五日「滿」俄國境長嶺子發生日俄兵衝突事件後，二十六日駐日俄大使優列尼也夫訪問外相廣田於其官邸，謂此次事件由於日兵越境，責在日本，因而要求處分責任者，損害賠償，事實調查等條件，廣田對此則謂日方將兵毫無越境事實，俄方對日本視察國境之將兵，無警告即行射擊，實屬暴虐之極，故責任當由俄方負之，莫洛托夫日前曾聲明日俄關係現已改善，然言猶在耳，即敢行此種暴行，不能不疑惑俄方誠意，要之，昔日之金廠溝事件，今次之不祥事件，俱係起原於「滿」俄國境之不明，爲俄方無視日本政府之注意喚起而發生者，故俄方苟欲眞求和平，則首應留意此點，廣田對此事件，並已根據前述主旨，於二十七日訓電莫斯科太田大使，除對俄抗議外，並依外交交涉以求局地解決，同時與金廠溝事件相關聯，日政府所提出之「滿」俄東部國境確定及紛爭處理委員會之根本的問題解決，決按既定方針邁進之。

蘇俄輿論界之疑慮

「消息報」論斯篤蒙耶科夫與太田會談，謂事實次數證明日本軍界之侵略集團，尤以關東軍爲代表，驚懼蘇日關係可望改進，故決意採用挑衅方法，阻止此種改進工作，蘇聯政府已屢以明瞭及坦白態度宣佈其政策，聲明彼至關心於蒙古人民共和國之完整，故彼在蒙古受人攻擊時，不能袖手旁觀，如日本政府果願與蘇聯保持和平關係，決不作如是主張，即和平僅須維持於蘇滿邊境，且僅限於興凱湖及朝鮮邊境，同樣如日本志在和平，決不能慫恿蒙滿邊境上之現存關係也，蘇聯政府痛擊進攻蘇聯邊境之任何企圖，揭露挑戰日本軍人之陰謀，並將繼續過去政策，努力與日本政府及「滿洲國」政府維持和平，同時余等深信，不願戰爭暴發之日本廣大民衆，定必贊助此種努力也。

俄方公佈外蒙互約

日俄關係今日更形緊張，蘇俄政府已公佈與外蒙蘇維埃簽訂之互助條約，該約規定外蒙如受日本攻擊，蘇俄將作軍事上之援助，並暗示外蒙方在訓練強大之本國軍隊，而蘇俄之陸軍一百三十萬人，將立刻與之聯合，以應付他國之侵入蒙境云。又據庫倫傳來消息，蘇聯頃已與外蒙古訂立互助公約，此間負責人士，拒不加以論評，政界人士則謂此項公約至關重要，遠東時局今後如何發展，與夫國際一般局勢，均將受其影響，日本與「滿洲國」正以壓力施諸外蒙古，蘇聯爰乃在技術上援助之，此際復成立互助公約，其用意乃使此項技術援助在法理上有所根據，抑蘇聯基於政治經濟上之動機，業已承認外蒙古之獨

立，（世界上承認外蒙古獨立者，僅蘇聯一國）雙方關係，原甚鮮明，茲加以互助公約，則蘇聯對於外蒙古，尤能樹立眞正之保護制。

三國海約正式簽字

英法美三國海軍新約，於二十五日在倫敦聖哲姆斯宮正式簽字，參加者，英代表艾頓及孟塞耳，美代表台維斯及史丹萊，法代表考賓及羅培爾，茲將條約本文摘要如下。

第一部分係關於艦類之定義，凡航行水面或潛行水底各種艦艇之噸位，及艦型，均有說明，航行水面之軍艦，分爲下列數種：（甲）一萬噸以上爲主力艦，（乙）至八千噸爲止，爲巡洋艦，（丙）凡裝有特別甲板以供飛機出發及降落之用者，均爲航空母艦，（丁）輕型軍艦，如驅逐艦是，（戊）小型軍艦，如海防淺水艦是，（己）輔助艦及斥候艦，第二部分係關於質的限制辦法，計（甲）主力艦噸位以三萬五千噸爲限，但禁止在八千噸以上一萬七千噸以下建造軍艦，主力艦備砲口徑以二五四公厘至三五六公厘爲限，即十英寸至十四英寸，（乙）航空母艦噸位以二萬三千噸爲限，備砲口徑以一五五公厘爲限，即六英寸又十二分之一，不得超過十噸，（丙）潛艇噸位以二千噸爲限，備砲口徑以一三〇公厘爲限，即五英寸又十二分之一，（丁）備砲口徑二〇三公厘，即八英寸之巡洋艦，即一萬噸甲級巡洋艦，則在非簽字國不建造此類軍艦期間不許建造，第三部分係關於造艦程序先期通知及交換情報之辦法，各簽字國每年造艦程序，應在是年最初四個月之內，互相通知，又每次造艦，應在四個月前將新造艦之噸位，速率，備砲口徑，人員數額，通知其他各簽字國，第四部分係所謂保障條款，共有三項，（甲）發生戰爭時，（乙）非簽字國不遵守本約所載質的限制辦法時，（丙）任何情勢變遷，凡爲甲，乙，丙項所未規定者，一遇發生上述各項情事，簽字國之一欲實施保障條款者，當向其他簽字國提出通知，若經三個月猶未能成立折衷辦法，則各簽字國即得恢復自由行動，第五部分規定至一九四〇年即本約滿期前兩年，當召集會議，討論量的限制辦法。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起
至二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日大使有田由滬抵津。
△陳誠奉蔣命到太原，與閻協議山西勦匪。
△滬復旦大學因拒絕檢查，與軍警發生衝突。
△希志拉正式覆英法等國，拒絕四國建議。
△三國海約簽字。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閻電京告捷，竄晉匪僅餘萬二千人。
△有田離津赴遼寧。
△國府任孫飄鳳爲威海衛專員。
△日俄邊境發生衝突。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立院通過廿五年川善後公債條例。
△蔣由奉化飛抵杭。
△日俄互提抗議。
△復旦大學復課軍警撤退。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蔣院長由杭抵京。
△楊虎就淞滬警備司令職。
△賈德幹離平赴京辭行。
△程克孫洪伊逝世。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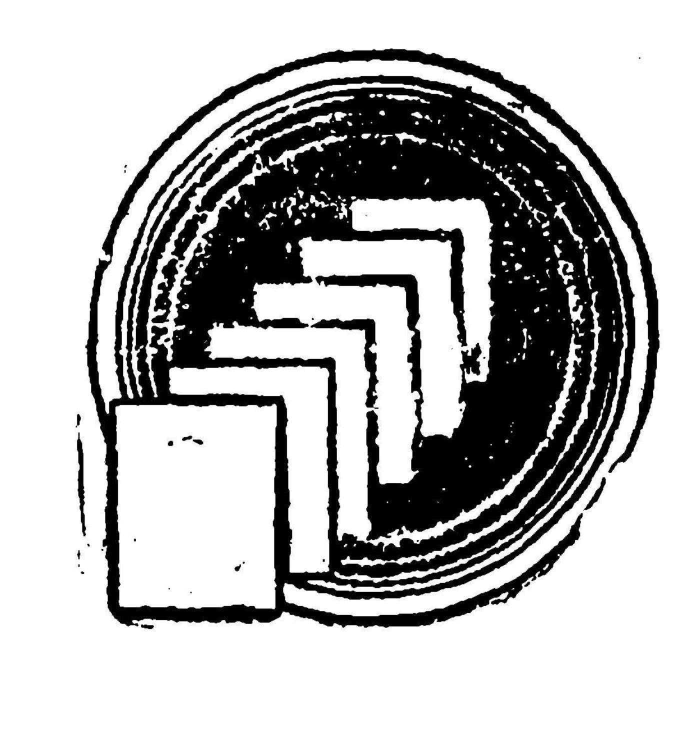
△宋哲元抵津。
△蘇俄宣佈與外蒙已訂互助條約。

三月卅日　星期一

△宋哲元訪多田談冀察問題。
△川勦匪軍克懋功。
△剌汪案在京公審。
△德總選國社黨大勝利。

三月卅一日　星期二

△行政院通過遺產稅法。
△北大學生與軍警又生衝突。
△德對四國協定所提對案由里賓特羅甫攜英。



論評選輯

義大利與歐局

最近三數日間，外電頻傳兩種在性質上不能相容之消息：其一種謂義大利重與英法攜手，恢復斯特雷撒會議之共同對德戰線，其結果，義亞戰爭即將停止、列強對義經濟制裁亦將告終；其另一種則謂義德間已有某種諒解，共同對付英法，其結果，義亞戰爭仍須繼續至亞國完全屈服時為止，列強對義經濟制裁亦當繼續實行。例如義代表參加國聯行政院會之對德譴責決議案電，法外長佛蘭丁在衆院演說中謂對義制裁即將停止電，義國通知十三國委員會，如國聯取消對義制裁，則義可停止對亞戰爭電，東非南北戰綫俱無大活動電等等，即傳播第一種消息者；德國勸告義國不參加對德制裁電，義相墨索里尼在演說中感謝二三不參加對義制裁國之友誼電，奧國決心繼續建造軍艦電，亞軍各路進攻侵入義屬伊里特里電，義轟炸機猛轟吉吉迦電等等，即係傳播第二種消息者。國人對此兩種消息，當感判斷之難，而思獲正確的認識。吾人以為，此兩種消息在表面誠屬互相矛盾，然其裏面却有一貫的真實。何種真實？即義大利暫時掌握歐局之鍵而處於漁人得利之地位焉。

考歐局自去歲德國重整軍備以來，即成英法義德四強角逐之局面，從歷史的關係及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歐洲現狀維持與否的利害關係言之，自始即有英較與法接近，義較與德接近之傾向。徒以英欲勉強維持歐洲海上霸權而與德作海軍的妥協之故，致使法轉而結義以自固，同時更使義得抓住侵略亞國之機會，因以造成去冬以來列強共同對義而德反於其間坐大之局面。年末春初，因日本對大陸政策之積極及脫離海軍會商，使蘇法二國感覺切實互助之必要而不得不進行互助條約之批准工作，於是待機中之德國始脫穎而出，公然單方的廢棄羅迦諾公約。至是數月間成為衆矢之的之義大利，始一躍而居於祖秦則秦勝祖楚則楚勝之地位。不惜動大軍，糜巨費以圖東非之義大利，今日既已暫時掌握政局之鍵，則其必擅漁人之利以遂夙昔之目的也，殆不容疑。故德來接近固所歡迎，英法來謀共同提攜，亦何所用是拒絕，苟能達不戰而勝或不必大犧牲而可獲巨大收穫之目的，斯可矣。觀義國最近一面正式參加列強對德譴責工作，一面要求列強取消列強對義經濟制裁，另一方面更在與國中圖結義奧匈三國集團，在國內充實軍備並討劃改定憲法，當可知義大利在目前僵持之歐局中之地位若何

及其企圖之所在矣。至於目前義國對亞作戰之繼續及亞國抵抗之積極，自係交戰國在媾和之前夕圖謀取得有利的事實基礎之慣用手段，蓋未可視爲國際政治舊動向之一表現也。由是言之，前述兩種在表面上互相矛盾之消息，蓋可謂亦矛盾亦不矛盾之消息矣。

義大利之有利地位及其所持漁人得利的兩刃政策，究將維持若干時期？此當視歐洲僵局能繼續若干時日而決。依吾人在本欄中所屢述，歐洲僵局從種種方面觀察，俱有在相當期間繼續僵持之可能性，故義大利之目前地位及所取政策亦必有相當期間之繼續性。然則與前述消息同種類的表面互相矛盾之消息，此後在列強一方面競謀充實軍備，一方面倡言集體安全保障之狀況下，殆將源源不絕而來乎？

（錄三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慎防今年之黃河

黃河自二十二年大災以來，連年幾於無年不災。國計民生，胥受重大損害。去年豫魯決口，蘇魯慘遭浩刼，迄今尚未合龍。嚴冬之時，魯省即警訊頻傳，今時屆陽春，黃河之威脅必將與日俱增，此吾人所願促起國人注意者也。

近年之黃河災害，一由河之失治，亦由自然之演變。蓋黃河上游之氣候，近年之變化甚鉅，因而影響及於黃河。據以往之經驗，預測本年黃河流域之水災將較去年更爲嚴重。蓋西北氣候自一九〇四年以來，逐年變暖。在該年以前，綏西冬季地凍在四尺以上；至民國十年則逐漸降至三尺二三寸矣。近年西北氣候轉變更爲迅速，即以清明節種麥論，民國二十年以前，清明前十日爲下種期，是後逐變爲前十五日矣。且從前綏區春季向少雨量，而自二十一年以後亦間有之，今年之雨雪尤豐。西北夏秋天氣原本涼爽，雨量較冀魯豫各省爲少，各山溝山洪暴發入黃，事所罕觀，所有者只數河流耳；而自二十二年以來，因天氣轉變，雨量大增，山洪入黃之溝河繁多，加以黃河發源之崑崙冰山亦因氣候變暖，冰山溶化，洶湧匯入黃河，以致綏區黃河兩岸及冀魯豫各省沿河低凹處，每逢伏汛，黃水盛漲，溢出岸外之事甚多，氾濫橫流，慘遭水災之人民難以數計。茲更將黃河成災原因分條述之。

（一）西北氣候較往昔炎熱，黃河發源之青海冰山，在立夏節以後即時顯黃色，入伏天後六七月間更長爲黃色。冰山顯青色，示天冷冰結；顯黃色，示冰消解，水下流。因冰山溶化之水量盡滙入黃，以致黃河槽內水位較往昔增高；如更逢天雨，勢必盛漲，溢出岸外。

（二）近年西北因天氣轉變，不但冰山溶化，黃河水位增高，即雨量亦較昔爲多，而以二十四年爲尤甚。雨量加多，故黃河兩岸之山溝河壕時發洪水，而此洪水十之八九均滙入黃河。往昔西北雨量缺少，每年夏秋之際雖間有大雨，但山洪因在山溝被石沙阻礙，流出山至平地再經灘塲等種種阻礙，能流入黃河者甚微。自二十三四年天暖雨多，各溝壕屢經冲刷，積二年之久，遂致較二十二年以前刷深在二尺左右，而水流速度亦復增快。按二十二年前，陰山內清晨降雨，須至下午三四點鐘方能流至河內；近兩年來，則早晨降雨，即於午前急流入黃河矣。不但時間較前縮短，即水分消耗亦爲減少，再加以各溝壕內之石沙灘塲等阻礙物盡被冲刷，所餘無幾，是以水量流速因而激增，以致黃河上下游之水在入夏後即常常發生盛漲漫溢之事。

（三）綏寧交界處，時有西北風將外蒙古大戈壁之沙吹入黃河，順水下流，沉澱淤積，各處河底俱有增高之勢，故動輒有決口之事發生。

有此三個原因，預測今年黃河水位只有增高，不能減低，再逢雨季黃水盛漲，綏冀魯豫四省沿河各縣村莊勢必發生決口被淹之事。況綏省黃河河槽俱係黃沙土質，無有固定槽牀，每次水漲皆有變動；重以河入晉界，山嶺叢雜，水道狹隘，難洩鉅量之水，綏境黃河水位被阻增高，以故每逢伏汛黃水盛漲時，自托縣以西，托、薩、包、安、五、臨、各縣境內沿河低凹溝渠處，最易溢出岸外，氾濫成災，去年兩岸村莊地畝青苗淹沒殆盡。若不早爲建堤防護，今年仍難

俾免。且冀察豫三省黃河河身皆高出地面數尺，此固爲過去身外取土築堤之害，而亦以綏區流沙隨伏水流往各省，沈澱河底，遂致年年增高。每逢晉南陝北降雨，洪水所至，各該省境內沿河低凹堤防不固之處，一經潰決，被淹之區即極廣大。人民慘受水災，流離之狀目不忍覩。政府若不乘此初春，籌措鉅款，預爲徵工設防，防備潰決，勢必演成較去年尤甚之災象，以加重國難，竊願當局善圖之！

（錄三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粵漢鐵路行將通車

建築三十餘年之粵漢鐵路，近據報載因政府之慘淡經營與工程之加緊進行，已有定爲五月十五日先行全路分段通車之說。鐵道部長張嘉璈氏月初因視察粵漢鐵路全線工程，由漢轉湘，於十二日抵粵，十六日飛桂，訪晤西南當局，磋商興築西南各省聯絡路線，以完成華南之鐵路網。粵漢通車對中國經濟發展與鞏固國防皆有重大意義，而西南鐵路網計劃尤爲開發湘黔桂滇諸省資源，營養粵漢鐵路必不可少之步驟。

考粵漢路建築之動機，遠在七十年前，原爲英人史蒂芬爵士所建議。一八九八年清廷曾批准由中美拓務公司承築，適美國與西班牙戰爭發生，因以延期。光緒二十四年始正式修築。本路共長六百八十一英里，初本分三段興工。廣州至韶關段，早於一九一五年通車，武昌至長沙段，自得英國湖廣鐵路借款，亦於一九一二年動工，民國初年次第完成，且展修至株州。惟株州至韶關段之二百八十四英里，所經路綫皆峻嶺崇山，渥洞極多，施工之難爲全綫冠。因爲內政及經濟種種障礙，此段建築曾停頓十三年之久。國民黨經北伐之役奠都南京後，對於粵漢鐵路之重要，尤有特別認識。十八年六月十六日三屆二中全會曾經決議限於民國二十二年完成粵漢路綫，並決定以庚款三分之二撥作鐵路建設經費。二十年五月之國民會議曾通過實業建設程序案，其中亦規定粵漢路之株州韶關段限二十二年底完成。同年十一月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亦決議應從速完成粵漢及隴海二路。惟此種議案亦因政治及經濟之困難，遷延未能執行。

近年中央因剿匪軍事，對於交通特別感覺需要。去歲決定由鐵道部以粵漢南段收入爲修路建築之費，由英庚款撥一百六十萬鎊充在國外購料經費，以國幣三千萬元，供在國內購料及發放工資之用。是以近一年來工程進展頗爲迅速。截至最近，開株韶段之土石方及隧道工程，已全部完成，僅餘二三橋梁尚未竣工，軌道僅餘郴州至白石渡之六十公里尚待敷設。預料四月中可由長沙直通郴州，五月十五日先行全路分段通車，如無困難，六月中全路可直達通車。按中國山脈，大多橫貫東西，故南北阻梗，對於通商惠工，推行政令，諸多困難。今經政府努力建設之結果，將天然障礙一旦征服，漢粵之遙，隔宿可達。三日之間可由粵直趨北平矣。且湘粵諸省，物產富饒，蘊藏極富，此路成功，實中國交通一大動脈，南通百粵，北達幽燕，西望巴蜀，東連吳越，貨物流通，向之仰賴外商船舶者，今後皆可由此幹路運輸。內地商務發達，固可預期，即對於挽回利權，貢獻亦甚偉大。

開隨粵漢路之完成，尚有在考慮中之數大幹線，皆以長沙爲交點。川湘鐵路共重要者也。此路測量早已進行。湘黔鐵路，鐵部已派侯家源前往勘察路綫。鐵長張嘉璈氏近日視察西南，計擬中之西南鐵路網有湘黔，湘桂，粵桂，滇黔各鐵路。此數路線，除川湘路有興工之可能外，共餘尚屬理想，惟中國今後發展側重西南則爲不可掩之事實。此種趨勢蓋由於外交形勢所釀成。今日黃河以北各路多數已與強鄰共之。此後爲自力圖存計，勢非積極發展西南不可。依吾人所見今後建設應當注意下列數事：（一）儘先修築川湘鐵路，蔣委員長去夏對此曾有堅決表示。成渝鐵路，近傳即可興工，甚願政府及財界促成此舉，使早日能與粵漢銜接。（二）建築西南鐵路網，需款甚巨，非國民羣策羣力，不能促其實現。故政府於可能範圍內，應允許國民參加，庶幾進展可以迅速。江南鐵路公司即一例也。應付國難，端賴自力更生，自力更生

之具體事實，厥為於艱辛困苦中儉衣節食，從事建設。粵漢路之行將通車，愈增加吾人對於自力更生之信念。（錄三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日本之積極自主的外交

日本廣田內閣成立之際，即聲明將實行積極自主的外交政策。從通常之字義言之，『積極』者對『消極』而言之，『自主』者對『不自主的追隨』而言之詞，其義甚明。故積極自主的外交政策一語，若出現於素來對外消極或素採追隨某某强國步趨主義的國家新內閣之聲明中，國人當不致對之懷抱疑念，即使出於五六年前之日本外交負責要人之口，國人亦當明瞭其意義。然今日何日？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外交上所事者何事？如退出國聯，如天羽聲明，如『焦土外交』，如廢棄華盛頓海軍條約之聲明，如退出倫敦五國海軍會商，等等行動，何莫非積極而又自主的行動？於此而猶侈言積極自主的外交，則無怪乎世人之悼惑也！吾人初亦懷疑於積極自主的外交之取義，以為俟廣田內閣發表其政綱政策時當可明其涵義之大要。然一觀本月十三日發表之政綱政策關於外交政策之部分，則所謂對英美主協調也，所謂對華主實現廣田三原則也，所謂對蘇主强硬化也，所謂使世界認識日本為東亞安定力也，固猶是承繼前閣之政策，完全蕭規曹隨之風趣，仍不能明其積極自主的意義之所在。在最近唯一可認為外交上之新機杼者，厥為日本海軍方面所主張之外交一元論，然此種統一外交之主張，不但尚非廣田內閣之政策，且固與積極及自主二義無關。然則所謂積極自主的外交者其將為空洞無實之宣傳口號歟？然實權方面言之者振振而有詞，日本國民聽之者亦躊躇而滿志，證以不尚空言之日本國民性及言出必行之日本政治習慣，必無是理。

關於積極自主的外交之涵義，正面之解釋既不可得，旁證之穿鑿亦歸無效，無已，姑讓吾人一作論理的類推解釋，可乎？依純科學的立場言之，經濟政策，國防政策及外交政策三者，在國際關係上，本為一種計劃之三個部面，經濟政策為其實體，國防政策為其後盾，而外交政策則其前驅也。如某國某時之經濟政策及國防政策之內容既明，則因三種政策之間不容有矛盾存在之故，即可依既明者以推類其未明者。據吾人在本欄所屢述，廣田內閣之國防政策要點為擴大國防（如增兵滿洲及華北）强化國防（如兵器改良，增艦添機）及充實國防（如統制電力，石炭液化，汽油自給，軍需製造工業擴大；）廣田內閣之經濟政策之要點為膨脹通貨，擴大產業規模，伸張海外貿易，獲得確實消場及生產原料，故在理論上，廣田內閣之對外政策必為一種以强大國防力為後盾，以達確獲商品消費，投資場及必需的生產原料場之政策也，無疑。質言之，即必為一種發揮所謂東亞安定力，以確握東亞政治上及經濟上領導權之政策也，無疑。果如是，則所謂積極者確握東亞政治的及經濟的領導權關係上之積極耳，所謂自主者，確握領導關係上之自主耳。苟如是解釋，則不但不與從來實行已久之積極自主的外交政策相重複，且可以通常意義之外更獲一種新意義矣。意者，積極自主的外交之意義，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如廣田內閣之積極自主外交，果係如上解釋，則中國國民對之當抱如何感想？此甚易解。中國國民自知經濟落後，國力薄弱。又素以和平為職志，只求自保，不干他國行動，故在領土及主權能保完整之條件下，在政治上當然不嫉視日本之握東亞領導權，在經濟上當然尚歡迎中日兩國國民經濟上之平等互助的提攜，故對於廣田內閣之積極自主的外交政策，毫無所用其疑懼。所希望者，惟中國政府亦能實行中國的積極自主的外交政策，同時日本政府亦以推己及人之心，不疑忌或阻礙中國的積極自主的外交政策而已。如是始真能招致東亞之安定及中日兩國之共存共榮。此義也，吾人已屢言之，今當推論日本之積極自主的外交政策之際，故重申所信於此。

（錄三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寄懷雲史　　子威

長雲亘古城窮秋已向冬草木嗟零落獵獵吹朔風
夕陰悽以厲令我心忡忡北門愼鎖鑰出入當其衡
丈夫不稱意處此荆棘叢不爲當道羆不作冥冥鴻
我思不可見坼堠驚傳烽酒腸休化淚持訴離人悰
雁鶩覓稻粱來向湘水湄邊風吹失羣今在天一涯
感此日月邁但愬尺書遲酒痕褪襟袖綠草屢朱槃
音塵不可接開篋讀君詩君詩鬱奇氣中露佳人姿
我結秋蘭佩酬以心相知莫話桑乾水恐有并州思

青島海濱公園夜坐與伯明伯岡同游　　公渚

高樓四角淩滄波園成與海爭陂陀晚攜二客恣行
歌謦欬倜儻驚蛟鼉孀娥出浴海嵯峨俳佪島嶼顏
微酡俄爲弄影中天過萬松起舞森天魔波光雲影
相邀摩詰意象一洗俗臼窠十年遵海成蹉跎欲歸不
得徒嫁娶舊栽弱柳今繁柯老槐臥地太腹皤釣游
光景隨飛塉蓬萊東望塵動波吾儕憂患相鍥劘欲
潸涕淚無九河安得一壑供養痾從君晞髮陽之阿
石欄蹀躞意云何犯夜一任金吾訶

奉和纕蘅先生九日獨遊東山均　　蔬農

述作不逢陶謝手偶然舒嘯陟東皋詩成欲向青天
問和寡方知白雪高律有遶昌懷鳳德國無寧歲憶
烏號時危恥作新亭泣一覽羣山且自豪（棲霞寺外有摩崖題日一覽衆山小其山高峙大可概見）

九日集金陵寺分均得明字　　梅谷

幾年白下傷秋客山寺登臨眼暫明世運迷茫仍急
刼晴霄清曠擬升平興來亦有題糕句機息時聞晚
磬聲酩酊樊川多感慨（用牧之九日詩意）試從高座問無生（寺有佛學院）

和纕蘅元日大雪均　叔怡

萬山風雪作初春天爲殘黎洗刼塵行見花驄歌隴畝郎論梅鶴亦精神兵艱誰釋籌邊亟才盡眞慚闕句新翦取吳雲添彩勝歲朝應憶未歸人

乙亥秋分日出京經開封懷城北先塋西過洛陽入函谷關高望太華平揖驪山　仲雲

松楸望斷小新莊午夜驅車古大梁表墓瀧岡親刻石還家晝錦早無堂繁臺春色銷眉翠汴水秋風入鬢霜舊物青氊零落盡楹書獨許伴行裝

名士新亭去復回中朝河洛久塵埃舊人苦憶蓬池隱絕代生憐雪苑才天府黃圖乃西顧秦關紫氣自東來飄騷衰柳三川路已近重陽風雨哀

轘轅伊闕最崚嶒廣武狂生喚欲譍洛食無端託龜卜河清解頌俟龍興雲山隔水分三晉風雨經年夢二陵駟鐵車鄰夏聲大秦關重到不勝情

棄繻有客少年豪乘傳重來感二毛戰蟻槐宮酣午夢荒雞茅店失晨號東流清渭逐年急西走靈山拔地高望斷玉泉飛落處天風吹下入松濤

崎嶇劃盡縮星躔電激飈馳路幾千鎖鑰一門愁漢將屏藩三輔走秦川高秋新有登臨作久旱稀逢大有年池館華清今好在塵顏重與試清泉

晚雲　堯生

夜涼鐘定有微風瀑布松杉響百蟲老去還山思舊例上章提舉洞霄宮

石湖仙 題映庵丈所藏大鶴山人手書詞卷　楡生

哀弦危柱祇抽繭春蠶心事如許天遣一閒身老江南蘭成解賦清寒能忍那慣見落楓紅舞酸楚任倩囊點汚塵土　神方未敎駐景仗知音叢殘爲護稱拂吟箋省識深鐙聞雨玉軫慵調鐵簫悽譜黯然懷古華表語湖山倦夢誰主

惜紅衣　圭璋

遠岫籠烟平波映日萬紅堆碧畫舸連雲蘋洲沸叢笛娉婷豔影偏自怨傾城顏色天北輕散冷香拂江郎詞筆　西風轉急淒斷宮魂飄零問誰惜繁華舊夢暗憶總難覓忍拭粉襟清淚不是舞時心跡臙素鷗相伴寒壓一湖幽寂

今傳是樓詩話

什公

朱子七言近體字字生動夢山中故人云風雨蕭蕭已送愁不堪懷抱更離憂故人只在千巖裏桂樹無端一夜秋把袖追歡勞夢寐舉杯相屬暫綢繆覺來却是天涯客簷想潺潺瀉未休日用自儆示平父云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却于何處味眞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更莫踈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和秀野閒居數首秀野云爲憐薌芷滿芳州特地臨江賦遠游十畝何妨自春色萬緣從此付東流靜看朝市眞兒戲須信田園是老謀出處知公有餘裕未應辛苦謝靈丘積芳圃云樂事從兹不易涯朱門還似野人家行看靚豔須攜酒坐對淸陰只煑茶曉起蒼涼承墜露晚來光景亂蒸霞平生結習今餘幾試數毘耶赫上花香界云幽興年來莫與同滋蘭聊欲汎光風眞成佛國香雲界不數淮南桂樹叢花氣無邊曛欲醉靈氛一點靜還通何須楚客紉蘭佩坐臥經行住此中春谷云武夷高處是蓬萊采得靈根手自栽地僻芳菲鎭長在谷寒蜂蝶未全來紅裳依欲留人醉錦障何妨爲客開飲罷醒心何處所遠山重疊翠成堆舫齋云扁舟容與小房櫳搖颺簾旌蜀錦紅兩岸蒹葭秋色裏一川烟浪夕陽中不愁灔澦雙蓬鬢未怯江湖萬里風築室水中聊爾爾何須極浦望朱宮山人方丈云方丈翛然屋數椽檻前流水自淸漣蒲團竹几通宵坐掃地焚香白晝眠地窄不容揮麈客室空惟有散花天箇中有句無人薦不是諸方五味禪月波臺云潺潺流水注回塘中作平臺受晚涼四面

不通車馬跡一尊聊飲芰荷香韓公無復吟花島楚客何勞賦藥房小待須臾更清絕月華零露洗匡牀數詩兼東川隨州之勝亦參半山筆意

國語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二語說盡因果

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太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此六句用意極厚音節亦古其餘金支都荔等語詞人所采耳

紫芝歌末二語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說盡世間法

漢武秋風詞情韻俱絕文中子謂為悔心之萌又窺其深者也

東方朔誡子詩末四語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直是自狀平生老子猶龍未足多讓

蘇李二家蘇有駢語李則純係單行李似尤勝

蔡伯喈琴歌練予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此詩深得禪理末言踔宇宙幾出三界矣伯喈何曾死耶

魏武諸作純是漢音八代中實罕儔匹

魏文一變乃父沉雄之調婉約纏綿後來詞人一齊俯首燕歌行尤與漢武秋風抗行

陳思頗有一二精語未免才多為累後人稱其過于父兄相者舉肥耳王船山重其父兄不取陳思知言哉

阮公大人先生歌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此詩可與魏武敵矣

陸士龍谷風詩和神當春清氣為秋天地則爾戶庭已悠四語包孕萬有乃兄所無也或者曾在王弼冢傍聞其緒論悠然有會耶

郭景純游仙詩有託而言也其贈溫嶠末二云攜手一豁安知塵冥曾謂塵界有此人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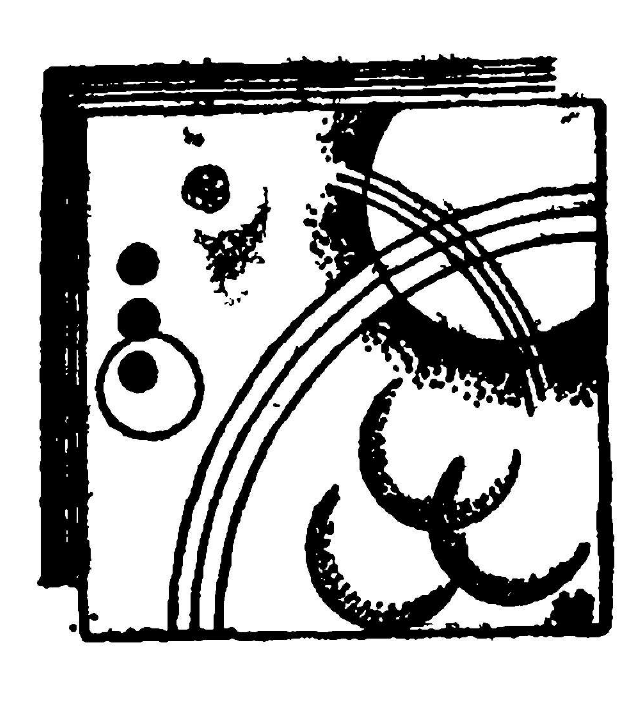
王逸少蘭亭集詩有云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此乃徹悟之語也

陶公詩清迥閒放夫何閒然予嘗味其于何勞智慧及復得返自然及欲辨已忘言諸語殆習聞遠公微言超然有得耶

謝道蘊登山詩氣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巾幗中乃有此微妙之語耶

顏延之長于鍊對惟五君詠最為清拔秋胡行次之

謝康樂貪用儷句傷多板拙游山水詩閒有數語可餘



隨筆

凌霄一士

孫思昉君書近人軼事二則見遺，甚有致，錄餉讀者：(一)辜湯生，字鴻銘，性傲兀，喜歷詆時賢。某公設宴，辜與嚴復林紓皆在座，馬其昶亦預焉。辜大言曰：「恨不能殺二人以謝天下！」或問二人爲誰，曰：「嚴復林紓也！」嚴置若罔聞也者，林怫然問故。曰：「自嚴復譯天演論出，國人知有物競而不知有公理，於是兵連禍結矣。自林紓譯茶花女出，學子知有男女而不知有禮義，於是人慾橫流矣。以學說殺天下者，非嚴林而何？」聞者咋舌。馬私叩某公曰：「此爲誰？」曰『君不識辜鴻銘先生耶？』乃爲之介曰：此爲某，彼爲某。辜曰『去！何物馬其昶，亦集於此耶！此間無爾坐處！」以馬固袁世凱參政也。然其言議往往有談言微中者。雖通數國文字，極重國學，其論中西文化曰：「吾儒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西儒則高樓廣廈，乘堅策肥，而無以自樂，其長幼斷可識已。」嘗教于北京大學，有所詢，强某生起立以對。某生固不立，遂逐之。某生去，餘盡隨之去。怒曰：「禮教果墜地無餘矣！」遂去。始終辮髮不去，或勸去之，曰：「辮去而國富强，則去之，否則固不去也！」其奇特自喜如此。(二)熊十力，字子眞，爲人介特；與張難先有雅。時張官湖北財政廳長，多求熊爲之游揚者，頗不勝其誣諉，乃爲啟事曰：「無聊之友朋，以僕與難先有交誼，紛祈介紹。其實折節求官，何如立志讀書；須知難先未作官時，固以賣菜爲生活

者，其樂較作官爲多也。僕本散人，雅不欲與廳長通音訊。廳長何物，以余視之，不過狗卵鮑上之半根毫毛而已！』此啟世多見之。竊見其與張仲炘先生一函，尤奇。以張求爲其子論婚，要以二事：一文理通順，一中學以上學校畢業。覆書曰：『欲求文理通順於今之大學教授中，幾渺不可得，奈何欲於弱小女子中求之！如五百年生聖人，談何容易！至於女生，往往濡染洋氣淫氣驕氣奢氣惰氣。不敢當，不敢當！』末爲內學院比款庫券事，以財政總長陳錦濤不簽字，款久之不發，陳始見尚枝梧，後竟不見，書有曰：『陳錦濤豈特亡八旦，乃亡九九八十一旦也！』其善罵蓋亦黃季剛之亞歟。

辜氏以馬其昶曾爲袁世凱參政院參政少之，在馬氏誠爲多此一舉，惟袁氏營帝制，馬弗善焉，因辭職而去，尚是有所不爲者。王揖唐「今傳是樓詩話」云：『海藏集中有答嚴幾道句云「湘水才人老失身，桐城學者拜車塵。侯官嚴叟頹唐甚，可是遺山一輩人？」第一句似指湘綺樓，第二句有謂即指通伯者，余竊疑之。通伯抗論帝制，曾有長書，心跡皦然，知者共諒。』馬氏非不可諒，而自辜氏及鄭孝胥觀之，則一任袁氏參政，便爲大節有虧耳。

思昉著作斐然，學有根柢，覃思通識，淹雅之士。日前相晤，縱談甚歡，蓋議論多合也。旋得來書云：

前承塵教，謂楊子雲不重仕新，范文正不薄再嫁，未可以宋後人之見，概量前人，碻爲的論。竊以宋儒之學孔子，愈求精而愈麤，愈求高而愈下，以遠乎中庸也。今日之違反故常，謂宋學之反動可也。如尊君父夫爲高不可攀，及共黨之在鄂主政時，主僕訟則僕皆直，父子訟則子皆直，夫婦訟則婦皆直。其反應也如響，甚矣聖人之不可一日易其言也！此說湘綺樓知之。其日記云：『夢緹以嚴怒待兒女，節候當嬉戲，皆凜凜然，然亦背之盜弄淘氣，無所不至，父子之道苦矣。余欲助之，則下無以爲生，欲禁之，則下益玩法。漢宣帝言亂吾家者太子也。慕爲賢明母而未得其術，其患甚大。故談宋儒主敬整嚴之學者，其子弟率蕩佚敗其家聲。若用以治國，則天下大亂。此豈豎儒所能知耶。兒女既屏息遠去，余不可與妾相對，瓮臥一日云。』然以此說昌言之，流弊滋大。袁簡齋云：學

佛則迂，闢佛則妄。竊於宋學亦云。未棨吾兄以爲何如。（王翁本不滿宋學，其識議能軼出宋人上，而行亦多可議。蜀人士謂蜀學由王翁開通，然從學者或得其遺風而好色好貨。廖季平曾謂目見其師湘綺老人盜婢，故季平年七十餘尚納婢，而宋芸子亦好色云。）弟生平極喜湘綺文，故署所居有二，曰化鵬室，曰拜炎揖秋之邁，卽崇拜壬秋與太炎兩先生也。聞兄嘗錄存王自批湘軍志語，渴思一鈔，以弟尤喜王之湘軍志也。王有自批詩經，刻於四川，弟未及購。湘綺樓說詩，其弟子某跋云：先生雅不欲與金聖歎姚姬傳輩爭名，故唐詩選評點均未入刻，僅詩經評點流傳。此蓋大匠不示人以樸之意，實則此等處最長識力，務祈檢示。王之學在自抒所見，有時言中足資啟發，想兄既什襲藏之，當有同好也。弟宰桐時，曾借臨姚姬傳批改歸震川集，因悟桐城文派，雖導源於歸，實則法至姚而密，有後來居上之處。拉雜書此，諸維亮督。

所論頗精，因亦錄實隨筆。宋儒之說，可供自律者不少；若執其反乎人情者，嚴以繩人，使人動輒得咎，蹐跼無所措手足，長矯僞以此，召橫決亦以此。其得失固宜辨析，第未可泛加痛詈耳。思昉深知其失，而不以闢之爲然，蓋爲今日言之，則憂世之心也。王氏不受宋儒鈐束，非不高明，特所以自律者不甚講求，小德出入，浸或逾閑，一代經師，而人師之道，乃不免有闕焉。至其文章之美，實足不朽。湘軍志爲其得意之作，雖事蹟有未盡諦者，以文論，自是巋然大手筆，迥異凡響。思昉於文崇王與章，均高格，亦足覘所造矣。姚文視歸，有後來居上之處，誠然。文足自成一家者，率有獨得也。漫綴數語，以附同調。

長命牌 維他賜保命 補丸 補針

如何興致毫無

無論用腦用力，而損耗精神則一。若無相當之進補，久之必遇事毫無興致。百事俱廢，最妥最效之補劑，無過於「維他賜保命」者。因其係由動植物內煉出之結晶體荷尔蒙與乙丁種維他命及補腦神心血之有機精素而製，有天然生理治療作用，靈大持久效力，男女老幼，如常服用，不但有强身益神之功，且能臻返老還童之境，此種精品，乃世界驚人之大發明也。

主治

神經衰弱 未老先衰 白帶不育 腰痠背痛
腎虧遺精 經水不調 腦弱失眠 糖尿軟骨
宮冷奶乏 肺病血虧 胃呆便結 戒除鴉片

VITA-SPERMIN
SINE LABORATORY CO LD
Vita-Spermin Tab FOR FEMALE 女用
Vita-Spermin Tab FOR MALE 男用
SINE LABORATORY CO LD

注射劑及丸劑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上海馬斯南路廿號

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老王

白秋

這天氣眞够壞了，眞够壞了。早晨就那麼陰黯，太陽似有似無的露出一個模糊的輪廓，隱隱藏藏的像是怕惹起人間的注意；而且顯得疲困，慵懶悶鬱。看看日子，還只是四月六號。到月底會不會有個明明朗朗的晴天？眞是『天知道。』

郵局職員老王的婦人同他那小孩子都穿着新蒙上白布的鞋，走進了這小小的市鎮上僅有的一所郵局來。

局裏原有幾位當地人，認識婦人，且同這婦人一桌玩過牌，他們一見到那婦人進來，就斷定是同事老王嚥氣了。起初大家臉上都稍稍的驚懼，繼而才像撤下帳子似的，每個人把臉沈下來；爬在地下，和進來的人交換的叩了幾個頭，共同表示出無限的感傷神氣。

『他爸爸到底過去了，』老王的老婆微弱的嘆息，閃爍的睛眼低視着。

『唉！扶持了病，扶持不了命啊！』一個人同情說着。兎死狐悲，大家都像有很多的淚水，尚要淌出。大家望望，似乎因為要家不哭，也就忍住了。

這件事向局長報告以後，那婦人退下來幾乎就換了一付面孔，用她那雙和剛睡醒的老鼠似的眼睛，向周圍繞了個圈子，然後向大個兒趙開口：

『趙大叔，你大哥究竟賺多少錢對我說吧，反正他已經死了。』

『四十五元半，』大個兒慢慢答着。

『啊！這就是了，我們一家大小，連他賺多少錢，都不知道，至死也沒說實話，這狠心的人啊！……他可以有多少恤金呢？』

『不知道，大概總有幾百吧。』老徐敞亮的插進嘴去。

『哼，才幾百元錢呀，除去發送，還帳，那兒也不够那兒。』她一面往外走，一面樓迷着『這狠心的人啊！』憤怒驅走了方才進門時的疲倦憂傷的姿態。

『早知今日，少玩回牌不好嗎？』爽快的老徐忿忿的說，這一來，大家一齊鬆開一口氣，臉上也不那末呆滯了，眉梢都揚起來，嘴都裂開縫紋，渾身的皮肉又復活起來。

『這娘兒們就是催命鬼。』

『誰說不是呢，死幹一個一整天，回家連飯都得自己動手，給你

你不生悶氣嗎？」

「恤金才幾個子兒，連輸再還賭博帳，頂多也就是一年吧。」

婦人一聲不响，唾了一泡痰到屋角，用脚跟蹂蹂，走了。

~~~~~~

老王的確是一個少有的古怪人。在相貌上，看不出什麼。細高的身格，小小的臉堂，兩隻血紅眼睛，因爲是雙眼皮，倒像四隻眼睛在兩個眶子裏，他有着一般中國人的黃瘦病態，也有着一般中國人的沉默與憂鬱，走起路來，總是慢緩緩的，一步一點頭，像一隻不很乾淨的細頸水鳥。他那古怪的性格藏在骨子裏面。和全局的同人們都吵過嘴，大半都由於他的執拗的特性。他不會客氣，尤其不善逢迎，他說的話，縱然是對的，而聽着也總覺得有些不甚愜意。在吵嘴的時候，他不甚駁辯，頂多是一句兩句的，有時還守着緘默，可是這一句兩句，與那沈默的反抗和輕蔑的態度，就足够把你噎得半天透不過氣來。不論對誰他都是一樣，甚至於對於局長也那麽倔神氣。

他從不和任何人談過心，甚至於自己的女人，當他被他的女人吵駡以後，他常是把憤怒發洩到孩子們身上，或是幾天幾夜的不回家，即或回來，也不說一句話，臉上也不放晴，黯沉沉的，家裏的人們也就無從給他好的顏色。所以這個家，對他漸漸的成了一個冷酷而零亂蕪雜的冰窟。

唯一的適意的事，要算是從工作中所攝取的安慰了；早晨五點鐘無論是冬夏，一定要起牀的，如果是夏天，那清晨的涼意，當他剛一出門，就灑在他的身上，使他覺得像是一個奴隸或是囚犯被釋放後的愉快而爽適；太陽那末熱心的照着他，照着這市鎮的魚鱗似的朗亮的屋瓦，照着這街旁的葱蘢碧綠的樹行，照着這和天上晨星一樣多而更爲明瑩透澈放珍珠光的露點，潮濕是這市鎮的特點，輭輭和和的土地，一步步的像在地毯上走着，這是世界上對他唯一表示和善的東西。如果是冬天，五點鐘還是在眞正的夜裏，襯着碧空羣星鈎月，尤其顯得黑暗，人們都在睡鄉中，幽閒的雞鳴犬叫，封鎖着這小市鎮整個的寧靜，有時候雪或霜，再把這具體的寧靜鋪到可以摸索的程度。

他深有所思的，一搖一點的，慢慢踱到局裏，再由局裏，背着綠色信兜，慢慢走出來，沿着住家，商店，一件件投送；接到信的人們，都客氣幾句，表示感謝的意思，但他從不回答什麼，也沒有表情，好像沒有聽到。他明白這是不必要的，甚至於是虛偽的，然而在內心裏仍然很覺滿意；因爲這比家人的唾駡，和同人的鄙夷，總算好受些個，尤其是當他送給一位窮困而孤寡的老太太，或是一位老頭子的掛號信時，那老人們拚命的慌忙的移動着兩條不聽命令而酸輭的腿脚，跑到房裏，從灰塵狼藉，帶有極厚油漬的盒子裏，拿出那汚垢的圖章，在小條上頭動着，極度小心的蓋上，意想到或是遠地的久不來家的兒子，寄些錢來，或是告訴他現在是怎樣的生活着，因而喜歡得從老眼裏流出淚來的時候，他的眼睛，也流出淚來，嘴角上露出不很熟習的微笑；他滿足而倨傲，好像救了幾條生命，而且還溝通了遠隔雲山不能接觸的誠摯愛情；這愛情是一面寥遠而淸瀲的海，被水閘分隔着，很長久的不得融洽到一起，現在這水閘忽的開放了，而他就自任爲是那啟閘的人；於是他坦適而鬆快的踱開了，再到別一個地方，去掘發這同樣的快樂。

那些信，即使是凶惡的消息，老人們或是年青的女人們，也許深重的唷嘆着，也許頻動的哭號起來，他也同樣的被感動着，出神的呆
~~~~~~

站在那裏，淚水再從血絲的眼睛裏流下來，然而同時從心的深處，也滲透出幾乎和嫩芽的生長一樣，一種不能言說的，好像是快活的情緒，漸漸浸潤周身。那時候他發現了一件極其神祕的東西，這東西從來就被一層霧氣濛籠着，以致不很容易看到，尤其是在他本身周圍，簡直就沒有任何人，把它分給他一絲一毫，所以當他親眼見到，人與人們在把這種東西大量的相互收授的時候，雖然僅僅是一看，也就足够使他發生了這種既不是眞確的快樂，也不是眞確的憂泣的妥當而舒暢的感應。

他沒有早早的死亡，也許全爲了他懷懷着這個東西尙在於人間的原故。

和對人一樣，他對於自己的職務，同樣也顯得拘泥固執。當別正忙得不開交的時候，他縱然閒着，不是自己的事，他不管。如果派定是自己的，他全是自己作，也決不希望別人幫忙。同事中有個偷懶的規矩，常把晚上應該投出的偏僻小巷的信件，併作次日早班投送。老王却不討這個便宜，他很盡職。心中以爲愈是不常有信，而住在偏遠的陋巷裏的窮苦人們的信，常常愈有迫切關係，爲了一種職務的尊嚴，他不取巧偷懶。

兩月前當地發了戰事，火車停止了開行，交通完全斷絕。整個的市鎭，都陷於恐怖狀態中。田裏不見春耕，街裏不見買賣，幾個帶着驚惶神色的稀落行人，愈襯出這極度荒涼慘淡的景象，一種凶惡的虎列拉流行症，緊緊的封鎖着這全市鎭。

郵局爲了維持交通上的聯繫，組織特別班郵路，派了許多巡員，來主持這一種危險而艱苦工作。工具是笨重三套大車。從這裏到唐城，按日循環往返。老王和老邢排定一班。這老邢矮而胖，方臉，眼睛能說許多話，烏溜溜的放光，說話響亮，一眼看去人就知道上帝對於他的嘴比別的任何部分都加惠得多些。平常時候胆量最大，作事也極爽快，所以最得當局信任。這次把他們兩人插成一班，算是很費了些心機的安排。

這勞苦危險三百里旱路的長途跋涉開始了，無間晝夜，無論陰晴，他們總是伴着這笨重而咚咚發響的大車，與那吸呼緊促，點頭搖尾的兩匹老馬，穿過着許多閉着門，空着街的村落，和這被一片烟雨圍裏的郊野。戰事誰也說不準到何時就可結束，村中人有的搬走了，有的却都蜷伏在道旁溝壑裏，有時在全途程中除軍隊以外，常是連一個人影都很難遇見。老王和兩匹老馬一樣，保持着原有的特性，始終不很說話，執行職務。老邢耐不了這樣寂寞，總是千方百計的找他攀談希望減輕些苦悶，然而每次的嘗試，頂多看着他把頭一點，或是一搖，有時還裝作沒有聽見，於是心理上的難爲情，使他把眼皮一抿，身子一扭，轉身去招呼招呼那兩匹老馬。兩匹老馬不懂，他就用鞭子告給那個意思。它們全懂了，於是頭點得高些，尾巴再擺得遠些。他適意了，悠悠然由低而高的哼起小曲來。

他們穿着綠色制服，遠遠望去，和軍隊相仿，所以有時會引起雙方誤會來。他們一來，那面以爲是敵人來了，於是高高放幾鎗，這面

以爲是敵人有動作了，趕快的還擊，一直到惹起一場砲火猛烈的惡戰爲止，於是他們便倉皇的，伏到深溝裏，作夢似的，耳邊飛過許多金鐵的尖銳聲音。像一羣飛蟲振翅奔竄，夾着轟轟隆隆的沉悶聲音，像所有房屋都在傾坍，所有地皮全已翻轉。在頭幾次遇見，當然他們是驚惶萬分的，以後便漸漸的老練行若無事了。

一次，在距離目的地還有三十里的中途，天已晚了，已正落着毛毛雨。遠近全被黑暗，和烟雨包圍着。他們還在趕路，路旁老樹，有時突然發現在眼前，像一個高大巨魔，從地裏躍出，把他們疲倦了的神經，刺激一下，爲了恐怕碰在它的懷裏，他們會本能的急促的一躲，雖然明知道因爲坐在車上，决不會直接撞到的。黑暗裏的雨聲，夾着馬的脚步，與車輪的動響，他們像被裝進在一個大的鼓裏，上面被輕重相間，永恒不斷的鼓錘，敲擊着，除去這種單調呆板的聲音外，聽不到一點任何生物聲音。細雨靜悄悄的落到身上，撲在臉上。老邢也似乎被這個景象懾服了：一哼都不哼。

『站住！』儼然天上掉下來的一個霹靂，老邢雖然坐在車上，可覺得聳了有二尺多高。這聲音，從頭頂打徹了全身，一條帶霧的藍光，閃電一樣，向他們橫掃一下，立刻又消滅了。

一瞬更深的靜默。

老邢究竟幹練些，雖然身上冷，心在跳，到底他還明白這是步哨。舌頭兒打搖說話辦交涉，

『辛苦幾位，郵政車從薊河來！』

『到那裏去？』一個黑影向前移動。

『到唐山去。』

『到唐山去？不對！幹嗎走到這裏來？』手電又映了一次眼。

『老鄉，瞧我們的制服，哪，這裏還有旗子，』老王顯得很沉着，才慢慢由車上下來，又說出他那句說了不知多少次的老套。

『車上是什麼？』

『郵袋，』老王答。

『給挑開，檢査！』一個命令，三個人走向車邊來，在這樣一個時間與境環裏，這命令顯然含有點不良意念。

老王很拙笨的發瘋似的，又跑到車上伏在袋子上；火冒到了頭頂，像一個悶着蓋子的火爐，不是懼怕，也不是抵抗，更不是任何慾望與思想的驅使。祇是由於本能的，樸質而極倔强的喃喃着；

『要挑，就挑我。』

正在這個時候，遠處飛來幾響淸脆而零亂的槍聲，幾個哨兵，馬上就躬着身子，拉着鎗，又回到原來的溝裏去了。兵士下壕溝時却沒有知會老王從袋子上下來，老王好像睡在昏迷狀態中了，幾乎失掉了知覺，祇隱隱的聽到這邊還擊幾下 。人像在濃密雲中，彈子在雲中穿來穿去，雖然近在頭頂，也覺得非常輕飄虛渺。掀起了這夜的擴大了的苦門。這些在他祇是一個比夢更模糊的印象，好像祇是以前曾聽過由別人當作故事談談的事，他很難相信他自己本身，就是正在身臨其境的一個。又有蹊蹺，老王這次倒沒給炮火毀去。

請客

李道靜

縣長今早預備請剛由省裏來的教育視察員張老爺喫飯，廚房裏天一亮就頂頂當當地忙亂着火腿燒得發出一陣子異香來。

這是五月裏一個晴朗清晨，滿院榴花如火，鮮明照眼。縣長在書房裏批閱着公文，因爲想起一件事，回頭不見了太太，便隔着紗窗叫道。

「太太，太太！」

太太正看花出了神，猛聽得一聲叫喊，轉過頭向着紗窗瞪了一眼。慢慢走過來。

「你去看看廚房怎麼樣了，叫他們蔴利一點！現在已經九點鐘，我馬上就得過外面花廳去。午炮時就得開飯！」

太太冷笑了一聲。

「要快包酒席好不好？又要快，又要省錢，天下間沒有這回子事。今早上纔傳下話去。魚翅得發，海參得發，鷄得現殺，火腿得現燒，那裏就得了！依我看休想午砲開飯，兩點鐘見罷。」

「那不成，那不成！」

「不成也得成。人家廚子沒有三頭六臂，說得就得，說成就成！」

這話塞住了縣長的嘴，低了頭。老爺太太一向本來和融異常，自老爺實爲縣長後，夫妻間就冷淡了許多。原因是一個收稅的事縣長應當派給舅老爺的，却派給另一個人去了。其實縣長也有縣長的苦衷。縣長之爲縣長是姑老爺一手促成的，姑老爺介紹了這一個人來，縣長好意思駁回去？太太是一向被朋友稱爲賢內助的，現在縣長再聽到這個讚頌字眼時心裏就感覺微微的痛。縣長懊悔不該中了官迷，到任了兩個多月，這兩個多月來皆沒有感到一點子樂趣！

「你看看媽起來了沒有，起來了我好過去請安，」半晌，縣長慢慢地抬起頭來。

太太又冷冷地一笑，

「你還在夢裏呢。今兒初一，一早領着大妹子上盤龍寺進香去了。」

縣長聽到進香兩個字，眉頭又皺起來。老太太一向信佛，喫觀音齋，這次由省城到任上來本有輪船可坐，因爲有一年朝觀音山輪船翻了，老太太便不相信這個古怪東西，說到任上必須經過觀音山，海裏風險浪大，觀音菩薩也不保佑，無論如何得坐民船。坐民船就坐民船。老太太又說黑夜行舟保不定沒有海盜劫搶，姑老爺現任混成旅長，便又請姑老爺派了一連軍隊護送過來，到任上一月後方命軍隊回去。這一連人供給已經夠瞧了，且還得講個招待，縣長到任後一文錢沒有撈着，反倒先賠進千把塊錢去。更使縣長煩惱的是老太太那種固執的性子。衙門裏本有傢俱可用，但老太太總要把自己家裏的搬了來，說這是祖上傳下來的，不能丟。於是棹子呀，椅子呀，盆呀，罐呀，碗呀，鍋呀，滿滿地裝了一船，惹得來迎接的屬員皆忍不住暗暗地笑。縣長一向孝順老太太，想到這裏也由不得哼道。

「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太太正想心事，聽縣長這麼一哼，眼睛獃獃地看着牆角隅笑道。

「怎麼辦？早飯喫不了喫晚飯！」

太太這股子獃傻勁惹得縣長笑起來，向太太作了一個鬼臉，拉着太太的手，

「正經話，你叫人出去看看張老爺起來了沒有，起來了，叫廚房煮碗糖粑粑過去，加兩個鷄蛋！」

太太把手一甩，笑道，

「說話就說話，幹嗎拉拉扯扯地！都像你纔好呢，什麼事忘了就忘了，想

起來馬上就要辦。早煮過去了，我又叫人挑了二兩老煙現在許正過着癮呢。」

「我過去，我過去。」

縣長笑着穿上白綢長衫子，剛邁出書房門，就聽到一陣子馬鈴聲，站住了脚，一小會保衛團郝教練便抱着少爺騎着縣長的回頭望月馬由後門轉進來了。兩個人看見縣長太太便忙着跳下馬來，少爺趕着過來叫爹叫媽，郝教練趕着過來叫表哥表嫂。縣長用手摸着少爺的頭，向着郝教練笑道，

「這馬倒服你騎？」

「嗳。」

「外邊沒有什麼事？」

「嗳。」

縣長笑了笑，

「你回頭也到外面陪張老爺談談。」

「嗳。」

縣長要出去了。又捨不得馬。便走過去摸摸馬屁股上那個白白的月亮。馬不懂這愛撫，後蹄一縱，嚇得縣長倒退了兩步，搖搖頭，笑着出去了。

張老爺正躺在牀上過癮，看見縣長進來，便忙着爬起來笑道，

「早！」

「請過癮，請過癮！」

縣長說着躺到牀上去。張老爺咳了一口濃濃的痰，也躺下來。

「兄弟剛到貴縣，一切事得請你老兄指教，」張老爺端着上了煙泡子的烏竹槍，望着煙燈。

「那裏，那裏。你老兄這次來是敝縣之福，有什麼欠完善處，希望你老兄不吝氣指教。」

沉默。兩個人皆覺得無話可說。張老爺把槍塞在嘴裏唧唧唧地抽起來。

外面是一片艷陽天氣，麻雀在屋簷下吱吱喳喳地叫着。縣長看着窗外一方蔚藍的天，

「你老兄辦完公事後，兄弟可以陪着你老兄各處走走。這裏有的是好玩處，金線洞，盤龍寺……」

「有這麼多？」張老爺這纔提起精神來。

縣長笑了笑，

「這裏不但好玩，而且還有別處沒有的好東西。你老兄在省城時大概喫過了金線魚，但那是西山下出產的，不是真正的金線魚。這裏有個金線洞，所謂金線魚就是從這裏出產的了。喫金線魚還得親自到金線洞去，方品味得出牠眞正的美。這種魚壽命太短，一出水就死，帶進城裏來已經不是味了。魚最好還要活煮，鍋一開就倒下去，不但肉鮮嫩，喝口湯也足够三天回味！」

縣長說着口水想往外流，張老爺也笑眯了眼，幻想着那個味。縣長又加上一句，

「有好魚好酒還得有個好地方。那裏環境清幽美麗，酒不醉人風景先醉了人！」

張老爺聽罷由不得哈哈大笑，

「金線魚經你老兄這一品題，簡直是世間稀有之物了。」

「不是兄弟言過其實，實在是少有的美味，你老兄不信可以嘗嘗？」

「得嘗嘗。」

縣長這纔想起今天酒席裏沒有預備這樣菜，臉由不得一紅，

「對不起，今天沒有預備這樣菜。兄弟剛纔說過，喫金線魚應當到金線洞去，其實不但應當到金線洞去，就是喫時也應當祇喫這一樣，方品味得出牠眞正的美來。酒席裏菜多味雜，反把味給攪壞了。」

張老爺哈哈哈哈笑起來。跟着哈哈哈哈是窗外的一陣子皮靴聲，雄偉身軀的郝教練閃進來了。郝教練剛邁進門，就使勁用皮靴向地板上一跺，來

了個立正行禮，叫了聲張老爺縣長。

張老爺嚇了一跳，順着煙槍瞟了瞟像一座山矗立着的這個魯莽的青年人。

縣長向着張老爺笑道，

「這是舍表弟，本縣保衛團的教練官。」

張老爺聽到舍表弟三個字，纔放下煙槍向郝教練笑着點了點頭。縣長叫郝教練坐下來，郝教練纔坐下來。

「你老兄看兄弟這位表弟怎麼樣？」縣長笑着說。「他以前是第三混成旅的砲兵連長，調得一手好大砲。前些年打貴州時，他一砲摧毀了對方重要陣地，因此軍隊裏都叫他郝大砲。旅長很看重他，且保舉他做了營長。兄弟這次到××來，看着這裏的保衛團太不成話了，老的弱的，我看他們不但抬槍抬不動，連走路也沒有精神。這樣的保衛團有起事情時怎麼去應付！所以兄弟特意請了舍表弟來，切實地訓練訓練，一旦有事時守城也纔能守幾天！」

張老爺想不到這個人還有這麼大本事，便又用眼瞟了瞟這個人。郝教練微微地笑着，端正了身子。縣長又笑道，

「你老兄看看這個坐着的姿勢。胸脯挺着，頭抬着，眼視前方，兩臂環月，兩手叉腿，够多末雄，多末美！不說別的，保衛團學到這個樣子，也就够了。」

張老爺又哈哈哈哈笑起來。郝教練有點難爲情，黑色的臉龐攙上了一點紅。這時恰巧跟班的來回話，說客人來了，郝教練方鬆了一口氣跟着張老爺縣長出去。

這些來客是：縣立師範校長，兩級小學校長，勸學所長，還有縣裏的紳士余二爺，宋五爺，王七爺等等。這些人裏面最會說話的是王七爺，最不會說話的是縣立師範校長。然而今天恰正需要這最不會說話的人來說幾句話。他端着蓋碗茶沉思了好半天，然後纔把茶碗放在銅盤子裏，笑向張老爺道，

「敝縣教育太落伍了，兄弟看着也不成樣子。這次張委員來，希望能够好好地整頓整頓。」

「那裏，那裏，」張老爺又哈哈哈笑起來。

縣長臉一陣子紅，瞪了瞪師範校長，笑道，

「你老兄太客氣了。以兄弟看，本縣教育是辦得很不錯的。兄弟剛到任兩個多月，因爲一切尙在茫無頭緒之中。各方面毫無建樹，很覺得對不起地方上人。但兄弟相信照着前任計劃做下去，且有諸位努力的基礎，前途絕對不會壞。」

「哈哈哈哈！」張老爺笑着。

在座人皆覺得需要說幾句話，皆不知道說什麼話。鷄哥王七爺開言道，

「縣長說那裏話來。縣長雖到任兩個多月，但以我看比前任兩年多的建樹還多一點。第一是整頓保衛團。這是有關全縣人民生命財產的事，比什麼都重要。縣長到任後，就聘請了郝教練官來，郝教練是軍隊出身的，這一月多訓練的成績巳大有可觀，行見將來的保衛團個個皆是雄糾糾氣昂昂賽過虎狼，本縣治安絕可無虞。第二是禁止豌豆涼粉的售賣。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很可以看出縣長關心人民的疾苦來。自豌豆涼粉禁售後，本縣每年夏天流行的霍亂瘧疾已大見減少，雖然有人歎息本縣失却了一種美味，但那是沒有受過教育人說的話，値不得去理論。第三說到整頓教育的本身上來。本縣靠近省城，風氣比較開的早，所謂男女同校這種制度在本縣已經實行了好幾年。縣長絕對反對這種制度。最使縣長担心的是師範的男女同校。縣長意見小學生年紀還小，沒有什麼關係；至於師範生，則皆是血氣方剛青年，男女同行同坐，保不定不木然無動，學校是讀書處，是不是應當把全副精神傾注在書本上？張委員祇要多在本縣觀察幾天，就可以證明兄弟的話一點都不誇張。剛纔兩位的話都是客氣話，但按照兩位高貴的身份來說，不這樣說還有什麼別的說法？一個有學問品德的人總不會自己誇耀自己的長處的，張委員你說是不是？」

闔座皆拍掌哈哈大笑。縣長瞟了鬍哥一眼，表示滿意。張老爺在笑聲停止後，慢慢笑道，

「聽了你老兄的話，勝過兄弟考察十天。兄弟還沒有到貴縣來時，就聽到縣長的德政，說眞是一位靑天大人。兄弟這回來不過是奉行公事罷了。」

鬍哥聳聳肩，得意地笑着，湊近張老爺身邊去談別的話。

大堂外咚的一聲，接着客廳裏的掛鐘鐺鐺地打了十二下，縣長看看白白的圓棹布上仍祇是空空地擺着幾付杯筷，心裏由不得焦慮起來。用眼瞟了瞟跟班的，跟班的會意走出去了，一會纔慢騰騰地端着四碟水果四碟冷葷進來。碟子剛剛擺好，幾位托熟的客人便先站起走到圓棹邊來，於是縣張一聲請，大家便落了座。張老爺總有張老爺的身份，本應當先坐下去的，却是最後一個慢慢地坐到首席上。縣長爲客人斟上了酒，舉着象牙筷說道，

「今天時候還早，我們可以好好談談。」

客人僅祇點點頭，夾着菜喫着。縣長微笑地皺着眉，悄悄地瞟了張老爺一眼。張老爺却是杯筷不動地坐着，偏着頭去看牆上掛着的那幅趙子昂畫的八駿圖。縣長也不得暗暗佩服。張老爺畢竟是由省裏來的，見過勢面，有氣派。正這樣痴獃着時，猛不防張老爺一回頭，望着自己微微一笑，

「還早還早。省裏請客大概都是一點多鐘纔入席的。」

說着，自己端起杯來喝了一口，把最後一塊火腿塞到嘴裏去了。

縣長微微紅了臉，腦中十分紊亂。縣長一早本來是極有興致的，現在却是急得想去自殺。看看碟子又快光了，菜還不見繼續上上來，便又用眼示意跟班的，跟班的出去了，這一次都是一去不回還！縣長沒法再沉住氣，便告了一個便出來，剛轉過屏風，就向着上房裏跑。上房裏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正想叫時，太太笑着進來了。

「你跑什麼，也不怕人家笑！」

縣長跺着脚，

「你去看看廚房裏怎麼樣了，這樣慢騰騰地飯要什麼時候纔開得完呢！……冷葷碟子都光了，菜還不見上上來，我沒有看見這樣三搖打不出兩個屁的廚子！……客人都等得不耐煩了。……我還要面子不要？……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太太冷冷一笑，

「你到廚房裏看看，能怪人家廚子飯桶？你別急，急了又有什麼用？說話魚翅就上上去了。今天的菜橫豎快不了，你祇有沉着氣耐心陪人家，好歹把這桌席應付過去，不漏面子也就算好了。」

太太說着便就身旁椅子上坐下，看着窗外那如火的一片出神。太太心裏有一點子傷感，不忍再看花，轉回頭來。縣長皺了眉獃獃地看着太太，太太想打什麼主意，打不出什麼主意。越獃越急，急着跑出去了。

清湯魚翅剛剛送上棹來，十把白銅調羹一齊下去，三兩下又完了。縣長眉頭更皺得緊緊的，沒法再使自己的精神保持得鎭靜一些。他對於今天的事有點悔懊，但在懊悔同時又原諒了自己這個過錯。縣長有縣長的苦衷。到任已經兩個多月了，不但一文錢沒有撈着，反倒先賠進千把塊錢去！……

「報告縣長，老太太在盤龍寺中風了，請縣長快點去！」

縣長嚇了一跳，彷彿從夢裏醒過來，瞪大了眼看着跟班的：

「什麼，什麼？」

「老太太中風了，請縣長快去！」

「我們告辭，」客人皆站起來。

縣長皺着眉，

「那裏那裏。」又叫跟班的，「請舅老爺陪客，請舅老爺陪客。」

縣長說着便往後面跑。太太微笑着迎上來，看到縣長倉皇神情，便又忙着把笑收了，心裏懺悔着這一笑的小小過錯。縣長也管不了太太，騙上另一匹馴良的馬，兩個跟班的陪着，三四馬一陣風便跑出了北門。郊外天氣比城裏還好，陽光溫暖得使人的頭有點發暈。縣長這纔鬆過一口氣來，但另一件事却又使他皺了眉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在北平。）

華西沙

猶哥 Momchilo Miloshlevich 著
楊剛 譯

華西沙彼得羅維支，某部裏的一個書記，正站在他那上司的公事房裏，而那位貴人却坐在桌上，正在訓他。他的臉青白青白的，有幾根鬍子，身子很瘦小。他站在那兒像個罪人在法官面前一樣，只不過間或朝窗子外面望一望。末了，那上司把張平平的寬面孔朝着他，冰冷的綠眼睛釘在他身上：

「這眞是叫人不懂，」他用滿不高興的聲音說。「好先生！你差不多不曉得自己作的是什麼。每天總有什麼事弄錯，我相信你是成心要這樣的。這簡直是糟糕！」他用拳頭捶着桌子，抱起臂膀又訓起來：

「別人總說你是個好書記，過去我是盡力的待你好，可是那一切都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一方面我有行政管理上的煩難，另一方面又有些過訪客人來攪擾，到如今我還得為屬員幹的事着急。你是不是拿自己當作一個文明人，先生？你的眼睛長在那裏呢，我要曉得？你自己看吧，你完全弄錯了！看！你該找出的數目是二八四五六！」華西沙移近那桌子兩步，就看看他上司丟在他面前的那張紙。

「看見麼？」

「是的，是我作的，」他躊躇不定的說。

「哦，你作的，是你？好，幹的好事，先生。只要有你担心，庫裏就會鬧得稀糟，國家也就倒了狗運了！好極了！妙得很！」華西沙彼得羅維支退了一步：

「先生，請莫怪，」他說，「那一切都不是我幹的。」

「哦，不是，那麼是誰幹的？斯帖潘羅維支吧，我猜；你兩個都是一邱之貉。現在，去把那工作立刻弄好！」

那書記鞠了一躬，就把眼睛釘在地上走出去。這一頓訓誨弄得他頭部疼起來。華西沙彼得羅維支是個安靜人，他有種想爬上部裏書記長那位置的野心。

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來，坐在自己桌邊。交代了聽差叫不要讓人去吵他之後，就重新開始那工作。

在過去幾天中，他比別的書記們出辦公室早半個鐘頭，有時候上辦公室去也晚一點。可是他總是努力工作，不像別的同事們把時間花來看小說，喝咖啡，講混時間的故事。他從來不為這種事：像「伊利亞，給我弄杯咖啡來，」或「伊利亞，去給我買幾根香烟抽抽」那麼的打發聽差出去。通常他的使命是「伊利亞，勞駕把這些卷子送去書記長簽個字。」

走進部裏去的時候，他總是讓他的朋友們走上前：「請先，」他總是禮貌貌的說，像在和部長說話一樣。只要看他一眼，大多數的人都會說：「這眞是個好人。」

他的同事們都叫他是華西沙，甚至於在多柯拉大街那所大樓裏面的聽差都這樣，他在那大樓裏工作有十多年了。

他的生活過得很安靜，沒有什麼變化。事情完了之後，他總是回家去，不走大道，偏要順多瑙河岸走，欣賞那各種聲音以及空氣裏的鮮魚氣味。晚飯之後，他常常總是和鄰人閑坐聊天。一個是退伍軍人，曾經打過很多仗的；另一個是個有病的貴人，和他的壞脾氣的老婆同居。

他們於是常常講起從前的塞爾維亞戰爭來，說生活一天天貴了，又談來年冬天燒煤的事、以及諸如此類。

「是呵，吃人的年頭到了，華西沙先生，」那老軍人叫做斯狄夫的就會聲音發抖的說。「人人都沒好日子過。我們成天的工作，有時黎夜的，還是什麼也賺不到手。我們小的時候起勁上學堂，那時節難道是這樣的嗎？」

華西沙就會輕輕的一笑，當作答覆。「老是作，老是作。生命是這樣做成的。塞爾維亞要我們死幹哪。」

多天裏他們通常是集合在斯狄夫的家裏，那兒是又舒適又暖和，老頭子就躺在床上，他老婆縫補衣服拖鞋，而華西沙就來念他的短篇小說如兩個教堂執事一名混蛋之類，那都是他們背都背得下來的。

以後他就回到自己的小屋子裏去，點上燈來寫。他寫什麼從來沒有誰知道，只見到他窗子上的燈光，人們就會說：『那是華西沙在寫呢，又是在半夜裏！』

日子就這樣溜過去。春去秋來，幾經寒暑，一點變化都沒有。在他所住的那所大房子裏沒有人不知道他，也沒有人不喜歡他。

可是忽然他的習慣有點改變了。從前知道他的人，都差不多以爲他不是那個舊人了。他打扮得自己一身新，把鬍子換了個式樣，這樣就顯得俏皮了好些。慢慢的他的品格也改變了，對熟人們他變得粗暴些，也冷淡些。他記得他的上司用什麼話訓他：『你就是華西沙，這就完了！你一輩子也變不出新花樣來的。』他還記得那些捶桌的聲音是用來敲點上司嘴裏所說的話的拍子的。『爲什麼是我的不是呢？』他想。『你作上司的，你是該死的，不錯，是你！你是一頭笨驢，可不是我。我老是和你客客氣氣的講禮，你倒是這樣發付我！那只怪斯帖番羅維支失錯，並不是我，那麼，你有什麼權利對我說：「你沒有好好的把自己的事做好，你明知道！」』『很對不起，華西沙先生，』那上司就會在這種想像的談話裏面說，『原諒我罷。』『你說什麼，先生？什麼都不能原諒，並且以後請你要叫我是彼得羅維支先生！懂不懂？』

『千萬請別生氣，彼得羅維支先生』那上司會苦苦的哀求說『原諒我，我是有點神經病，自己管不住自己的脾氣。想想吧——我跟我老婆着急了十年了！我簡直要發瘋。』

『那與我什麼相干！』華西沙說『你老婆脾氣不好，用得着我管不成，那不是我的事，對不對？』

那上司就會深深鞠躬，和他握手：『我再求一次，請原諒我罷；我要留心給你升級，很快的！』他一面說，一面輕輕的一笑。

『你要留心，是不是，你那樣的對付了我之後，還敢說這種話！事實上，六個月之內，你把阿勒西卜洛吉支升了兩次。因爲他是你的人，會拍你的馬屁，而我呢，不過是一堆土罷了。可恥呀，先生，你真不要臉，』於是他跑近那桌子去，晃出拳頭像那上司對他幹過的一樣，直到他看見阿勒西卜洛吉支那一等書記進來。那人很高，穿件黑短外套，鬍子剃得很光。

『怎麼回事，彼得羅維支先生？』那人帶着冷嘲的微笑說。『你比我還低一級，竟幹起這一手來了。不過是爲的上司訓了你一頓！』

華西沙簡直信不過自己的耳朵，他轉身對着那闖入者，氣得臉飛紅。

『爲了訓一頓，這造的什麼謊！凡是我說的都是我認爲非常眞實的。不過我是個安靜不愛搗亂的人，而且，假如我把裝在我肚子裏面關於你的那些眞情都講出來，我眞不要看你那紅得像猪肝的面孔，你賣了自己才得升級。你該自己替自己害臊！』

一直到夜深，華西沙老在想明天要如何如何的把所有的抗議都掀進那辦公室去。他像個病人一樣，老是睡不着。好久好久，他的眼睛疲倦了，才閉下來睡着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他去辦公室的時候，他覺得什麼報復的念頭都消滅了，他到了的時候，還是照舊礙着人；就是個客氣的『早安！』

他坐在辦公室裏自己的老位上，從窗子看出去，他看得見向來成堆的人羣，男的女的，候着要進來。

暑假前幾天，華西沙坐在桌旁在寫什麼，卜洛吉支走進來，是一向那種快活樣子。天非常熱，太陽火炎炎的，華西沙覺得自己穿的冬大衣怪不舒服。卜洛吉支穿的一件輕鬆奶色佛蘭絨褲，脚下是雪白的網球鞋。他坐在一張圈椅上，兩支腿互相高高的架起來，燃了一支香烟。

『我不知道這樣熱你怎麼能作事，』他笑笑的說『你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簡直連筆都不敢提。哦，說起來，你聽見最近的消息嗎？上司問過了部長自己的，我快得五等白鷹章了。我是極其相信才告訴你的。我不能不認爲我現在的確值得牠。最近我作了個統計報告，作得很長，可是我相信牠值得

一個白痴章！」

「是呀，那不能不算是非常之長的。」華西沙柔和的說。

「也有些關於你的話，」卜洛吉支又說，「可是人有個印象，說你不愛那些外面光。無論如何，你總在下一批裏頭。」

牠站起來摸弄他的俏皮領結，一面說：「再會吧！我看你很忙！」

那人走了之後，華西沙又想起來。他還看得見卜洛吉支穿得白淨的一塵不染，洋洋自得的樣兒；他就覺得自己真的是疲倦。他時時刻刻看看鐘，恨不得牠快快的跑；直到五點差一刻的時候，門開了，他的最好的朋友阿克生·蒂斯密支走了進來，那人在別一部當書記，長得很高，像很結實。

「喂，華西沙，」他說，「借給我一百底拉行嗎？我是急於要用得很。過幾天就還給你。」

華西沙好奇的看着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張一百底拉的票子，遞給他的朋友：

「這兒。」

斯密支滿意的扭他的鬍子，嘴裏咕嚕些什麼，當了謝詞就出去了。華西沙又重新作他的事。他覺得之極了。他照舊的回家去，把門一打開的時候，就聽見老斯狄夫家裏，一聲悲慟的哭叫。

那是挪達的聲音，老斯狄夫的最小女兒。「我太苦了，親愛的姐，我是個可憐的孩子呢。」

華西沙跑過那邊房子去，就走進斯狄夫屋裏。挪達睡在床上。她病了，她的媽和姐站在她旁邊守着安慰她。那作父親的站在房中間，像垂頭喪氣很苦惱的樣子，兩臂一點力都沒有的掛在身旁。

「她摔了，」他看見華西沙就說。「在這屋子裏，從窗子上摔下來。」

「安靜點！」華西沙說，「這是不要緊的！」他把老頭子的手拿起來，就和他走出去。以後他又回來。那可憐的女孩一聽見他，就深深的嘆氣，把眼合上。華西沙站着出神地思索。晚上是又熱又悶，矮矮的房間，天花板上裝飾着紅色花，只點了一盞小燈。海倫那姑娘的姐姐，坐在病人床上，拿着她的手。人聽得見在另外一間屋子裏那舊鐘在的的嗒嗒，一切都半靜得很。

華西沙在那兒一直等到半夜。他累得很，倦得垂頭喪氣。他覺得很可憐那女孩子，同時也可憐她的父親和姐姐。同時他第一次覺得自己在世上是可怕的孤獨。老斯狄夫在叫他。

「啊，天哪！」他老是不斷的這樣說。

華西沙跟着他。他們走到多瑙河邊去，那兒一切都是安靜的。

「別離開我吧，老兄弟，」那老人說，「我現在是個孤人哪！我死幹了一生，爲什麼呢？什麼也不爲。我想我快死了。」

「一切都在天手裏，」華西沙說。於是那老人回家去。華西沙在院子裏又站了好一會，才也走進自己的屋子。

在床上的時候，他記起老斯狄夫的話：「我們什麼也不爲，却死幹了一生！」華西沙就從床上坐起，他身上忽然發冷起來。

「這也是我的情緒喲，」他自言自語的說，「可——是不——我還只有四十歲，一定還有些時好活。我很快就要弄一所房子歸我自己，我會生活得很舒服起來。」

「舒服生活，」他覺得他聽見阿勒西卜洛吉支的聲斷在笑他。你在你那老位置上登了三年了。你的生命完結了，伙計。

「好，我要像我活着的那樣死去，公開的，誠實的。我不要你們這些人來攪擾我。」

於是他好像聽見有「蓬，蓬」的聲音，像敲門的響聲。阿克生蒂斯密支站在那兒，還要借一百底拉。可是他不能够承應他，因爲那時候剛好窮得很。

「啊，讓我平平安安的死去吧，」華西沙悲慟的說，「孤獨的像我活的時候一樣，」於是他像個孩子似的哭起來；以後他抬起頭來才知道自己在發很大的燒。他的骨頭像彼此在對擊，眼珠像要擠出眼眶來。末了；差不多天亮的時候他睡着了。

那天晚上有暴風雨，天上的雲大塊大塊堆着。

二

華西沙的生活就是這樣。過了一冬兩夏，到了一個嚴冷的秋天了。一天晚上，老斯狄夫死去，他的朋友，尤其是他的女兒們，都傷心痛惜他。這位老朋友的死弄得華西沙更加憂苦，於是他晚上又寫起來。

他像個隱士樣的活着，誰也不招待。不過時間是會醫好一切的，過了相當的時候，隔壁的一家又活鮮鮮的變了新樣子了，由海倫管事，她現在是斯

狄夫的出嫁過的女兒了。

十月初華西沙升了級。

有天晚上，正是烈風鞭打着多瑙河，趕起許多層的波軸的時候，華西沙請他的隣舍晚餐。他們走了之後他老不能忘情於挪達斯狄夫的小女兒，那人在病中時他錯過了的。那天晚上，他簡直睡不着，他才明白自己眞的愛那女孩子。三禮拜之後，他們見面了，全家都大大歡喜，別人都祝福他們。

『華西沙，你就是我的生命呵，』那女孩子說在她丈夫的懷裏就喜得哭起來。於是他也哭了。由他們的結合就有了一種愛的安靜工作的生活。挪達用崇拜的眼光看待他，她是個相當好看的在三十歲以下的女人。她常常守候他從公事房回家來，一看見他，她就會叫起來：

『我們的老華西沙回來了，』不知怎麽鄰人們也就和她一路等着他。從前的好脾氣又回來了，不過他並沒有眞正的改變。有時還是會憂鬱，只不在他的妻面前露出來。

『他堅實強壯得像一塊崖石一樣，』有一天挪達對一個問華西沙安好的女人說。『假如他能够離開那遭瘟的公事房，他就會更好了。』

於是嚴冬來了，雪不斷的下，把什麽東西都給蓋上了一層白幔，冷風掃蕩着半夜的街道，而華西沙又開始在小油燈底下寫起什麽來。他咳嗽的時候有挪達看顧他，替他煮玉米粥，又用羊毛圍巾把他的脚包起來。等到化雪的時候，有大水貫下，那時多瑙河岸的柳條已在發青，太陽底下又聽見了快活的聲音，生命又恢復了。

『下禮拜天我們要到吉耶浮去頑一天，』挪達站在門口手裏拿把掃帚，對她的鄰舍說。『華西沙要好好在太陽底下頑一天，吉耶浮剛好是爲他造的那兒眞是天堂。』

吉耶浮不過是開始的一次，以後那幾個禮拜日，他們去了於可非義和可撒。他們睡在草地上，她作飯，一面跟他唱歌，他聽着她一面咀嚼他們的快樂生活，有時他幻想老斯狄夫來到他們這裏，祝他們快樂與滿意。有一次一個十歲大的小孩正在和他妹妹作馬頑，滿處跳，滿處喊，

『華西沙，華西沙！』聲音從後面來的，華西沙回頭一望，原來是那母親在叫那個小孩——他的名字也叫『華西沙』——他記起從前他媽老是叫他，他想那『一切去得多遠呵！』於是他閉起眼睛來想着他媽，同時看見自己還是個小孩。

一打開牠們的時候，就看見他的愛妻站在他面前，他暗暗詫異自己全心的沒來由的憂苦。

九月裏某天晚上，滿天是圓圓的明月，挪達忽然驚了醒來。華西沙坐在他床上，筆直望着前面，望着什麽想像中的地方。他的臉死白死白，眼鼓得頂大，裏頭有種奇怪的光。她聽見他說：

『不先生，你不是合式的人，你該滾進監獄裏去，國家之所以倒狗運，就因爲你這樣的人太多了。你以爲你會買我？到手？我立刻滾出公事房去！』

『華梭寶貝華西沙』挪達怕得叫起來，『畫十字，寶貝，那不過是個怪夢呢，一個夢罷了！』

他看着她像看一個黑洞似的，於是他睡下來說：

『他以爲他是上司，不是才更好呢！』以後他睡着了，可是挪達一夜都沒睡，哭得像個孩子似的。

什麽東西使他得到這樣駭人的印象，她是懂得的。

華西沙一天天憔悴，兩天之中他弱得不能起來，他的妻問他爲什麽的時候，他總是說：『沒有什麽，愛，沒有什麽！不過，你要和我睡在一起眞可憐。』

第三天，挪達熬不住了，她就請個醫生。

『挪達，愛』華西沙用軟弱的聲音說，『請你叫個人到公事房去說我不能來，叫他們派個人來，我有要緊的話說。』

大夫來了，搖着頭說華西沙的病很奇怪。他說病人的神經完全壞了；他太累乏了，恐怕又受了大驚。第二天華西沙發熱很高。他只能拉着挪達的手，渴望的看着她的眼睛。到了晚上他說他好了一點，想坐起來可是不能够。他老是看着門說些別人聽不懂的話，好像是用一種陌生的言語來說似的。於是忽然他倒在枕上，頭垂下來，溫溫和和的死去了。

『華西沙，我的寶貝』挪達又哭又叫『你走了我是要死的哦；愛，爲什麽你丟了我……』

棺材當天就過鄰人的門口抬去墓地，那天天色好暖和，鄰人們都用眼望着擦着眼淚，『那是可憐的華西沙呢』他們說，『他也跑了。』

他的妻從墓地回來的時候，屋子裏院子裏一切都像是空的，悲愁的，拋棄了的。只有月亮老是亮晶晶的在矮簷上照着。她聽見天上有隻孤鴉在叫。